五坪大的房間沒有擺放太多東西，這讓她的呻吟聲、咆哮聲、呼吸聲得以清晰迴盪著。

房間內一張鐵椅上，被綁著的她全身赤裸裸、血淋淋地坐著。她身旁擺著一張桌子，桌子上擺滿了被血染透的刑具，有些刑具的尖銳端沾黏著些許模糊肉塊。

年紀約莫二十出頭，臉部特徵看起來斯文卻毫無生氣，身著湛藍色西裝的他站在她身旁，冷靜地望著她。

不！與其說是冷靜，更貼切的說法是心裡毫無感覺地凝視著她。他要的，只是從她口中問出答案後，下班。

「痛嗎？受得了嗎？」他用無抑揚頓挫的語氣問著例行公事的問題。

「別白費力氣了，001，你問不到什麼的，就算再多的折磨，別忘了我和你一樣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特務。」

「我知道。」

「所以就算把我身上的皮都磨掉撒上鹽巴、用火烤、注入產生劇痛的藥物，這一切都起不了任何作用，這你應該非常清楚吧？哈！」就算受過許多地獄般的訓練，過於疼痛的感覺仍令她不由自主顫抖著喘氣。

「我知道，但一切都得照著公式走，直到妳受不了折磨而將密碼都說出來為止。」他放下了刨皮用的刨刀，那是最後一樣折磨她的刑具，稍早之前的所有折磨方法都試過一遍，仍無法從她口中得出任何訊息。

「目前情況看來，我活不過五分鐘，所以別白費力氣了，給我一顆子彈，讓我舒服的見上帝去吧！接下來只要乖乖地等著炸彈爆炸，將你們這群毒瘤全部炸飛就好了，001，你就能去到你夢寐以求的天堂世界了。」她低著頭，睜著眼看著自己被剖開外翻至身體外側後，再用火烤過的腸子，心裡想著這世間的痛楚再怎麼巨大，也就只有這樣子了，不會再更痛了。

照正常情況，折磨至此正常人早該休克，但稍早注入她體內拷問用的折磨試劑內含強心劑與興奮劑的成分仍令她痛苦地清醒著。

「所以，我有把握在五分鐘之內從妳口中問出密碼，再忍耐一下，馬上就解脫了。」說完，他對著別在衣領上的迷你麥克風說：「可以讓她進來了。」

「你再帶誰進來都沒用了，組織一定得滅亡，知道嗎？」

「002，千里同說妳是一位非強堅強的人。」

「哈哈！所以呢？」她邊笑邊咳著血。

「照千里同的理論，越堅強的人，在面對最無力面對的事實時，就崩潰得越徹底。」

「你到底還想幹什麼？」

「按照原定計畫，從妳口中問出密碼。」他毫無表情看著她，語氣不帶任何戲謔。

身後的門打開，兩個身穿黑色西裝的男子將一位套著頭套身穿著小學制服的女孩押了進來，將那女孩推到 001 身邊後，便再度離開房間。

「她是誰？」002 不解地看著那位小女孩，女孩手上還抱著一隻泰迪熊娃娃，年紀看來約莫六七歲。

「讓妳可以說出密碼的人。」說完，001 將頭套取下。

002 抖了一下。

那小女孩在看到了 002 之後，也抖了一下。

「001，你……」002 咬牙切齒，思緒陷入了出任務以來前所未有的混亂。

「媽媽……是媽媽嗎？」她瞪大眼不知所措地看著 002，眼眶泛著淚。

這景象對於一個小女孩根本不堪入目。

「小美，不要看！」

「妹妹，妳手上這隻泰迪熊怎麼來的？」001 冷冷問著，將小女孩手中抱著的泰迪熊娃娃拿走，扔在一旁。

「老師說今天耶誕節，要送禮物給期末考前三名的同學，我考了第一名，老師說我好厲害，所以……」小女孩雙手緊握著拳頭發抖著，看到自己的母親變成這副模樣已震驚過了頭。

「001 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不是人你不是人！」002 歇斯底里瘋狂地吶喊，加速的心跳和緊繃的肌肉讓血液從傷口上更毫不保留地四處飛濺。

「千博士說得沒錯，單純有時候是一種缺陷，讓一個人容易受騙，所以放學後的一根棒棒糖，一句『有個地方很好玩唷！來，叔叔帶妳去。』就把她騙進來這裡。但是單純有時候也是一種美好，在她身上，我彷彿看到了當初我們的模樣，那時的我們和她都一樣單純，也所以，懷著信仰的我們才會被招納進來這個組織為國效力。002，妳就是變複雜了，想太多了，才會想要背叛我們。」他顧自看著小女孩，用沾滿鮮血的手輕撫著她的頭。

小女孩彷彿失了魂魄，呆滯地站著任 001 撫摸。

「不要碰她！」002 失控地邊哭邊吶喊著。

「密碼多少？」

「我死都不會說！」

「那好吧！」001 手挪開小女孩的頭，走到桌旁拿了一把稍早行刑過沾滿 002 血液的剪刀，再走回小女孩身邊，將剪刀刀口含著小女孩的左手食指，「例行公事，第一步驟，先剪手指頭。」

「媽媽……」小女孩過於驚嚇以至於動作定格，唯獨被剪刀含住的食指無法壓抑地顫抖著。

再過幾秒，食指頭很可能就不再屬於她。

001 不是虐待狂，他只是個專業的特務，所以他沒有笑，也沒有任何興奮的情緒，更沒有面對炸彈即將引爆的緊張和恐懼。

「好，我說我說，不要碰她！5A021468。」情緒接近崩潰的她情急之下喊出了密碼。

就算訓練有素，就算再堅強，人總有面對不了的事實，千里同就是如此洞悉人性，才能夠訂定出如此毫無人性的拷問 SOP。001 只是個執行者。

001 收起了剪刀，拿起手機撥了通電話，與對方拆彈小組確認密碼無誤，炸彈危機已解除後，對著 002 點頭說：「謝謝合作。」

002 焦急地望著 001 說：「那我的女兒，能不能……」她的眼神在懇請著憐憫。

「妳要說的是，放她一條生路？」

「我知道按照規定，知道組織存在的外人絕不能留，但處理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殺了她，一種是刪掉她的記憶。一直站在正義那一方的你，應該不會選擇那麼殘忍的手段對吧？」002 的語氣，從女兒被帶進這房間後，即從堅定轉為苦苦哀求。

她從未料想到，這組織為了實現他們自以為的正義而不擇手段至如此地步，竟然連無辜的小女孩也不放過。為了實現目的，無視身為人類自覺的道德底線，這也是千里同失心人計畫的成功之處。唯有擺脫身為人類自覺的一切，才能成就一切，這是千里同的信仰。

所以他創造了 001 這個怪物。

002 原本能靠著意志力挺過一切，讓安置在組織總部的炸彈引爆，想不到

001 無視人類良心的譴責，選擇了最極端的手法。只因 001 已沒有心，更不會有良心，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能讓 001 不殺自己女兒的唯一理由，也只有正義。身為母親的她，理所當然不能看著女兒在這組織手中被殺害，就算用盡生命最後一口氣也要救她。

為了愛，任誰都願意犧牲一切。

「這理由夠充分，我接受。」001 蹲了下來，雙手輕輕放在小女孩的肩膀，輕聲說：「妹妹沒事了，來，深呼吸。」

儘管面無表情，儘管其中一隻手上還握著剪刀，他仍試著讓她能夠放鬆。小女孩一臉蒼白，肩膀本能地往後縮，在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對她而言已超過了理智所能承受的範圍，「這些人是誰？媽媽怎麼了？」這句話像個失控的程式不斷在她腦海裡瘋狂運行著。

002 相信殘忍只是一種手段，在達到目的後，組織絕不會蹂躪與利益衝突無關的無辜靈魂。

002 鬆了一口氣，只要刪除了小美的記憶，往後她還是能夠正常地生活著。

「謝謝！」002 從痛苦猙獰的表情中勉強擠出一絲解脫的笑容。

在生命的盡頭看到了最摯愛的女兒能夠平安，就算任務失敗了，還好只犧牲了自己，002 這下覺得終於能夠安心上路。

此時，002 瞥見正背對著她的 001 拿著剪刀的手迅速一劃，接著站起身轉向 002。站在原地的小女孩先是疑惑地望著 001，接著脖子出現了奇怪的感覺，她下意識用手按著脖子。

好像麻麻的，濕濕的？

她發覺到溫熱的液體不可抑制地從脖子瘋狂湧出，接著噴出。

「小美！」002 瞪大眼吶喊，身體不斷掙扎，綑綁住手腳踝的繩子因劇烈扭動而扯掉了些皮肉，傷口深可見骨。

「但是，千里同博士不接受這理由，他說，背叛神隱組織的人必須受到懲罰，所以……」001 對著 002 抿嘴點頭表示認同千里同的意見。

小女孩感到一陣暈眩，身體無力地癱倒在地上，還來不及為死亡感到害怕，眼前的影像已漸漸模糊，連媽媽對自己名字的吶喊聲也漸漸微弱。好冷，是她最後的感覺。以她的身體為中心，玫瑰花瓣般的鮮紅血液在白色磁磚的地板上茂盛地綻放開來。

人世間超越肉身痛楚的苦，莫過於和摯愛的一切死別，而自己卻無能為

力。

002 幾乎要將自己的牙齒給咬碎，若沒有繩子綑綁著，她一定親手將 001 活生生扯成兩半。

但她選擇了更平和的反擊方式，這也是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她唯一能做的。

「我選擇……原諒你。」她低著頭用無力的氣音呢喃著。

「如果妳的用意是要讓我內疚的話，請別白費力氣，喜怒哀樂在我身上已不適用，這妳知道的，否則我不可能成為 001。」001 顧自用白色毛巾擦拭自己染紅的雙手。

「不是要讓你內疚。」她抬起頭用堅定的眼神凝視著 001 說：「我只是想讓你了解千里同是錯的，儘管你認為他是你的救贖，但他不能帶給你幸福，你只是像個空殼一樣活著。我希望在生命的盡頭，用盡我最後一絲力氣讓你瞭解這些道理。」她看著他，眼神部充滿一絲恨意，而是憐憫。

依她的信仰，在死前放下所有怨恨，選擇用愛寬恕一切，才能一路好走。

她相信死後有來世，生前曾經離別的摯愛家人，包括她的小女孩，會在另一頭微笑著等待她。

「生命的盡頭？」001 難得皺眉，他接著說：「妳應該記得我們組織有全球最頂尖的醫療小組和技術，他們會讓妳活得很健康的，接下來就如千里同博士所願，請妳在痛苦和悔恨中度過餘生。畢竟，妳是有心的。」

原來，連死的權利都沒有啊，還睜著眼的 002 對一波波接踵而至的煉獄般懲罰已無太大反應，只是選擇沉默面對。

比殺死一個人更殘忍的，便是讓他生不如死。

然後她笑了，像酒醉後肆無忌憚地大笑。

「002，妳輸了，千里同已成功地讓妳崩潰。」

聽到這句話，002 笑著搖頭說：「哈哈！不是的，我是在笑你傻。」

「怎麼說？」這句話似乎勾起了 001 的興趣。

「你認為透過殺掉那些你自以為的壞人就是在伸張正義，你就有更理所當然的理由好好活著，如此一來 001 這個身份就更符合你的期待。你認為唯有用 001 的身份活下去，才能遠離你痛恨的曾經。但你真的好傻，你這樣做只是在逃避自我，你以為你每天持續服用刪除記憶的藥物就能完全刪掉你那些不堪的往事回憶？別天真了，那些回憶不會被刪除，只會沉睡，總有一天，你還是得

面對自我。」

聽完 002 說的話，001 面無表情地看著 002 幾秒，清了清嗓門，說：「是這樣的，待會醫療小組會進來將妳送進醫療機器裡治療，妳斷掉的手指腳趾都會被完整地接回去，妳那些被翻出來的腸子跟內臟也都會進行翻修，相信我，療程結束後妳的身體就會像沒受過任何傷一樣，非常神奇。」

在 001 的思維裡，他相信 002 已完全崩潰以至於語無倫次，不用再認真跟她對話。

002 不受任何影響，只是獰笑地看著 001 說：「嘴巴說是維護正義，實際上你只是被千里同給控制的可憐蟲，你一定很害怕若有一天千里同不再給你刪除記憶的藥物了，那些你最不願面對的一切又會再醒過來，我沒說錯吧？」002 頭一歪，笑著說：「石劍軒。」

001 身體一震，腦海裡忽然出現了斷斷續續的畫面，他眉頭一皺，感覺後腦杓開始緊繃，呼吸不受控制地侷促起來。他下意識從口袋摸出一瓶裝滿藍色藥丸的罐子，打開瓶蓋倒了幾粒藥丸在手心後奮力地塞往自己的嘴。

過了幾秒，腦海中的畫面消失，呼吸再度回到能夠控制的穩定節奏。

002 為何會知道這個會讓他的回憶翻雲覆雨的名字？001 大吃一驚。

「我要下班了。」001 轉身準備離開房間。

「你以為可以逃避曾經的一切，好獲得心靈的平靜，但你能夠逃多久？逃一輩子你能夠逃去哪裡？若你依然選擇抗拒恐懼，選擇逃離自己內心的求救與吶喊，那你永遠都逃離不了千里同的掌控，而活得像喪屍一樣。」

不顧 002 的勸說，001 走到門邊，拉開了門。

「石劍軒，你將永遠成為靈魂被禁錮的失心人！」002 拉高分貝吶喊。

門關上。

＊

週末下午兩點，首都市中心人潮簇擁，熱鬧非凡。來往的大多為打扮時髦的俊男美女，年輕人。交通還是老樣子，儘管已經興建了捷運，卻也無法跳脫癱瘓的狀態。喇叭聲不曾間斷，此起彼落。

寒冷的聖誕節，城市還是熱鬧著，活力著。

一個皮膚細白、五官清秀、二十出頭的少女，在人群中快速踏步前進。

臉上了一層薄妝，穿著咖啡色風衣、長馬靴，很有都市女孩的氣質。

「哼！」她手插在口袋，一臉不耐煩。

今天是她很糟的一天。

聖誕前夕，原本要去書店買聖誕卡送給男友的她，走過咖啡廳落地窗外，看到了坐在咖啡廳裡正在卿卿我我的情侶。她的男朋友，以及不認識的女孩。她男友正用充滿挑逗的眼神跟另一女孩子調情，兩人甜蜜的很肉麻。忽然他感覺到在三點鐘方向有股莫名的殺氣，他轉頭。

「盼子？」她男友呆掉。

她的眼神混雜著憤怒、不解，還有無辜。交往近兩年的戀人，曾在一次流星雨的見證下，要和她共渡今生。她忽然意識到，原來說謊是人類的本能，好創造更多對自己有利的狀況。

比方說，身邊多一個女人。

「你這王八腳踏兩條船！」盼子怒吼，所有咖啡廳內的客人眼神全往他倆身上跑，她男友一身尷尬。

一切都完了。

「盼子，妳聽我解釋，因為.....因為.....啊啊啊！」她男友慘叫，因為他臉上被另一個女孩用剛煮好熱騰騰的拿鐵潑灑，看來被騙的不只是盼子。

「再見！」盼子隨即氣冲沖的離去。

「再見！」另一個女孩也很有默契地收拾包包起身走人。

留下了一身狼狽的他，和想挽回那奄奄一息的兩個愛情。

「假的，都是假的，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愛情，看似屬於我的一切，都是假的。」她氣著走著，心無辜的痛著，一滴、兩滴淚，最後流成兩行淚，滿臉通紅。

葉盼子，二十三歲，剛出社會的新鮮人。

今天是很糟的一天。

來到馬路旁，她站在一對等紅綠燈的情侶後面。

「今天聖誕節耶，有什麼好節目嗎？老公。」女孩輕敲著男生的肩膀，甜蜜極了。

「不如我們找間去汽車旅館，然後來那個.....那個.....」男生有點靦腆的說

著，臉紅低著頭。

「幹！」

所有人看著盼子傻住。

她這一輩子還沒在大庭廣眾下喊出與氣質完全違和的髒話，今天她是氣壞了，卻也見不得別人好。

那兩情侶不知所措的回頭，回頭望著那罵髒話的女孩，隨即動作像定格般，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瞧著她看。

她真的很氣，今天不該是這樣過的。

快步走向捷運站，目的地，家裡的被窩，她打算跑回家躲進自己房間的棉被裡大哭。

捷運上，一站站，在黑色隧道裡穿梭的她，望著窗外漆黑的景色，她感覺到自己的未來一片黑暗，因為沒有了愛情。

問號的鉤子鉤碎了盼子的心，如果現在去問她男友為什麼會腳踏兩條船的問題，那只會讓自己更累，更委屈。

這世界，好像有隨時都會崩落的感覺。

「石劍軒，這幾年，你到底在哪裡？」在盼子被塵封的記憶深處，彷彿又出現了某個熟悉的身影。

＊

下午四點，在冬季總是烏雲密布的首都難得晴朗，在夕陽的斜射下，所有景物都呈現出一種柔和的金黃，這讓許多穿梭在人行道上的民眾不禁抬頭深呼吸。

但大部分的人卻笑不出來。在人們的心上，壟罩著一種難以說出口的陰霾，所以笑容被深深鎖在心中。

「在這國家安身立命的我們，何時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一位特地拉出板凳在路邊曬太陽的老人含著菸斗吐出了一大片煙霧，和無奈。

「老伴啊，可別再亂說不該說的說話了，小心會向隔壁的老趙一樣，只是路過派出所對著承辦員警咆哮著他對政府的不滿，想不到隔天竟然莫名其妙失蹤。」一頭白髮駝背的老太太趕緊從背後對著她老公咬耳朵催促他收斂一點。

「唉！我只是真的很懷念以前那一段自由自在的生活，妳可知道曾經讓咱們國家最引以為傲的是什麼嗎？就是我們在民主上的成就，咱們人民就是國家的主人翁。可是你看現在成了什麼樣了，這個李總統自從上任以來就把這國家搞得烏煙瘴氣，薪資倒退、物價飆漲、建設倒退、治安敗壞，最可怕的是所有抗議政府的，不是莫名其妙出意外死亡，就是失蹤，這下好了，這讓大部分憤恨不平的民眾都沉默了，這下子李總統就可高枕無憂的做他的皇帝了。」越說越覺得憤怒，老伯伯一臉脹紅。

「噓！快閉嘴，你是想要讓我幫你送終，還是想要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失蹤老人公告欄上面？」老太太趕緊對老伴比出安靜的手勢。

「罷了罷了，咱倆就安享晚年。」老伯伯放棄爭論，他靜靜坐著望著熙來人往的人潮，過了許久才又探出一句話：「年輕人，你們得要爭氣點，這國家的希望就寄託在你們身上了。」

此時，在人行道的對街傳來一陣騷動，老伯伯好奇的撐起拐杖站起想看清對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在人行道的對面是一座小型廣場，通常被地下樂團或街頭藝人做為辦理小型演唱會的舞台使用，但舉辦演唱會的時間通常為晚上，今日下午卻罕見地看見人潮聚集。聚集在廣場的不外乎是穿著制服的高中生，亦或是穿著便服但面容青澀的大學生。

站在廣場中央，是一位看起來約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一手持大聲公向在場大眾喊話，另一手高舉著握拳。他一頭金髮，身材極為壯碩，聲音宏亮且慷慨激昂，似乎想為社會早已瀰漫許久的沉悶氣氛注入一股新活力。

「這幾年，我們國家的產業發展重點在哪裡，兩個重點，房地產和醫療生技產業。房地產的蓬勃發展有為我們人民帶來了什麼更美好的生活嗎？完全沒有。那些政客和建商勾結在一起不停炒地皮的結果，就是造就了我們就算工作一輩子也買不起的房價。」夾帶巨大怨氣的嚴厲批判毫不留情地從大聲公狂暴竄出，佔據了廣場四周的每個人耳朵，經過的路人無不一臉驚慌地望向光場中央那名少年。

「打倒無良政客！」「獨裁李總統下台！」「還給人民自由！」「拒絕恐怖統治，總統切腹自殺！」廣場四周情緒受到煽動的人群也高舉雙手吶喊。

「在這言論自由受到恐怖統治的時代，竟然還有人能夠不怕死的說這種話？這群年輕人真的瘋了。」一名經過廣場打扮高雅的貴婦不禁停下腳步，手摀著嘴一副不可置信。

「再來，政府大力發展醫療生技產業的結果，我們得到了什麼？國民平均壽命是否有提高？得癌機率是否有下降？完全沒有，只有醫療費和保險費用不停的升高，政府大量抽人民的銀根，只為了圖利那一家稱之為千氏企業的爛公司，那家企業還明目張膽地拿了人民的血汗錢在總統府旁蓋了一棟全世界最

高的一百五十層大樓，可見這家企業的老闆跟李總統關係可非一般。據說，這國家的恐怖統治和這企業脫不了關係，有傳言指出許多英勇的抗議人士失蹤後就被抓去千氏企業的實驗室裡當成人體實驗品，替千氏企業免費試驗新藥，在這二十一世紀的文明裡竟然還會發生這種慘無人道的事情。所以，千氏企業不倒，這國家不會好。」金髮少年邊說邊指著遠方一棟白色高聳入雲端的建築。

「千氏企業不倒，這國家不會好。」所有圍觀的年輕人有默契地呼喊著。

「我說老伴啊，看來這國家的希望還沒熄滅，咱們還是有希望看到這國家脫胎換骨的一天。」看著對面聚集的人群，老伯伯輕拍站在一旁老太太，笑得開懷。

「哎呀這群學生書不好好念，成天沒事兒跑出來抗議，他們不知道這樣做是在玩命嗎？」老婆婆臉上擁簇著擔憂的神情，一手顫抖地按在胸口上試圖想撫平自己的焦慮。

「我想在場的各位大部分都是學生，我們都還有無限的未來，但是大家想一想，這國家給得起我們美好的未來嗎？我們在這恐怖統治的偽民主政權之下，真的能夠展翅高飛，能夠成為這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嗎？」

「不行！」在場的所有人有默契一同振聲吶喊。

「所以，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對抗這萬惡的政權，加入我們吧！加入白色光芒，用我們心中的白色光芒照亮這國家的黑暗，大家說好不好啊！」金髮少年舉手大吼。

「好！」

轟！轟！轟！轟！轟！轟！轟！
轟！轟！轟！轟！轟！轟！轟！
轟！轟！轟！轟！轟！轟！轟！
轟！轟！轟！轟！轟！轟！轟！

以廣場中央為圓心，直徑四十公尺所及，數十個爆炸聲伴隨火光四起，瞬間血肉橫飛，煙硝瀰漫。

過了幾秒，爆炸現場四周開始傳來淒厲的慘叫聲。待煙霧漸漸散去，出現在眼前的是活生生的人間煉獄。老伯伯望見對街的可怕景象，驚嚇過度，腿一軟跌坐在地。街上未受到波及的民眾不是驚慌尖叫逃跑，就是腿軟一臉慘白地坐在地上，失魂落魄。

斷臂、殘肢、腦漿、腸子，以及大量的鮮血和屍體，像是紅黃色的顏料混雜在一起塗抹在廣場上。

過了幾分鐘，鳴笛聲由遠而近。警車、救護車和消防一同趕來，警察熟練而迅速地在廣場四周拉起封鎖線並尋找是否有其他爆裂物存在，消防和救護人員急忙在廣場四周尋找生還者。過了一會，電視台 SNG 車和直升機也出現在現場。

接著，四台黑色七人座廂型車緩緩駛入現場，悠閒的節奏與現場慌亂形成一種明顯的對比。車子停妥，有三台廂型車車門打開，一群穿著黑色西裝的人馬迅速湧出奔向現場。當他們要進入封鎖線前，一位警察將他們擋了下來。其中一位黑色西裝男從口袋拿出了識別證對著員警說：「國家安全局，這事件已被識別為國家重大危害事件，我們有權調查。」

員警看了一眼他的識別證，無奈嘆氣說：「又是你們，反正這種事件調查到最後又一定會變成懸案對吧？你們要查就讓你們查個夠。」說完，他將封鎖條拉下讓所有人得以通過。

「唉，四年來，我們警察對這類案件完全束手無策。不知你們國安局也是真的無法破案，還是故意掩蓋了某些真相呢？」那位員警低頭嘀咕著。

過了一分鐘，第四台黑色廂型車後座打開，一位身著黑色西裝的中年男子邊下車邊用火柴點燃雪茄。他頂著一顆光頭，身形壯碩，皮膚蒼白粗糙，臉上皺紋清晰可見，像是經歷過許多滄桑。

「從我當上局長這四年來，不是爆炸就是失蹤，一堆永遠無法結案的懸案沒日沒夜地暴增，受害者名單清一色對執政黨不利。老闆，你到底在私底下都幹些什麼勾當？你這樣一上任就安插我當局長，到底有何用意？」靠在車門邊，吐了一口菸也順便嘆了氣，他一臉不解與無奈。

「報告翁局長，現場發現重要生還者。林政道，二十一歲，大學生，是白色光芒重要幹部之一，在學運組織裡負責招聘新成員。他就躺在前面，還有呼吸心跳，目前意識清楚。」一位黑色西裝男奔向前來。

「白色光芒？有意思，或許我們可以從他口中獲取一些重要資訊。」翁局長將抽不到一半的雪茄丟地踩熄，手插著口袋走向前方爆炸地點。

來到現場，三位醫護人員正在包紮林政道的傷口，他就是方才拿著大聲公演講的金髮少年。他的雙腿被炸得血肉模糊，只剩下大腿上半部勉強稱得上有形狀，左手下臂也被炸斷，完整的部位只剩下右手。他瘋狂的喘著氣，表情痛苦，情況非常不樂觀。

「你就是白色光芒的林政道嗎？有幾個問題想跟您請教。」完全不考慮對方傷勢嚴重性，翁局長蹲下來看著林政道，一開口就是機械式的提問。

「翁局長，我認識你，看來爆炸案又把你們國安局給引來了，哈哈！但你問不出什麼的，依我的傷勢，估計活不過五分鐘。」林政道咳著血說著，竟還笑得出來。

「我知道，所以在這裡我誠摯地跟您請教，希望你在人生中最後的五分鐘，能做出一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所以請您務必回答我的問題。」翁局長一派冷靜，這種場面他似乎見多了。

「我自從加入了白色光芒，就一直在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咳咳……只是這該死的政府一直在阻饒，想把我們消滅。」林政道憤怒地盯著翁局長。

「我知道大部分的民眾都懷疑國安局是這些事件的幕後黑手，但請相信我，我也很想知道真相，想知道這幾年來離奇的爆炸案跟失蹤案到底是誰幹的。」翁局長右手按在胸口信誓旦旦地說。

醫護人員將傷口包紮完畢，便將林政道抬上擔架。

「嘿嘿！我從沒懷疑過你。」林政道用僅存的右手拍了一下翁局長的手臂，接著說：「翁局長，你聽過神隱組織嗎？」

「神隱組織？」翁局長皺著眉，在腦海裡不停搜尋有神隱組織關鍵字的相關資訊，但卻毫無頭緒。

醫護人員將擔架抬起，準備離開。

「等等，我問題還沒問完。」翁局長伸出手拉住醫護人員。

「翁局長，請別耽誤救援。」醫護人員不悅地說。

「照這傷勢，他一定活不成了，你們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力氣救他？或許讓我知道更多資訊，就可以預防下次悲劇的發生。」

「翁局長，請尊重醫療專業。」醫護人員一把將翁局長推開，抬著林政道離去。

「呿！為什麼會有人那麼喜歡白費力氣？」翁局長一臉不可置否。

「翁局長，你一定要相信，總有一天一定會真相大白的，我死得真的是太值得啦，哈哈哈！」他爽朗的笑聲隨著擔架的離去而漸漸微弱。

「林政道，你們白色光芒，到底知道了些什麼？」呆站在原地，翁局長皺著眉。

醫護人員將林政道送上救護車後關上車門，救護車迅速地鳴笛離開現場，似乎不願放棄林政道這條生命。救護車上，其中一位醫護人員將氧氣罩給林政道戴上，拿出血包準備對他輸血，另外兩位醫護人員將林政道傷口處包紮完成的繃帶取下，傷口處的血液依然止不住地狂流。

「別瞎忙了，讓我一路好走可以嗎？」失血過多的林政道臉色漸漸蒼

白。

「別擔心，你會活得很好的。」醫護人員插入針頭，讓血包裏頭的血液流入林政道手臂裡。

「別逗我笑了，我是認真的，現在讓我安安靜靜地走，可以嗎？」林政道氣若游絲笑著。

「林政道，你很堅強，身體也非常強壯，是個非常好的實驗品。」說完，幫林政道輸血的醫護人員將口罩及手術帽取下。

一頭金髮，滿臉皺紋的老人，眼神不停打量著林政道，露出詭異的笑容。

「你是……？」林政道瞪大雙眼，彷彿迴光返照。

「嘿嘿！連我你都認得出來，看來白色光芒把你訓練得很不錯。」

另外兩位醫護人員各拿出一罐裝滿橙色液體的藥劑噴灌，往林政道傷口處噴灑。過了幾秒，傷口開始離奇地生出新肉並癒合，不再出血，林政道的氣色也漸漸好轉。

「所以我說，你會活得很好的，嘿嘿！第一次見識到傳說中的醫療科技，興不興奮呀？」老人笑著對林政道眺眉。

「若我沒猜錯，炸彈是你們放的吧？你們這樣大費周章想把我幹掉，現在又把我救回來，你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林政道一度想撐起身子，但缺手缺腳的他輕易地被另兩位醫護人員輕易地壓制。

「我剛說過啦，你是很好的實驗品，至於其他的死大學生跟死高中生，就當作為了給社會更多震撼教育而犧牲的陪葬品囉，嘿嘿！我看過你所有的資料，林政道，你很堅強，所以越堅強的人，在遭受精神上的折磨時，就會崩潰得越徹底，而你的身體素質也遠遠優於石劍軒，相信有機會超越原來的001。」

「你這個變態科學家，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林政道，不知道白色光芒以前有沒有跟你提過，失心人計畫？」

「失心人計畫……」聽到這字眼，慣於表現出自信的林政道罕見地露出驚恐的表情。

「我就是最喜歡你這種表情，嘿嘿！」

救護車關掉了鳴笛，從原來行駛的大道向左轉彎入了一條四米寬的暗巷，那暗巷的終點並不是醫院，而是通向一棟一百五十層樓高的白色摩天大樓

地下室，大樓頂部鑲嵌著巨大的金色字體看板：「千氏企業總部」。

＊

月夜高昇，難得無雲的夜晚，氣溫卻低的嚇人。

001 值夜班。

咖啡廳內暖色燈係的室內燈光，搭配上店內提供的暖氣，這裡洋溢著夜晚靜謐而溫馨的氣息。

001 坐在一張圓形木製桌前，沉默凝視著桌上那杯熱拿鐵上的愛心拉花。

他晚上絕不碰會讓他失眠的咖啡，所以那杯咖啡只是裝飾用。

他兩隻手肘輕靠在桌上，假裝有心事沉默。

咖啡很稱職地冒著白煙。

他正監聽著離他十公尺左右，一樣坐在圓桌前，不停咬耳朵的兩位年輕人。

雖然這兩人掩著嘴說著悄悄話，塞在 001 左耳裡的特製音源放大器能過濾掉其他雜音，只鎖定特定方向裡的音源並放大，所以他們的談論在 001 的耳裡得以清晰地被攔截。

一位看起來白白淨淨的年輕人穿著樸素的白色帽 T，帶著黑框眼鏡，一副標準的書呆子樣。

膚色較深的另一人戴著紅色鴨舌帽，身穿深黑色外套，頸上戴著窟顱頭標誌的銀色項鍊，看起來像是有在玩饒舌音樂的人。

兩位看似平凡的大學生，卻詭異地在夜晚的咖啡廳裡交頭接耳。

現場只有四個人。

站在吧台的咖啡廳老闆、兩位大學生和 001。

和這任務無關的外人，咖啡廳老闆，正顧自在吧台擦拭玻璃杯。他膚色黝黑，留著性格的平頭，穿著白色襯衫和黑色牛仔褲，厚實的肌肉看起來快把衣服撐破似的，看得出來是有在健身的人。

所以 001 準備了三管藥劑，其中兩管裝了昏迷藥，令外一管裝的是昏迷藥和能夠刪除記憶的配方。現場以不見血為原則，這樣才方便組織低調的行事。

「不過就是把兩個死大學生弄昏後帶回總部，這麼簡單的任務找我來太浪費了。」001 用氣音嘀咕著，左手藏在口袋裡將第一管藥劑上膛。

「別抱怨了，這次千里同非常重視這任務，絕對不能有任何差錯，當然得派從未失手過的你。你知不知道，我每天跟蹤他們，好不容易才逮到他們毫無防備的狀態才趕緊通知你過來動手。」同時具備通信功能的音源放大器裡傳來 004 的聲音。

「所以今天我的工作就是當個護士替這兩的人打麻醉？」沒有太多情緒起伏的 001 難得有幽默感。

「我也希望今晚的工作能夠這麼簡單就結束，只怕……」

「004，你知道的，我最討厭人家賣關子，你讓我又開始想啟動拷問人的 SOP 了。」

「我們組織最近被盯很緊，網路上傳言鬧得沸沸揚揚，都在猜測前這幾個禮拜以來幾個學運重要幹部的失蹤案都是傳說中政府這幾年暗地裡成立的神隱組織幹的。大家都在猜說這組織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政府穩固政權，並剷除那些異議分子而幹盡一堆不法的事情。」

「網友們都沒猜錯，我們就是這樣的組織。這幾年來，靠著你這樣的炸彈專家和我這綁架高手聯手製造出來的爆炸案和失蹤案，為這國家的恐怖統治奠定了穩固的根基。」001 感覺一副理所當然。

「重點是，現在民意一面倒的支持學運分子，我們做越多，就會越激怒大眾，這樣對我們很不利。」

「用恐慌控制人心，那些安於現狀的大眾便會起來反抗學運組織，不久之後所有民眾就會屈服於莫名的恐懼之中，千里同教的你都忘了？」

「沒忘，只是怕……」004 再次語帶保留。

「004，我有點想把你的手指頭剁斷逼你一次把話說完。」

「只怕民間之前自己集資成立的特務組織，白色簾幕已經盯上我們。」

「004，害怕不是我們這組織的風格。」

「也是，還好這組織有從未失手過的你在。」004 語畢，001 繼續保持沉默，等待三分鐘後動手。

他繼續沉默凝視著桌上拿鐵冒出的白煙，好將精力集中在監聽對話上。

「努力了這麼長的時間，總算證明了這塊土地上的許多人還是善良和正直的，這幾個月我們從民眾和財團募到的資金，足夠白色簾幕運作好幾年。」黑

框眼鏡男輕推眼鏡。

「至少我們向那些既得利益者證明，金錢和權力並不是掌控一切的核心，只有得到民心，才能得到最大的力量。這幾場學運我們辦得很成功，白色簾幕也暗地裡保護我們許多次，這組織也一天比一天成熟，目前看起來所有事情都漸漸上了軌道。」鴨舌帽男嘴角上揚。

「是啊，連總統現在的民調支持率也剩不到百分之十，可喜可賀，看來只差幾步，我們就可以讓政黨再次輪替了。」

「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聽說神隱組織最近盯我們盯得很緊，萬事小心。」

「了解，那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

「我想，先請白色簾幕的特工把坐在我們附近穿著藍襯衫一直盯著咖啡不說話的白痴抓回去審問再說。」

001 發現事情不對勁。

他從口袋迅速掏出槍指向兩位大學生，同一時間，眼角餘光發現同樣款式的麻醉針從右方高速向他射來。

他下意識身體往後靠，麻醉針從胸前掠過，釘在左方牆上。

001 看向右側。

「不愧是 001。」在 001 右側的咖啡店老闆手持一樣款式的藥劑槍正指著他。

「同樣款式的藥劑槍？這完全不合乎邏輯。」001 暗付道。

001 將槍口指向老闆說：「白色簾幕？」說完話的瞬間，他發現那兩位大學生已經消失。

若他想要，從來沒有獵物能從他眼中逃走，想必自己被人給預謀暗算。

看似在學運領袖最無防備的場合和時間出任務，為了活捉他們而不帶刀槍，只帶了藥劑槍，實際上陷入毫無防備狀態的是 001 自己。

「自我介紹，我叫做馬歇爾，白色簾幕的特工。001，神隱組織最難對付的角色，久仰大名。」馬歇爾一手拿槍指著 001，另一手悠閒地拿起剛泡好的咖啡啜飲一口。

「有意思。」001 扣下板機，麻醉藥激射出。

馬歇爾眼神不帶任何緊繃，單手還拿著咖啡杯，另一手扣下板機。

兩管麻醉藥在空中完美對撞碎裂，綠色的麻醉藥劑液體在柔和燈光下優雅的四濺潑灑。

第二根、第三根射出，對撞、碎裂。

「我原本把你當外人的，但最後一根可以刪除你記憶的藥物已經沒了，所以你會記住今晚所有發生的事情，」001 丟下了槍，他已經沒打算用藥劑解決現場的一切，「或是被我殺掉。」

「或是被我抓起來。」馬歇爾一臉充滿自信，將槍管丟掉，單手撐住並翻過吧台。

001 看似身材和力氣都小了一截，但他仍有自信幾分鐘內將他撂倒。

「拜託，別太快倒下，我還想多玩幾分鐘，失心人。」馬歇爾擺出拳擊的架式，他果然對神隱組織略知一二。

「拜託，快點死一死，我還要把你弄死後去抓到那兩個死大學生才能下班。」001 擺出組織教導的標準戰鬥姿勢，他不喜歡這份工作，他之所以展現超高的任務完成效率，只是想早一點下班，好繼續享受平凡的生活。

話才說完沒多久，001 感覺到一陣風壓伴隨黑影撲上臉頰，001 頭往旁邊一靠閃過攻擊，拳頭如高速的火車頭撞上 001 後方木櫃，頓時木櫃爆裂，木屑四濺。

馬歇爾沒讓 001 休息，如機關槍子彈的刺拳迅速地擊出。

001 雙手握拳在臉部前交叉擺出防禦架式，試圖吃下馬歇爾第二記攻擊。沒想到攻擊力道太猛烈，拳頭打中 001 的瞬間，001 被向後彈飛失去重心，他向後仰順勢在空中後翻兩圈後蹲穩著地。

「001，你的力氣比我想像中的小很多，我很好奇像你這種人到底怎麼戰無不勝的？」馬歇爾轉了轉自己的手臂做出暖身的動作。

「麻煩。」001 站起，他發現自己的左手手腕因為承受過於巨大的力道以至於脫臼，他面無表情地用右手將自己的左手手腕接上。

喀拉！

「原來如此，毫無知覺與人性的人，簡直比野獸還可怕。」說完，002 毫不留情地出拳強攻。

轟！轟！轟！轟！

每出一拳都發出極大聲響，彷彿都要將空氣給擊破。

001 雙手護住頭部不停閃躲，毫無出拳的打算。他很清楚跟這種力氣硬碰硬的下場，於是他邊閃躲邊開始揣摩馬歇爾的攻擊邏輯。

「一拳都沒出？你看起來很不想殺死我。」馬歇爾寫意地揮著拳，呼吸穩定。

「一出拳，」在迅速摸透了馬歇爾攻擊節奏之後，001 一個箭步往前，躲過雙拳的襲擊，與馬歇爾只有不到三十公分的距離，「你就得死。」

001 手刀擊出，正中馬歇爾喉部，頓時斷了他呼吸。

馬歇爾雙手握住自己的喉嚨，踉蹌後退幾步，表情痛苦猙獰。

馬歇爾倒地。

「像你這樣亂揮拳，很沒有效率。」說完，001 轉身，他知道不能花太多時間在這臨死之人身上。

他得趕緊找出學運領袖們的下落。

「從來沒人可以在我眼底消失的。」因為很不可思議，001 重複呢喃著。

「完了完了，調閱監視器，咖啡廳附近都看不到他們的蹤影，這次肯定會被千里同給宰了。」004 焦急地說。

「那就代表，他們未曾離開過這間店，啟動偵查思惟邏輯。」001 不斷地在咖啡廳裡來回巡視，想找出一絲端倪。

「自動門打開的速度太慢了，他們不可能從門口正大光明逃出，更不可能拉開窗戶逃出，最大的可能.....」推敲到這裡，001 突然間奮力一躍，身體飛向柱子旁，再依柱子做第二次跳躍，身子直飛天花板。

在到達天花板之際，001 翻轉一百八時度，讓雙腳得以接觸天花板，並呈現蹲姿。對地的奮力一躍，挾帶著重力加速度的加乘效應，001 高速向下俯衝，他雙腿彎曲，以膝蓋作為突破點正對著木製地板。

膝蓋撞擊地板瞬間，發出清脆的木板碎裂聲。

破裂的地板下方還有空間，001 乘著速度往下，最後著地在水泥地板上。

是個暗間。

001 看著站在他眼前表情驚恐的兩位學運領袖。

「雖然麻醉藥沒了，但是要讓你們睡著，有很多種方式。」語畢，手化成手刀，極高速卻輕盈地在兩位學運領袖脖子點了一下。

他們瞬間失去意識倒下。

「004，你可以率隊進來收拾了。」001 對著耳機說。

「我知道你會說我馬後炮，但我還是得說，001 就是 001，從未失手過。」004 在耳機裡大笑。

「下班。」001 冷冷的說。

＊

國家安全局總部，局長辦公室。

雪茄的煙霧裊繞在辦公室裡，原本白淨的天花板在經年累月後已被燻得泛黃。辦公桌後方軟木材質的佈告欄被圖釘釘滿了一張張不同人物的照片，每一張照片都代表著一個失蹤案的目標。照片只有一張張被釘上去，卻從未有照片被取下來過，因為沒有任何案子被偵破。大量的照片在佈告欄上累積出一定的厚度，像是一堵厚重將垮的牆。

坐在辦公桌前盯著電腦，翁局長咬著雪茄，眉頭深鎖。

在辦公桌對面的木櫃上擺著一台 65 吋大螢幕電視，正播放著晚間新聞。

「新聞特報，今日下午於首都流行廣場發生一起駭人的爆炸案，死亡人數 43 人，輕重傷人數 67 人，爆炸力道之大，連對街的商店街玻璃也震破。警方表示，被害者大都為高中生或大學生，傷亡人數會如此高的原因為今天下午該廣場正好有大型集會，集會發起者為學運組織白色光芒幹部之一的林政道，他正透過演講招募組織新成員。碰巧的是和之前許多爆炸案相同，林政道也在這次的爆炸案裡離奇的失蹤。這樣的爆炸案又難免讓人聯想起是否有政治陰謀，此案國安局也介入調查，但大部分的民眾都再猜疑這類案件會不會和之前大部分的爆炸案相同，到後來都找不到兇手，詳細情況將為您做後續報導……」

嘟！翁局長把電視螢幕切掉，又嘆了一口白霧。

「局長，目擊者的筆錄已經完成。」一位西裝男走進辦公室，語調顯得有些落寞。

「老樣子？」翁局長抬起頭。

「老樣子。」

「那調閱監視器畫面呢？有沒有新的線索？」

「老樣子。」

「了解，辛苦了，你先下班吧！」翁局長揮揮手示意他離開。

在西裝男離開後，翁局長雙手托著下巴撐在桌面，眉頭似乎皺得更緊了。

「每個目擊證人都莫名其妙失去短暫記憶，每個監視器畫面在最關鍵時刻都是全黑的，擁有全國最高調查權力的組織裡擁有全國最高權力的我自己，真的真的是全國最窩囊的廢人。」翁局長憤恨咬著牙，幾乎快把雪茄給咬斷。

他無奈抓抓頭，又抓抓自己的手臂。

接著，他發現到了自己右手臂的西裝上黏著的黑色口香糖，他好奇將口香糖用白色手帕撕下來並包著，用手輕捏著，他發現口香糖裡包著一個奇怪的物體。將口香糖撕開，看見一張 Micro SD 記憶卡被包在裏頭。

「這……？」他皺著眉盯著這張莫名其妙出現在他眼前的 Micro SD 記憶卡，心裡不禁疑惑他的西裝何時黏上黑色口香糖，口香糖裡為何又要包著這張記憶卡，實在是不合理。

他腦海突然閃過一個畫面，和一句話。

「翁局長，你一定要相信，總有一天一定會真相大白的，我死得真的是太值得啦，哈哈哈！」擔架上的他大聲笑著。

下午在爆炸現場，林政道被抬走前，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翁局長隨即又想起在林政道被抬走前曾經拍了一下他的手臂，原以為那只是林政道無意的動作，但現在回想起來，包著記憶卡的口香糖或許就是在那時，被林政道故意黏在翁局長的手臂上。

林政道或許知道些什麼。

翁局長迫不及待從抽屜裡拿出一個平板電腦，將記憶卡插入並讀取資料。

平板裡出現了一個資料夾，資料夾名稱為「004」，翁局長點開了資料夾，資料夾內只有一個名為「通訊」的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的外觀為綠色的話筒形狀。不知應用程式的功用為何，翁局長依然好奇地將它點開。

突然之間，平板進入了視訊通話模式，這令翁局長感到訝異。他心想，或許接通這電話的人，和這幾年難以解決的懸案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電話接通，畫面裡出現一位帶著墨鏡的男子，年紀看上區約莫四五十，不算太老，卻留著滿頭白髮及白色絡腮鬍，他微笑對著鏡頭說：「唉呀呀，這不是大名鼎鼎的翁局長？意外呀，想不到你能查案查到這地步，看來是有內鬼將

我們組織的資料外洩了。」

「組織？」翁局長身體一震，腦海又閃過一個畫面，他想起林政道被抬走前曾問他是否有聽過神隱組織一事，或許他所提的神隱組織，就與眼前這位陌生男子有關，他隨即開口問：「你是神隱組織的人嗎？」

「唉呀，看來你知道得還真多。」那位男子眺了眉，藏在墨鏡之後無法看透的眼神，另翁局長感覺深不可測。

「今天的爆炸案……不，是這幾年來的爆炸案都和你以及你所屬名為神隱的組織有關聯吧？」翁局長豪不客氣地開門見山，表情一派嚴肅。

「對啊對啊對啊，對啊對啊。」那位男子用小拇指挖了挖鼻屎，語帶嘲弄的回答，不知是否在正面回答問題，亦或是在開玩笑。

「如果是真的，你們到底目的為何，為何要製造那麼多恐慌事件，這一切背後的真相，是和李總統有關嗎？」

「你真的很煩耶，連個簡單的問候都沒有，一開口就劈哩啪啦一堆問題，真沒禮貌。翁局長，奉勸你做好自己的工作，有些事情不是你該問的。」雖然帶著墨鏡，但多少能看得出來那位男子已感到稍稍不悅。

「我的工作，就是為大眾發掘真相。」翁局長斬釘截鐵。

「相信我，若你真的發掘了真相，很快不久你自己也會成為懸案的一部份。」他將摳出來的鼻屎彈飛。

「你以為你這樣威脅會對我起作用？你知不知道你正在威脅的是這個國家擁有最高偵查權力的單位，我們單位在特別時期可是擁有軍事指揮權的，奉勸你乖乖配合調查。」翁局長不甘示弱大聲回嗆。

「唉呀呀，可憐的翁局長，我看你到現在還搞不清楚李總統為何任用你。」

「我的職責我在清楚不過了，就是保護這國家的安全。」

「我很訝異，你真的是這樣想的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你肯定每天都很想自殺。看著無助的人民一天天被未知的恐懼吞噬，看著無辜的生命一天天莫名的逝去，而看似擁有這國家最高偵查權力的你卻完完全全無能為力。翁局長，真的辛苦你了，我誠摯地祝福你早日破案，哪怕是一件也好。」他邊說邊眺眉，挑釁意味十足。

「我會的，我很快就會抓到你，讓真相水落石出。」翁局長不服氣地拍桌大喊。

「你真的想抓到我嗎？那好吧，我就大發慈悲給你一點線索好了，第一

個線索，我有個代號，叫做 004。第二個線索，嘿嘿，瞧瞧我身後。」說完，那位自稱 004 的男子將平板拿起，將鏡頭對著自己身後。

翁局長瞪大了眼，他完全不敢相信呈現在他眼前的畫面，那畫面所呈現的一切已遠遠超出了他對現今科學發展的認知。

位在 004 身後，一台巨大的蛹狀白色機器平放著，機器上半部為白色透明蓋子，透過透明蓋子可看見裡頭正躺著人。機器內部充滿著透明液體將人浸泡著，那人正好就是今天下午在爆炸案裡失蹤的林政道。他口鼻被罩著呼吸器，閉著雙眼彷彿毫無意識，最離奇的是在他被炸斷的手腳傷口處有五六隻微型的機械手臂正快速工作著，傷口正迅速癒合並增生出新組織。

「這……這……」翁局長嘴巴微張，完全呆住。

「翁局長，我誠摯地歡迎你來調查我，但前提是，你得要有能力先找到我，嘿嘿！」說完，畫面關掉。

＊

分針繞了一圈，又一圈。

窗外從吵雜變安靜，直到慢慢出現鳥鳴，又開始出現熱絡的車水馬龍聲。

天色漸漸亮了，還是無法入睡。

在枕頭山上躊躇了一夜，雙眼緊閉，眼珠子和思緒卻仍亂竄，吃了雙倍份量的藥物還是無效。名為 RD7N9 的藍色小藥丸只能針對那些年曾發生過不堪的回憶達到刪除的功效，對於昨日發生的一切卻歷歷在目。

「石劍軒？002 到底知道了些什麼？」001 皺著眉看著旋轉的天花板風扇，不解為何這名字能讓自己感到那麼不安。

「唉！」他嘆了口氣後起身，他知道自己絕對睡不著了。

今日放假，出門晃晃吧！雖然將會一如往常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遊走，但總好過在宿舍裡太過安靜地面對勾起可怕回憶的那三個字。

「空空的，沒有太多知覺，但至少保有大部分的寂靜就夠了。」浴室洗手台前，001 用水潑往自己的臉頰後對著鏡子說。

窗外的天空難得萬里無雲，這不是冬天該有的天氣。

金黃色光線透過百葉窗縫隙一條條灑落在沙發上，這樣的景色看在 001 的眼
裡……

「感覺空空的。」001 歪著頭看著沙發。

街上，擦肩接踵的人潮裡，混著穿著藍色連帽防風外套的他就和其他的旁人一樣看不出哪裡不一樣，也許也就和許多的路人一樣，漫無目的地走著。

「也許散步個幾個小時，回宿舍後便會有睡意了吧？」他將外套的帽子套上，好讓自己可以更低調地走著。

他打算走過幾個街區，前往市郊的湖邊。

忽然他感覺右肩被撞了一下，他本能地往右一看，看著一位穿著粉紅色運動外套的女生正按著自己的肩膀。

「好痛唷！」她一臉無辜盯著 001。

「恩，對……不起。」001 一臉略顯驚訝地盯著她。

經過專業訓練後，從來沒人可以毫不經意地碰到他身體，更不用說撞到他，難道是昨夜失眠的緣故？

「你好像道歉得很勉強。」她看起來很不甘心。

「我精神不好，沒注意到妳，對不起。」為了不想引起更大的糾紛，為了趕緊回到一個人低調的世界，001 只好再次慎重道歉。

他現在的生活，現在的身分，不容許有任何人認識並介入。

在他內心深處似乎抗拒著殺人這件事，但一旦有人意識到組織的存在時，那個人就必須被他殺掉。

「只不過……我的腦袋裡似乎有一套程式在運行著，那程式不斷告訴我，不能殺掉妳？」001 皺著眉看著她不停小聲呢喃著。

看見 001 盯著她碎碎念，那名女子更生氣了，不悅地盯著 001 說：「你是對我有意見嗎？老娘剛失戀，別惹我。」

「……」001 閉嘴，面無表情。

那女子盯著他的臉半晌，似乎覺得不對勁，她指著他的臉。

「石劍軒？」

001 後退了一步，他最痛恨的不安和焦慮感瞬間浮上心頭翻攪。

「這個目標，該殺。」他在心裡默念，但卻組織不出暗殺這位女子的計畫。

思緒太亂了，怎麼可能會這麼亂？完全無法組織出任何一套應對的邏輯。

「石劍軒是嗎？是我啊，我是盼子啊，你都忘了嗎？這幾年你都到哪去了？」她興奮指著他，臉不停朝 001 靠近想讓他看清楚。

只見 001 沒理會她，慌忙從某袋裡翻出 RD7N9 的藥罐子，倒出兩顆藥丸囫圇吞棗地吞下，這是他唯一能想到必須趕緊執行的動作。

「這藍色藥丸是威爾鋼嗎？石劍軒，你有那方面的疾病嗎？」她摀著嘴略顯
尷尬。

「我有心臟病，這藥能夠控制血壓。」001 只想隨便編個理由，然後將她打發掉。

這名為盼子的女生知道太多了。

001 大概懂了，他過去的身分，叫做石劍軒。

所以，和過去一切有關的連結，都必須切斷。

也許躲回宿舍一陣子裡清思緒後，就能擬出暗殺計畫了。

「我很不舒服，想去走走，再見了。」001 一轉身，快步向前。

那名女子在後方滿臉疑惑，探著頭看著 001 的背影在人群中漸漸渺小。

「這很矛盾，若我要暗殺她，就必須摸清她的底細，一旦我知道太多，恐怕又會被莫名的恐懼給吞噬，況且在心底深處，似乎有一種很不想殺死的她的感覺？」手插口袋低著頭，001 嘀咕著。

走了五分多鐘，001 終於來到了市郊的湖畔。

他停下腳步，站在一棵垂柳旁。

風輕推湖面出了些波折，也撥動著垂柳樹葉微微搖曳，一切景物似乎又靜了下來，但實際上靜下來的只有景物。

001 雙手插口袋，輕嘆了一口氣說：「思緒還是靜不下來，第一次完全無法組織出任何邏輯，忘憂藍也完全失效，該怎麼辦？」

他看著自己越發顫抖的雙手，有種恐慌的感覺從心底緩緩湧出，而自己第一次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情緒卻毫無招架之力。

「看著你走路的方式，我知道你是石劍軒。石劍軒，你是不是在躲我？」

她站在他背後探頭說。

001 轉身，臉上表露出前所未有的驚訝。

「妳……跟蹤我？」001 呼吸開始出現劇烈起伏，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

若有人跟蹤，他一定會察覺，但這一位女子明顯未受過任何專業的特務訓練，為何卻能夠毫無預警地出現在身後？

「我沒跟蹤你啊，只是剛好我的目的地和你相同，一直走在你後面又怕被你發現跟你同條路線很尷尬，所以才很小心地走在你身後不被你發現。」盼子眼神心虛地飄向一旁。

「這就是在跟蹤。」

盼子鼓著嘴，似乎不想認錯，不過她忽然想到什麼，指著 001 說：「對了，你還沒跟我解釋，幾年前你為什麼忽然下落不明，現在好不容易遇到你了，你又想躲我，石劍軒，這到底怎麼回事？」盼子的表情看起來像被辜負。

「我不是石劍軒。」001 面無表情，心裡試著理出暗殺她的計畫，但毫無進展。

「看吧，你果然在躲我，為什麼要躲我？」盼子手插腰，氣勢凌人。

「為什麼完全理不出任何計畫？她到底是誰？跟我的過去又有何關聯？」001 的心底湧出許多問號，對於下一步改怎麼做毫無概念，只能面無表情地直視盼子。

他好想再吃上幾顆藥丸，但情況恐怕無法獲得改善。

他唯一知道的是，石劍軒，是他曾極力逃離的身分。

現在，不堪回首的過去和命運，正在向他招手。

「你……如果有什麼困難需要幫忙的，可以跟我說，但你知道這樣子不理人，有多傷人嗎？」盼子握住 001 的手，盈滿淚珠的雙眼充滿氣憤和受傷。

「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被妳糾纏不清，卻又不知道該怎麼辦。」001 在心底碎念。

正常狀況，一旦有人抓住了 001 的手，他便可以乘勢一隻手將那個人往前一拉，另一隻手瞬間擊向胸口將那人擊昏，但他卻沒有任何力氣放開她的手。

「好溫暖。」001 看著盼子握住他的手，不自覺地脫口而出。方才幾乎快佔據石劍軒一切的恐懼感，彷彿被一陣柔和的金黃之光給蒸發消逝。

「是啊，你以前都說，我的手是全世界最溫暖的手。」盼子的淚不自覺奪眶。

001 的腦海裡出現了一段回憶，是在高中放學後的公園裡，他與盼子牽手散步的畫面。

那畫面雖然斷斷續續，卻充滿金黃色的色調，柔和而溫暖。回憶，不會只有殘酷？001 訝異著，原來這世界還存在著如此美好的事物。001 的心裏不再痛苦翻攪著，呼吸也得以平穩，他試著閉上眼深呼吸。

接著，他感覺到了殺氣。

001 一轉身，用左手食指跟中指夾住了一隻襲來的麻醉針。

「白色簾幕？」

001 本能地將盼子公主抱，拔腿飛奔。

「這個目標，必須保護。」放棄暗殺的念頭，001 飛快地在人群間穿梭。

「發生什麼事了？為什麼要跑這麼快？」

「我是政府的特工，有人要暗算我。」001 一說出口，隨即感到驚訝和後悔。

驚訝的是他竟會毫無防備地將自己的秘密脫口而出，未經過批判，他竟然可以這麼隨便就對這位陌生女子感到信任。後悔的是一旦目標知情，就得刪除記憶，或殺死。

遇見了她，一切都亂了序。

「特工？你是指臥底之類的工作嗎？所以你這幾年不跟我見面不是因為討厭我，而是因為避免你的工作連累到我嗎？好貼心喔！」盡管身在危險中，盼子仍陶醉地被 001 擁在懷中。

001 沒多說什麼，盼子就把故事編得非常浪漫。

也對，001 不記得任何事情，所以也沒辦法多說些什麼。

他只記得當他醒來時，就是 001 了，關於過去的所有回憶都會帶給他痛苦和恐懼，所以必須一直服用 RD7N9 來持續清除殘存的記憶。

001 躲到一個暗巷裡，將盼子放下來，說：「現在狀況非常危險，妳先走吧。」

「那我要怎麼聯絡到你？」一說完，盼子感覺到脖子上好像有針扎的感覺，她手伸到後方將異物拔出，對著 001 說：「這是剛剛的麻……醉……針……嗎？」接著昏厥過去。

001 趕緊把快要倒地的盼子攙扶著，儘管她已迅速失去意識。

「你不是失心人嗎？她跟你是什麼關係？怎麼會想保護她？」一個黑影從上方落下。

「你不是死了嗎？馬歇爾。」001 小心翼翼地將盼子安置在一旁。

「你以為只有你們組織才有那種先進的醫療設備？」馬歇爾用手摸了昨夜被攻擊的喉嚨，「謝謝你讓我體驗了邁向死亡的過程，那還真是恐怖，但是從此以後我更不怕死了。」

「你們到底想怎樣？」

「救你。」

「救我？」

「恩，你還有救。不過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我們用學運領袖引誘你出籠的計畫失敗了，現在我們別無選擇，只能來硬的，好在……」馬歇爾掏出手槍指著昏睡在一旁的盼子繼續說：「我們現在又多了一個籌碼，001，老實說，我們從來沒看過你這麼狀況外，跟蹤你那麼久都沒被你發現，我們組織還一直以為是你在演戲好引誘我們上鉤，現在終於知道你狀況外的原因了，就是這位女子。我很好奇到底她有什麼魔力能讓毫無破綻的 001 變得如此不堪，她是你的誰？你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我剛認識她。」001 實話實說。

「說話拐彎抹角不像是你的風格。」

「所以我說的是實話，我們剛認識。」

「所以你覺得如果我殺了她會怎樣？」馬歇爾裂嘴笑著。

「我不會讓你這麼做。」

「因為經過邏輯判斷後判定為不能殺？」

「不是。」

「因為你愛上了她？」

「……不知道。」

「因為愛上她而不殺，這點不太可能，因為你沒有心，只有一堆冰冷的執行程序。」馬歇爾歪著頭。

在對話過程中，001 不斷在心裡盤算著能夠全身而退的計畫。

第一步……

第二步……

完全想不到。

思緒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001 罕見地握緊了拳頭咬緊了牙。

馬歇爾嘆了口氣，說：「你今天的表現讓我真的很失望，我真的不知道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連我們組織的狙擊手剛剛射了一支麻醉槍在你大腿上你都不知道。」

001 一低頭，他知道他完蛋了。

身體發軟，思緒漸漸模糊。

也好，他真的很想好好睡一覺。

＊

神隱組織總部的一間實驗室擺著一個專門用來關住鱷魚、老虎等巨獸的大型鐵籠，但今天這鐵籠有其他的功用。

籠子裡關了五隻餓了幾天的狼，和一位手無寸鐵的大學生。

「救命啊啊啊.....」大型鐵籠裡，他趴在地上大喊，眼鏡掉落在前方，儘管雙手拼命地往前滑，身子還是被巨力往後扯。

一匹狼咬住了他一隻小腿用力往後扯，最後將小腿肉扯下來，腓骨外露，鮮血如灑水器在籠子裡肆意噴濺。

他瘋狂喘著氣，轉過身看著那匹狼將自己身上扯下來的肉津津有味地咀嚼著，眼底盡是驚恐和絕望。

一位滿頭白髮，一嘴絡腮鬍，穿著黑色西裝戴著墨鏡的中年男子站在鐵籠外，手持著一個黑色遙控器。

「建亨，你知道嗎？這畫面連我看了都很難過。可是你跟他死都不跟我說白色簾幕的總部在哪，真的很麻煩。」004 表情無奈地搔搔頭。

籠子裡，還有另外四隻餓了三天的狼對著建亨虎視眈眈。

「要不是他今天休假，拷問人的工作，還是適合 001 這種接受過失心人改造計劃的怪胎來執行，我這種正常人一看到這種血腥畫面，晚上回家都會做惡夢。」004 坐在椅子上，點了根菸後開始吞雲吐霧，將另外一根未點燃的菸遞給被綁在一旁椅子上帶著鴨舌帽的少年說：「來一根，放鬆一下？」

他搖頭，表情充滿憤怒。

另外四匹狼一擁而上，瘋狂撕咬著建亨下半身，頓時血肉模糊，小腿連骨頭一併被扯下。

無處可逃的建亨只能抓住籠子的鐵杆任憑撕咬，瘋狂慘叫著，直到漸漸失去力氣。

小腿被狼群完整扯下分食完後，將骨頭吐在一旁地上，接著牠們開始撲上前撕咬大腿肉。

「你知道嗎？這些狼是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儘管再餓，牠們還是會先從獵物的下半身開始吃，然後慢慢往上吃，這麼做是為了確保目標不那麼快死亡，好留口氣回答問題。」

「我死都不會說的。」鴨舌帽男眼神堅定。

「是不會要你死，因為本組織的宗旨是讓你生不如死，說真的，連我都覺得很變態，可是沒辦法嘛！這是工作。」004 若無其事地繼續吐著白煙。

鴨舌帽男狠狠地瞪著 004。

「呃……呃……呃……」

狼群們開始撕咬著建亨的下腹，將腸子扯出，早該休克的他因為稍早注入可以維持清晰意識的藥物而持續清醒著，雙眼無神地盯著自己被狼群咬爛的下腹，嘴裡發出微弱地掙扎呼喊聲。

「你們本該是無憂無慮的大學生，要你們經歷這一切實在是太過殘酷了，若是你們說出來總部位置在哪，搞不好今晚你們還可以舒服地在家裡看八點檔連續劇，我真的不懂你們到底在堅持什麼？你爸媽若是知道你們在搞學運、混組織而落到如此下場，真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我其實心腸不壞，所以我好心提醒你，我們組織絕對不會讓你們死掉，但絕對會想辦法從你們嘴裡挖出所有秘密。按照
SOP，若是折磨你們無效，下一步我們組織就會把你們的爸媽抓進來，在你眼前
折磨給你們看，葛倫我問你，你受得了嗎？」004 探頭靠近他。

葛倫緊閉雙眼，眼淚不斷從緊閉的雙眼滲出，滑落。

狼群扯掉了建亨的十根手指，卡茲卡茲啃咬著手指骨。

過了約莫半分鐘，葛倫終於承受不了巨大的威脅壓力。

「我說，我說，海港路附近有幾座廢棄的倉庫，地下室是組織的總部。」葛倫滿臉脹紅沉痛地說，他眼睛完全沒有勇氣睜開目睹建亨的慘況，更不敢想像若換成是自己在鐵籠裡的模樣，現在的他只求神隱組織盡快放了他。

為了國家而奮鬥的自尊心，在恐懼面前完完全全被擊潰。

004 露出陰謀得逞的陰笑，按了手上黑色遙控器上的紅色按鈕，掛於狼群頸部的項圈發出電流將牠們電昏。

「把他帶到醫療機器裡復原。」004 說完，一組全身穿著白色防護衣的人走進鐵籠將只剩下半個身體的建亨拖出，拖行的過程如拿巨大毛筆在地上留下一道鮮紅色的筆痕。

「這就對了，這就對了，乖乖配合就沒事了，建亨會在醫療機器裡獲得完全的復原，所有被咬爛的肉會被我們的高科技重建，一小時內就能完全康復。」004 走過去拍拍葛倫的肩膀。

葛倫握緊雙拳，心裡滿是悔恨。他心想，當初若未提出這樣的誘餌計畫，建亨和自己現在就不會被抓進來這裡拷問，也或許當初乖乖的當個沉默的公民，別亂參加什麼該死的學運組織，現在或許就真的能在家舒服看個八點檔，而非被綁在這椅子上承受著極大的空懼與壓力。

但這一切都沒關係，等等神隱組織就會放人了吧？一定是這樣吧？接著就可以安全的回到家，什麼事都當作沒發生過，白色簾幕被滅了也跟我無關，我是逼不得已才將組織出賣的。葛倫僥倖的想著，腦海裡都是家裡那舒服的沙發和冰箱裡喝不完的啤酒。

「喔對了，順道一提，明天換你進去鐵籠被狼咬，換建亨在鐵籠外面回答問題。」
004 一句無情的話語將葛倫從幻想之中拉回來現實，他瞪大雙眼說：「什麼意思？我不是回答你的問題了嗎？」

「答案必需重複驗證才能確認它的真實性，直到確認建亨跟你說的答案一致後，我們就會放過你。」004 對著他眨眼，「沒辦法，這是 SOP 嘛！」

「求求你，不要，不要！」葛倫歇斯底里大喊，褲襠裡湧出的溫熱液體慢慢滲濕了褲子。

＊

雙眼睜開。

001 本能地左顧右盼掃描四周環境，發現自己被綁在一張椅子上。

純白色的房間裡什麼都沒有，只有在 001 前方擺了 60 吋的電視機。

電視機畫面開啟。

「沒有要拷問你的意思，我們組織的行事風格跟你們不一樣。」

電視畫面裡出現一位身穿白襯衫說話的老人，身穿白衣，滿頭白髮，留著白色絡腮鬍，眼神和藹溫馴，看起來非常慈祥。

「我先自我介紹，我叫做白堂，是白色簾幕的領導人，大家都叫我白教授。」

「別妄想你會從我口中問出什麼關於神隱租之的秘密。」001 盯著電視機面無表情地說，按照判定，白色簾幕抓住他的目的絕對是要獲取更多關於神飲組織的訊息。

「是沒這個必要，我們的臥底已經把所有關於神隱的一切秘密都洩漏給我們了，包含你們的醫療科技。」

001 心想，難怪馬歇爾會使用跟神隱組織一模一樣的麻醉槍，原來組織早被滲透了。

「所以抓了我對你們來說沒有任何用處，還是放了我，或是殺了我，讓我解脫吧。」基於在神隱組織受到專業卻殘酷的訓練後，001 本能地將死亡視唯一解脫。

「是不會殺了你，等到時機合適我們就會放了你，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必須先解除你對於神隱組織的效忠之心。」白教授摩娑著下巴的絡腮鬍。

「別白費力氣了，千博士創造了我，沒有他就沒有 001，我只服從腦袋裡的指令。」

「是控制你吧？當你不再效忠於他時就沒有刪除記憶的藥物可以服用，你就得成天面對過去不堪記憶瘋狂地吞噬平靜的心靈，神隱組織就是這樣，老是用利益和恐懼控制著人心，才會變成全民公敵。」

「……」一時之間 001 不知如何反駁。

「刪除記憶的藥物我們也是有，不過應該用不到，因為我們有信心能夠把你治好。」白教授嘆了一口氣，繼續說：「石劍軒，你沒做錯什麼，你只是個需要愛的孩子。」

再次聽到這個熟悉的名字，001 一陣混亂擁上心頭，他很想奮力掙扎，卻

驚覺身體毫無動靜，難道是……？

「對，RX709，俗稱別亂動，能夠阻斷運動神經元傳遞訊息的藥物，能夠讓你的身體暫時性癱瘓，千里同偉大的發明之一，因為很好用所以被我們偷過來用。先別激動，按照慣例，被我們抓來的神隱特工都要先看一段介紹影片。」說完，白教授的畫面消失。

接著，電視畫面換成空拍總統府旁一棟一百五十層的摩天大樓，大樓頂部掛著大大的千氏企業總部看板。

旁白：「千氏企業，由千里同成立五年多的企業，國內醫療生技產業的龍頭，資本額為國內一年稅收之三倍，可說是富可敵國。其營收來源據查除了正常醫療與生技營運之利潤外，一部分為依附在國內健康保險金融體系下，從中牟取大量不法之利益，另一部分為目前貪腐極為嚴重執政黨難以計數的黨產金援，簡單說，就是該公司大部分的資金來源，都是納稅人民辛苦的血汗錢。千氏企業用這筆龐大的金錢暗中成立神隱組織，並在政府的支持下秘密營運，這組織功能是除掉任何對執政黨不利的人士，並製造極大恐慌來使民眾在某種程度上被迫支持執政黨持續執政。」

之後播放了許多有名的學運人士、人權律師、在野黨立委、資深記者，以及許許多多曾為民眾發聲的社運人士被殺害和被拷問折磨的殘忍畫面，許多畫面 001 本身都有參與其中。

畫面轉白，出現一群面容青澀的青年。

「兩年前，一群大學生在網路上號召以大學生為主的民眾成立學運組織，想匯集民眾的力量扭轉現行執政黨長期的恐怖統治。他們在海外開設帳戶，以正義之名開始募款，在許多民眾和一些有良心的大企業不遺餘力地捐款下，短期內成果驚人，他們用這筆資金暗中成立了白色簾幕的組織與神隱抗衡，希望有一天能完全瓦解神隱，將公平正義還之於民。我們，白色簾幕，隱藏在簾幕之後的白色光芒，默默守護著眾生，讓正義得以伸張，讓無限的黑夜得以終結。神隱組織的特工們，我知道你們不是壞人，你們只是基於一些理由而臣服於恐懼和貪婪，讓我們用白色的光芒拯救你們吧！」

畫面關掉。

「無聊。」001 顯得不耐煩。

「沒辦法，這是白教授要求。」門打開，馬歇爾走進來。

「殺了我吧，我和其他特工不一樣，你從我口中問不出什麼的。」001 一

臉不在乎。

「我知道像你這種人並不怕死，更把死亡視為一種解脫，所以不會折磨你或拷問你，這不是我們組織的做事風格。」馬歇爾站在 001 旁邊，單手靠著他的肩膀，完全不擔心 001 會乘勢反擊，畢竟現在別亂動的藥效正在發揮著。

「所以呢？放了我？」

「類似啦！我們會試著解放你，讓你成為我們的一員。」

「解放？」

「嘖嘖，這樣說好了。」馬歇爾走道 001 前方，蹲了下來，拿出了一罐裝滿藍色藥丸的藥罐，「RD7N9，忘憂藍，我想千博士沒跟你說過這藥物的真相，他騙你這藥物可以持續而緩慢地刪除你過往的記憶，但事實並不然，它只能讓回憶暫時沉睡，藥效過後又會慢慢復甦，所以你才需要更有效的療程。」

馬歇而點頭，繼續說：「恩，記憶刪除機，這也是千里同另一個謊言，他跟你說藥丸只是輔助，要完全刪除過往記憶還是得靠這台機器，但事實也不然，它只能更有效地將你過往的記憶塵封在大腦深處，或是只能刪除短暫記憶。你會聽命於千里同，絕大部分是你必須倚賴他的科技持續地讓你過著平淡的生活，是吧？遵守腦海指令什麼的都只是的一堆藉口，好讓自己活得更有安全感罷了，你是血肉之軀，和所有的人類一樣都擁有一顆柔軟的內心，只是為了抗拒恐懼的吞噬而不得不將一切情感鎖在內心深處。」

「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想說的是，那台記憶刪除機，我們這裡也有。」

「所以你說的解放，是指你們也用這種科技，加上用一大堆有關你們組織宗旨那正義的真理讓我聽命於你們？」001 依然面無表情回答，但內心感到一絲糾結。

也許加入白色簾幕，他就不必繼續殺人，這念頭讓他開始動搖。

「我想你誤會了。」馬歇爾莞爾，接著說：「我說的解放，是指利用那台記憶刪除機搭配紅塵夢醒的藥物給你服用，執行逆向程序，徹底喚回你所有過往的記憶，並且解放被你封印在心底的那個人，石劍軒。」馬歇爾堅定地望著 001。

001 的額頭，一滴汗珠緩緩滑落。

＊

地板上被 001 擊破的大洞已修補完成，下方的暗間也以灌漿工程完全封死，因為那暗間沒有再留著的必要性。咖啡廳內打鬥的痕跡很快地被白色簾幕

特工清理完畢，一切完好如初。

發生打鬥後隔日清晨，咖啡廳照常營業，沒有任何外人知曉國內最大的兩大正治勢力曾在這裡發生戰鬥，只有咖啡廳內的電視新聞報導又多了一則白色光芒學運領袖失蹤的案件。

這裡恢復了門庭若市的光景，民眾進入這間咖啡廳內享受輕食早午餐與咖啡，談論著除了政治敏感議題外的八卦是非。大家都心知肚明，若在公開場合說了太多不該說的話，就很可能成為下一位失蹤或死亡人口，寒蟬效應已完全壟罩這國家。

所以大家的臉上，始終不掛著太多笑容。

坐在能曬到太陽的窗邊四人座座位上，白堂啜飲了一杯加了威士忌的愛爾蘭咖啡，搭配幾口歐洲進口的蜂蜜千層蛋糕，很搭他的胃口。

「悠閒的早晨就該這樣過，加了酒的咖啡和甜點，這可真是人生一大享受。」白堂伸了懶腰。

「教授，你為什麼一點都不急？」一位理著平頭，帶著圓形黑色膠框眼鏡，約莫二十初，氣質類似建亨，但卻比建亨更透露出霸氣的年輕人。他是白色光芒裡鷹派的學運領袖，陳夜。桌上冒著白煙的黑咖啡一口都沒喝，他眼神焦急地聚焦在白堂身上。

「急？」他緩緩叉起一小塊蛋糕往嘴裡送，不緩不急咀嚼幾口才又說：「若說急可以解決問題，我現在就衝進去總統府把李總統綁走了。但這能解決什麼問題呢？神隱組織還是在，恐怖統治還是在，失心人計畫還是在。重點是這體制一天不被完全推翻，悲劇只會一天天重演。」

「我記得白色光芒裡只有建亨跟葛倫知道白色簾幕總部確切位置，他現在被神隱抓了，若再不行動，白色簾幕被神隱攻陷只是遲早的事。所以我才問，你真的不急嗎？」陳夜焦急和懷疑全寫在臉上。

「神隱組織不可能知道我們總部的位置。」白堂神色自若地說。

「你真的那麼信任建亨跟葛倫，他們和我一樣，再怎麼堅強，終究只是一般充滿信念的大學生，而非受過專業訓練的白色簾幕特工，面對那麼殘酷的拷問肯定全盤托出的。」

「我不是相信建亨跟葛倫會在那種巨大痛苦的逼迫之下依然會守口如瓶，而是我告訴他們白色簾幕總部的位置，根本是假的。」他喝了口咖啡，表情無任何糾結。

「幹！」陳夜叫了出來，「神隱組織的作風是得不到答案絕不會罷休的，你這樣做等於把他們推入十八層地獄，想死都死不了，只能每天被折磨，

教授，你會不會太殘忍了！」

「這是為了顧全局才不得不做的決定，犧牲兩個領袖，或是組織被全滅，換作是你，你會做出甚麼樣的選擇？」

「顧全局是吧？」陳夜嚥了口氣，做了幾下深呼吸，試著讓自己暴躁的情緒穩定些，才壓低聲音說：「四年前，李總統打著各種提振國內經濟與打擊犯罪政見，贏得了大多數人民的心，他曾說過要嚴懲各種犯罪不法行為。的確，在上任之初隨即叱吒風雲，他嚴厲懲治了各種貪污的官員，也指派警界大力掃毒，但你我都心知肚明，這些動作只是為了清理反對黨在政府與黑社會之間的勢力，將他們徹底擊垮，他便可以逐步控制這個國家。直到他扶植的千氏企業和他的禁衛軍神隱組織成立後，這國家已變了樣，當人民還沉浸在這國家會持續進步的美夢之中，殊不知噩夢已悄悄降臨。在這國家，我們總是自豪地認為人民最大，所以面對民生的種種不滿，我們可以大喇喇地走上總統府前抗議，結果呢？你知道的，這四年來死了多少人？淪為千氏企業實驗品的有多少人？在白色光芒成立之後，我們有多少夥伴為了與神隱抗衡而犧牲？現在連最重要的兩個領袖都被神隱綁走，白色光芒的信心也開始漸漸潰散，若再不有所行動，我們以前所有努力都很有可能白費。」

「建亨跟葛倫的事的確在我們意料之外，但不能在這個時候操之過急，一切更要小心謹慎，請你去跟白色光芒的幹部說明我們白色簾幕已掌握到能推翻神隱以及獨裁政府的關鍵了，也呼籲大家不要貿然行動。」陽光照耀在白堂側臉，照耀出他信心滿滿的模樣。

「關鍵，你是指那位失心人？抓到一位神隱特工又能怎樣？」陳夜完全無法認同。

「我們要拯救失心人，將這國家已失去的一切全部拿回來。」

「教授，我非常的尊敬你，也完全認同你領導白色簾幕的能力，所以這些年來我們白色光芒一直配合你們的運作來進行一連串政治活動，可是走到了現在，結果如何了？現在問你下一步該怎麼做，你卻跟我說靠著拯救一個失心人，就可以拯救這整個國家，老實說，我真的很難接受。這是你早上在報紙上看到每日一則的笑話對吧？」對於白堂的說法，陳夜感到荒唐至極，完全無法接受。

「我可沒說只救一個失心人，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所以要有耐心，不可操之過急。」白堂心平氣和地喝著咖啡，與陳夜的急躁形成了強烈對比。

陳夜聽完了白堂的話，嘆了口氣落寞低下了頭，他說：「教授，我已經完完全全聽不懂你在表達什麼，我只知道，我們的夥伴現在正在神隱的實驗室還有拷問室裡受苦受難，而我們現在卻選擇袖手旁觀。抱歉，身為領袖之一的我不能置之不理，我勢必要有所行動。」說完，他一口喝乾了桌上的咖啡，起身準備要走。

「陳夜。」白堂叫住了他，「我保證，所有的夥伴都會得救，千萬急不得。」

「面對社會的不公，能夠勇敢的去衝撞體制，就算知道這樣做會受傷也不退縮，這就是我陳夜為什麼今天能夠幹到學運領袖，我相信，只要堅持信念繼續向前衝，一定會突破所有困境的。」說完，陳夜快步離開座位，推開了大門離去。

白堂靜靜看著窗外陳夜漸漸消失在陽光之中的身影，過了許久，他又吃了一小塊蛋糕，那模樣像極了在消磨人生時光無所事事的老人。咖啡廳裡顧客的交談聲始終嘈雜，卻仍未聽見任何笑聲，這氣氛讓人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壓抑。為了最基本的生存權，大家放棄了去爭取本來屬於他們的一切幸福，包括笑容。

「我想要救的，從來就不只是一位失心人，而是想挽回對這國家已失去希望的普羅大眾，我真心希望有一天，真誠無憂的笑容會再出現在大家的臉上的，而我也相信我就快做到了，別衝動啊年輕人。」白堂語重心長地說。

＊

白色簾幕總部，招待中心的一間客房裡。

鋪著白色潔白床單的柔軟床墊上，麻醉藥剛退不久的盼子正睡得香甜，身上還穿著粉紅色運動外套，她的胸口隨著呼吸穩定地起伏著。

「身體好香唷，而且身材也不錯，感覺她快醒了，阿達，我們不趁現在上嗎？」

「歪歪你給我正經一點，教授叫我們看好她，別亂來。」

盼子緩慢撐開沉重的眼皮，白光隨即滲入她的視野，她撐起身子揉揉雙眼。

在逐漸清晰的視野裡，她看見兩位穿著白衣模樣古怪的男子正看著她露出詭異的笑容。

一位披頭散髮，滿臉油垢，一嘴暴牙，身材不算高。

另一位頂著馬桶蓋髮型，戴著上世紀書呆子才會戴的四方形黑教粗框眼鏡，身材高瘦。

暴牙男率先開口：「嘿嘿，妳好啊小姐，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做歪歪，是白色……」

「啊啊啊！變態綁架我啊！」盼子歇斯底里大喊，將手上的枕頭用力地丟過去。

「別這樣小姐，白色簾幕不會害妳的，我們都是很安全的特工。」書呆子男的鏡框裡透露出非常誠懇的眼神，想試著安撫盼子的情緒。

書呆子男用手軸敲了一下歪歪說：「就跟妳說表情不要那麼猥瑣，人家會嚇到啦！」

盼子突然瞪大雙眼說：「白色簾幕？這組織真的存在？」

「是啊，自我介紹一下，我叫做阿達，隔壁這個長得像變態的叫做歪歪，我們都是白色簾幕裡醫療部兼研發部兼策略研究部兼行動部的特工。」書呆子男阿達儘量用柔和的語氣對著盼子說，怕被當成壞人。

「對啊，雖然我長得像變態，但不是壞人唷，嘿嘿！」歪歪笑著挑眉。

「你們……白色簾幕，怎麼一個人兼那麼多職位？」忙著整理自己儀容的盼子一時搞不清楚狀況。

「沒辦法，身兼多職、工時長、責任制，不就是現在職場的趨勢嗎？」阿達無奈嘆氣，把枕頭遞還給盼子。

「傳說白色簾幕都默默地在暗中保護人民，避免執政黨跟神隱的恐怖統治，最近聽說很多學運人士都被抓走，關於白色簾幕跟神隱組織的傳說吵得沸沸揚揚，想不到是真的，所以你們真的是正義的一方？」盼子指著阿達跟歪歪，眼神充滿懷疑。

「對啊不是壞人唷，所以絕對不會對妳怎麼樣，放心。」歪歪不停揮動雙手跟盼子解釋。

「說不會對我怎麼樣，結果還是把我麻醉後抓來這裡，不是壞人是什麼？」盼子想一想又還是覺得很氣，再度把枕頭砸向歪歪。

「聽我解釋，聽我解釋，我們把你帶來這裡是有原因的。」歪歪把枕頭接住後，嘆了一口氣把枕頭放下，「還好沒在妳床邊擺杯子跟餐盤，要不然妳一定會照丟不誤。」

「給你們三分鐘解釋。」盼子聲音一沉，表情嚴肅，看起來比對方更像壞人。

阿達清了清喉嚨說：「石劍軒，據情報來源是妳的高中同學兼青梅竹馬兼初戀情人，不過他現在有另外一個身分。他在神隱組織裡的代號，叫做 001，這代號的意思是他是神隱組織裡最厲害的特工。」

「等等！」盼子忽然打斷話，「石劍軒是神隱組織的特工？不可能，他不是那樣的人，這其中一定有甚麼誤會。」

「我還沒說完，先別急，事情比妳想像的還要複雜許多，我相信石劍軒是個心地善良的人，就像妳當初認識的他一樣，只不過在兩年前，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事情，這些事情使得他的精神狀態面臨崩潰，逼得他不得不尋求精神上的慰藉，這時神隱組織的老闆千里同博士招募他進入組織，進行了一連串精神與身體的改造，使他成為現在的模樣。他身體變得無比強壯，他被授予許多有效率的殺人技巧，變得冷漠無情，甚至忘記自己是誰而成為一位完美的殺人特工，這一切，我們相信都不是石劍軒自願的。」阿達懇切地說。

「那到底是甚麼原因？」盼子焦急地望著阿達。

「這也是我們想弄清楚的，所以才找你來。」歪歪抱著枕頭樓出半張臉，深怕被眼前的母老虎攻擊。

「是抓我來吧？」盼子一臉不屑，但隨即想到什麼，忽然恍然大悟：「怪不得兩年前石劍軒個性忽然變得很古怪，原本對我心是坦蕩蕩的他忽然變得不愛說話，變得非常陌生，我跟他彷彿不曾認識一樣，突然有一天他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怎麼找都找不到，原來發生了一些事情，但是現在看到他卻是這麼冷漠的模樣，他到底……他到底經歷了什麼了？」越說越傷心，淚珠無法克制地從眼眶滑落。

阿達把面紙遞給盼子，接著說：「我們查過妳的資料了，妳對他而言相信是非常特別的存在，自從石劍軒成為 001 之後，就從來沒人打得過他。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恐懼的他下手比誰都狠，出手比任何人都快速精準，他能敏銳地判斷是否有人在跟蹤他，這幾年，我們耗損了許多名特工，但從來無法成功地抓住他。」阿達說到一半輕推眼鏡，繼續說：「但是他在今天早上完全變了一個人，我們在猜測，是妳的出現讓原本冷靜理性的他亂了步調，也許妳在我們解放石劍軒的過程中，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解放石劍軒？怎麼解放？」盼子越聽越是覺得糊塗，腦袋裡盡是對於石劍軒的問號。

「來吧，跟著我們看下去妳就會慢慢明白，時間差不多了，應該要開始了。」說完，阿達看了手錶，隨即轉身，用手示意盼子跟上。

盼子趕緊走下床，穿好運動鞋，帶著懷疑又怕受傷害的心小心翼翼地跟在阿達跟歪歪後方。

他們推開門走出房間，走過長達數十公尺白色白色長廊，長廊兩側只有一扇又一扇樣式相同的門，沒有半扇窗戶，這使得盼子無法確認自己所在的位置。他們走到了長廊盡頭，推開了門，進到了另一個房間。

這房間不算寬敞，約莫十來坪，中央是台白色類似斷層掃描的機台，石劍軒一臉驚恐地被黑色繩子綁在機台的平台上，身旁站著馬歇爾和幾位白色衣服的人，有的忙著抄寫手上的筆記本，有的忙著操作機台。

機台旁疊著五六個大螢幕，螢幕上顯示著石劍軒身體的各項數值，但位於正中間最大的螢幕卻是一片黑，沒任何畫面。

馬歇爾一看到他們便開口：「不用擔心，他現在被注射了別亂動，不會對我們造成傷害。喔對了，妳叫盼子吧？我先為我們的粗暴道個歉，但是我們都是紳士，把妳麻醉後都是由女特工負責把妳帶來這裡，希望妳能幫助我們找回原來的石劍軒。」

「……」盼子嚇傻了眼，緩緩地點頭，小心翼翼地走向前查看石劍軒的狀況。

「時間到了，開始吧，我們來喚醒石劍軒的回憶。紀錄，今天日期，2015年12月26日」馬歇爾一囑咐，操作人員按鈕按下。

正中央的電腦螢幕出現了接收到石劍軒腦波後轉化出的回憶畫面。

＊

搜尋海馬迴……

找到回憶碎片……

載入回憶……

西元2013年1月15日。

儘管寒流過境，圍牆邊的枯樹仍爭氣地冒出許多翠綠嫩芽。

天氣晴朗，午後，熟透的陽光灑落在操場上，和體育課的同學們嬉鬧的笑容一樣燦爛。

這景象從今以後看在石劍軒的眼中只會更顯得刺目，於是他選擇坐在操場旁的板凳上沉默地低頭。寂寞，是他此時唯一能給自己的安全感。他從口袋翻出皮夾，默默地凝視著皮夾中一家三口充滿笑容的合照。

「怎麼了，又再想你母親？」耳旁傳來溫柔的輕聲呢喃。

劍軒轉頭，「是盼子啊。」有氣無力的聲音。

盼子坐在他身旁，眼神充滿關愛和煩惱，她說：「自從你媽走後的這三年，你不是一直努力地走出傷痛，現在不是一直和你爸過得很好，最近到底怎麼了？」

「是啊！」劍軒凝視著遠方，「最近到底怎麼了？」眼神充滿著茫然。

「你……可以跟我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這不像平常的你。」盼子焦急

地搖著劍軒的肩膀。

「黑色光芒。」他看著遠方。

「黑色光芒？」她看著他。

劍軒回想著這一個禮拜以來，原本個性開朗隨和的老爸，忽然變了一個模樣的事情。

載入回憶……

西元 2013 年 1 月 6 日。

啪！

一條鞭子用力抽在劍軒左腿，留下一條怵目驚心的紅色疤痕，疤痕周遭開始滲出血。

劍軒霎時的反應不是恐懼，而是不解。

一頭蒼髮穿著汗衫的中年男子，原本看起來和藹親近的他，今日卻變了一個人。

「老爸，你今天怎麼了？手上怎麼會有鞭子？為什麼要攻擊我？你……最近壓力太大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討論啊，我可是你最親愛的家人喔。」盡管內心充滿訝異和不解，劍軒第一時間仍試著安撫父親的情緒。

啪！

第二條鞭落在右腿，劍軒痛得蹲了下來。

「嘿嘿嘿，看來這團體的教義是真的，好爽啊，好爽啊。」他父親獰笑，高舉鞭子。

「老爸你怎麼了？什麼教義？」劍軒高舉雙手，本能地想要抵抗鞭擊。

他快速出鞭，第三下落在石劍軒胸膛。

那力道，那角度，絕不是未受過訓練的人所能擊出。

劍軒慘叫一聲，向後退往牆壁靠去。

「老爸，你怎麼了？你這個樣子真的好恐怖，可以跟我說到底怎麼回事嗎？」他焦急地望著父親，雙眼滲出疼痛的淚水，雙手按著不斷滲出血的傷口。

傷口痛得像是火在燒燙著。

「黑色光芒，我的救贖，這團體認為折磨自己親生兒女可以獲得這世界上最刺激的感覺。前幾個禮拜他們邀我入會時我還半信半疑，想不到今天終於驗證了，原來他們教導我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父親深呼吸，感到身心舒暢。

「黑色光芒？」劍軒皺眉。

「當自己心愛的人被折磨，自己會心痛，而當自己折磨自己心愛的人時，心痛由自我造成，與心中的『愛』這另一個矛盾的元素相抵觸，這會造成一種不可思議的蝴蝶效應，折磨別人的喜悅感會因為由愛造成的心痛感而逐漸上升，在這兩方元素不斷互相助長對方火勢的結果，愛與痛飆到了最高點，人的情緒飆到了高潮，將會獲得前所未有的刺激感，是這團體的宗義。那高潮的感覺會由黑暗而邪惡的心靈爆發，真是舒暢舒暢。」他父親邊說邊將鞭子收好，「今天就先這樣好了，明天再來繼續爽。」

「你在說什麼？老爸，你加入的這團體肯定是邪教啊，我知道老媽不在的這幾年你很寂寞，我也是，但是我們這一路不都相互扶持，不都挺過來了嗎？」不解、焦慮、無助，正啃蝕著劍軒天真的心靈，表露在他的臉上。

「對了，對了，就是這表情，再多一點，來，再多一點……哈哈哈！真的有夠爽。」他父親手插著腰笑開懷，他表情瞬間轉為憤怒，指著劍軒說：「你這兔崽子，你懂個屁？什麼努力念書努力向上創造美好未來，都是你自己在欺騙你自己。希望這種東西是多麼地薄弱，多麼地虛假，你看，我這一鞭不就粉碎這幾年以來我們一直努力經營出的希望。謊言，一切都是謊言！只有恐懼和絕望，才是人類心靈貨真價值的永恆黑鑽石。」

「亂了亂了，一切都亂了。」石劍軒雙手緊握。

看著劍軒緊握的雙拳，他父親不悅地說：「怎樣？想揍我？跟你說老子爛命一條啦！有種你就打死我，反正這世界只剩下絕望，活太久反而是一種悲哀。」

「我選擇……原諒你。」劍軒抬起頭，在痛苦扭曲的表情中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因為我們是家人，無論你變成什麼樣的人，我都會在一旁陪著你。」因為劇痛，他全身顫抖著。

心的劇痛。

＊

操作人員：「腎上腺素開始激升，需要再注入更多別亂動嗎？」

馬歇爾：「不行，注入太多恐怕有終生癱瘓的危險。」

一瞬間，躺在機台上的 001 眼睛打開，雙眼佈滿血絲面目猙獰，身體瘋狂地掙扎，伴隨著淒厲的咆哮聲，似乎有股能量要衝破身體。001 發現到他的指令邏輯正逐漸趨於混亂，有股未知的黑暗能量正迅速地佔領大腦每一處，使其失效。

「我就快被這一切吞噬了。」001 這樣思考，他查覺到自己正逐步被「刪除」。再理性的指令，也無法控制心靈力量的爆炸。

原來石劍軒破碎的心靈並沒有真正消失，而是隨著記憶被封印在身處，當記憶被喚醒，烈火灼燒般的劇痛再度蔓延全身。

「我快看不下去了，難怪他那時跟我提完黑色光芒的事情之後就完全不理我，原來是因為這樣，太殘忍了，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這幾年，他到底經歷了什麼了？」盼子蹲在地上，用手摀住雙眼。

「讓他多掙扎幾分鐘，這是甦醒必經過程，妳放心，他的狀態會越來越好的。」馬歇爾拍拍盼子的肩膀。

「這還不是讓他感到最痛苦的部分。」馬歇爾默默地說。

「這療程大概要持續多久？拜託快點停止好不好。」盼子苦苦哀求。

「一個月。」

「一個月？要那麼久？這對劍軒而言真的是太殘酷了。」盼子無助地抱著頭。

「正確地說，我們也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怎麼說？」盼子頭抬起。

「我們要在一個月之內喚醒石劍軒，並且讓石劍軒精神狀態回歸正常，之後讓他以白色簾幕的特工身分滲透神隱組織，將它瓦解。」馬歇爾向前一步，眼神充滿憂愁地盯著螢幕說：「最重要的兩個鴿派學運領袖已經被抓了，我們剩下沒多少時間，再晚一點，這個國家就要發生動亂了，葛倫、建亨，你們要撐住。」

＊

神隱組織總部，拷問室。

「你知道因為你們非常有默契地謊報總部地點，讓我們正中白色簾幕的下懷而浪費了多少個神隱特工嗎？」004 無奈地看著建亨。

「該說的我都說了啊，我不知道他們告訴我的地點是假的，我發誓，我真

的不知道。」建亨慌忙地搖頭。

坐在一旁被綑綁住的葛倫因劇痛暫時失去意識，光著上半身被火蟻啃咬著。

「讓他清醒一點。」

說完，一位特工走過去給葛倫這注射一針，過了幾秒，休克的葛倫又再度驚醒，瘋狂喘著氣，表請戒慎恐懼。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004 連開十槍，將葛倫雙腳趾頭都射爛，讓他高八度尖叫，痛得想閃躲卻無能為力，再度昏厥過去。

004 低著頭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我已經非常盡力在跟千里同拖延了，你我應該都知道他是個沒耐性的老頭，當你們什麼都不說，他下一步一定是叫我把你們爸媽抓來這裡折磨給你看，任誰都不想要這種結局，我已盡很盡力在幫忙了，希望你配合點。」

「我真的不知道，知道的話我早說了，你們測謊機也不都測過了嗎？」建亨大喊，情緒幾乎快要崩潰。

004 沉默不語盯著建亨幾秒，開口說：「為了配合你的書生氣質，我們今天走的是文青風格。」

說完，004 拿出一個孔洞特別加大的削鉛筆機，將建亨的中指插入削鉛筆機的孔洞並固定住，另外一隻手抓著手柄開始旋轉起來。

「啊啊啊啊！」

＊

夜雨濛濛。

如大家所料的，慘劇又這麼硬生生發生了，這國家似乎越來越明目張膽地用暴力和極為不負責任的態度來回應民眾的不滿。

國家首都警察局第一分局前廣長，斷臂、殘肢、腦漿，和無法收斂的血液漫流在柏油路面。消防人員雙腳踩踏在血水裡吃力地對著倒在路旁著火的油罐車灑水企圖控制火勢。

稍早，這裡聚集了上百位民眾，他們心底都有底，有可能會忽然發生一些意外，卻仍將生死至於度外前來這裡抗議。面對這幾年來不斷發生的懸案，警方與國安局接束手無策，民眾懷疑警方與政府之間有相關勾結，一個當打手，一個作掩護，兩單位一搭一唱讓恐怖統治順理成章，吃案的警方也能從中撈到不少好處，因此，民眾再也受不了如此荒唐的事件一再上演憤而上前請願。

其中一位激動的民眾還帶頭衝撞緊閉的警局大門，試圖衝破警方封鎖，在大家合力推擠之下，警方的大門眼看就要被擠破。說時遲那時快，一輛滿載汽油著火的油罐車失控翻覆衝撞警局前廣場的民眾，強大的慣性讓大家猶如肉醬被輾壓而過，油槽爆裂，著了火的汽油在高速撞擊之下大量撒出，波及範圍達方圓二十公尺。

大部分的民眾不是變成肉醬，就是變成烤肉當場活活燒死。

經過警方初步鑑定，油罐車司機肇事原因非常簡單，酒駕。在油罐車翻覆當場，未繫安全帶的他拋出車外頭顱著地死亡，連做筆錄都不用，對於警方而言想必又是一件極為容易結案的意外。

但，翁局長不這麼認為，有了上次與 004 通話的經驗，以及見識到對方不可思議的高科技，他認為這事情與神隱組織絕對有關。

他叼著雪茄隻身越過了黃色封鎖線條，來到了翻覆的油罐車頭旁，他仔細檢視因撞擊而碎裂的擋風玻璃，發現有一處裂痕不太尋常。

那附近的裂痕全都向一個直接約 0.5 公分的穿孔集中，翁局長蹲在一旁，用手指輕輕觸碰那穿孔，思索著：「這樣的穿孔像是被子彈擊中所造成，但詭異的是警方在車廂內與架式體內並沒發現任何子彈，死者也無任何子彈造成之創傷。但這很明顯就是天外飛來一個異物造成駕駛的失控，絕不是酒駕那麼簡單，究竟那異物到底是什麼，又到底在哪裡？」

「局長，透過監視器油罐車失控的畫面與附近大樓的資料所做出的彈道模擬，我認為發射『可能類似子彈的異物』的兇手最有可能行兇地點，在警局正對面 14 層樓住宅大樓頂樓。」藍芽耳機裡傳來的助手的聲音。

「是這樣啊，從那大樓的視野來判斷，的確非常適合作為下手的地方。」說完，翁局長起身走向那大樓。

他這次選擇獨自行動而非率隊調查，理由為他懷疑神通廣大的神隱組織可能早已滲透入國安局，那些滲透進來的內鬼可能暗中協助神隱組織使得翁局長無法得知他們的相關訊息，因此他決定今夜單獨前往案發現場，此舉動雖然極為危險，然而他深信這也是能夠接近真相的絕佳機會。

對著大樓管理員亮出證件，他領了電梯感應鑰匙獨自一人走向中庭花園，進了其中一棟靠街的大樓電梯直達最高樓層，再沿著樓梯間直達頂樓。

「類似子彈什麼的，就是從這裡發射的吧？」他倚靠著頂樓陽台護欄，望著街上的警局，揣測著兇手行兇的手法。

「那是一種特殊的麻醉針管，在發射擊中目標後會迅速氣化消散，所以現場找不到任何彈殼或碎片，至於麻醉液的配方也很特殊，在注射到體內後會

將血液中的葡萄糖轉化成酒精，造成目標酒精中毒昏厥，以此偽裝出酒駕肇事的假象。」身後忽然傳來一位陌生男子的聲音。

翁局長身體一震，猛然回頭：「你不是這屆無黨籍總統候選人，白堂嗎？你來這裡幹什麼？」

翁局長的本能告訴他白堂一定知道些甚麼內幕，但是若談到犯罪動機，則無法套用在白堂身上，因為白堂雖然以無黨籍身分參與總統大選，但是他的政治理念總是與白色光芒站在一起，兩者的理念都是為了推翻現任獨裁政府讓政體回歸真正的自由民主，所以絕不可能是恐怖統治的推手之一。

「一日復一日的跑競選行程，實在是有夠無聊啊，所以晚上出來吹吹風散散心。」他靠著護欄，從風衣外套的口袋裡拿出一罐 500ml 的高粱酒豪飲。

「你那麼晚了一個人出現在這裡，不怕發生任何意外嗎？尤其你又是李總統最大的對手。」

「該擔心出意外的是你吧？我若要發生意外早發生了，但是到現在還是一尾活龍。」說完，他面不改色地將高粱酒喝乾。

翁局長對他的酒量感到欽佩，以一個實際年齡七十歲的老人而言完全顯現不出任何老態，身材精實的程度可比擬世界健美冠軍，又能乾掉一瓶酒精濃度 58 度的烈酒而無任何酒醉的感覺，很難以想像他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才能如此保養得宜。

「白教授，我就直說了，你一定知道些什麼，況且，你不會只是想來這裡吹吹風吧？」

「哈哈，你這認真耿直的個性真是掃興，只會一股作氣向前衝，難怪李總統會任用你當局長，這樣他才能名正言順地繼續做總統。」

「白教授，我聽不太懂你在表達什麼，我只是盡心盡力地做好這份工作為國家服務，難道這有什麼問題？」翁局長聽得出來白堂話中有話。

「你很認真，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為了破案，連警方、檢方，甚至監察委員國會議員都被你約談過，若我是警察，我一定很討厭一個性翁很自以為是的局長。因為你的努力查案，讓所有人不得不承認，在這官、商、警、檢方勾結的社會裡，還有一股清流在為這國家努力奮鬥，想找出真相。而你，是李總統欽點的政務官，這讓他有理由去告訴社會大眾，至少他指派認真的你去查案，代表著他試著營造出『也很想知道這幾年來的恐怖統治是誰造成的』的假象，雖然大家都心知肚明這些年來的意外一定和他脫不了關係。總歸一句，你只是李總統的一支棋子，除此之外，沒太多用處，我坦白告訴你，國安局內部早就被滲透，這也是你到現在為什麼都還破不了案。」白堂笑著看著翁局長，翁局長此刻感覺被看在白堂的眼裡看起來就像個傻子。

翁局長低著頭抿著嘴，靜靜看著對街在恐怖的意外事件發生後，拉上封鎖條冷清的警局外圍，思索著這幾年他是在多少挫折之下，仍不放棄追求真相的意念下挺過來這些事。過了一會，他點了雪茄，接著說：「嗯，想也知道，警察、檢察官、甚至連我們國安局都是他的人，單獨憑我一個人是要如何與這強大的國家機器對抗。我努力查案，一部分是為了追求真相，但最主要的目的，說真的，我只是在盡力做好我的工作而已。」

「怎麼說？」

「幾年前，我妻子得了一種罕見疾病，那疾病必須得倚賴千氏企業開發的新藥才能有效控制，但那疾病始終無法痊癒，所以必須得一直服藥，但是那藥的價錢絕對不是普通人負擔得起。同期間，我為一個朋友作保，賠了六千多萬，可說是窮苦潦倒，每天活在絕望之中。但是李總統給了我希望，若我擔任局長一職並努力查案，他願意先動用特別費幫我支應債務，再從每個月薪水分期攤還，而醫藥費則可享有醫療保險全額給付。若沒他，我現在可能已經帶著妻小自殺了吧。」說完，翁局長朝著天空吐了口白煙，和濃濃的無奈。

「所以，若我說今夜的這場意外也和李總統有關，並提供給你相關證據，你會不會非常盡責帶著這證據去指控李總統？」白堂試探性地問著。

「那得看他如何表示，若他要我掩蓋事實的話……你知道的，現在我一家生計全靠這份工作的優渥薪水才勉強撐得住。我今夜會來調查這案子，只是迫切地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實的真相，是不是如我想像的那麼糟糕。」說完，他低頭嘆了口氣，接著說：「下班了，我也只是這國家微小的一份子，既微小又無助，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不得不承認，我是個自私的人，不像教授您這麼偉大的學者和那些心懷抱負的學生，願意為了更美好的未來而犧牲。」翁局長低著頭強顏歡笑，但是白堂從他臉上可以看得出翁局長滿滿的自卑與無奈。

「有時候，自私並沒有錯，你只是在守護身邊最重要的人。有問題的，是這個社會已經失衡的利益結構，我要做的不是創造出一個無私和完全公平的社會，政治的智慧就是在於讓利益能夠滿足絕大部分的民眾。」說完，白堂從口袋摸出一張 Micro SD 記憶卡，遞給翁局長，接著說：「在這人心惶惶的社會，還有一群人不畏恐懼，正奮力地與龐大的利益結構在對抗，我相信事情很快就會有進展。」

「謝了。」翁局長接過記憶卡，他心裡很清楚白堂和白色光芒之間彼此肯定有非常緊密的關聯，也知道非常多秘密。

「沒什麼，和你一樣，我也只是盡心盡力地在為這國家服務，只是做法不同。」

「所以這記憶卡的內容有今晚慘案的破案關鍵？」

「現在的情況，破一個慘案對目前的局勢沒有太大幫助，我希望提供給你一些資訊，在不違背你個人利益原則的前提之下，為這國家真正做點像樣的

事。」

「講得我好像真的很無能一樣。」翁局長苦笑，接記憶卡收進口袋。

「翁局長，若有一天，總統命令你去做一件違反公平正義原則的事情，你還會去做嗎？」白堂嚴肅地看著翁局長。

聽到這問題，翁局長滿臉歉意，他不敢直視白堂充滿審判意味的雙眼，只好靠著護欄顧自看著遠方說：「對不起，教授，我只是個凡夫俗子，很多事情不是我願意去做，而是被逼得不得不去做，現在的我必須效忠總統，才能繼續卑微地活著。」

「這樣啊。」說完，白堂轉過頭去望著對街，表情沒透露出任何期待落空的感覺。

「教授，若沒其他事情，我想先回去照顧我老婆了。」

「快去吧，若連身邊最重要的人都無法好好照顧，又有什麼力氣去關心這個社會呢？」

翁局長與白堂道別之後便離開了頂樓，留下白堂一個人繼續在頂樓吹著夜風。他望著被封鎖條圍起的大片區域，感慨著今夜又有多少生命為這社會更美好的未來而犧牲。頂樓的風很強，一陣陣蕭蕭的風聲猶如那些逝去生命的亡魂悲鳴迴盪在空曠的大街。

過了不久，他又笑了出來。

「所以翁局長，在我順利當選了總統之後，你也一定會效忠於我，為這國家盡心盡力服務，讓這國家更幸福，對吧？」

＊

搜尋海馬迴……

找到回憶碎片……

載入回憶……

西元 2013 年 5 月 20 日。

「你現在一定很想我吧！被我親手殺掉的人。」劍軒痛哭，凝視著手中那張與他爸媽合照的照片。

「也許繼續折磨我，你們會比較開心，對吧！」房間裡很安靜，只有哭聲。

這是恨嗎？還是無助？還是孤獨？劍軒不知道，只是哭。

淚水滴在照片上，閃爍著晶瑩剔透的光芒，很美。

這幾個月以來，石劍軒不再去學校，只因害怕大家看見他身上每一處怵目驚心的傷口。

自從父親加入了名為黑色光芒的團體之後，個性開朗隨和的他變得非常陌生，也非常殘暴。整潔的家裡如災害現場，桌椅被摔得殘破不堪，牆壁上滿是鞭痕、血漬和裂痕，地上滿是摔碎的器皿。

劍軒獨自一人跪在客廳中央，臉上的淚痕乾了又濕，眼睛哭到腫了痛了眼淚依然潸然。

父親橫躺在沙發上，臉色蒼白，身軀冰冷。

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幾個月以來，因受長期凌虐和挨餓導致身形暴瘦，已瀕臨死亡邊緣的石劍軒竟然有能力徒手擊斃自己的父親。

一擊必殺。

石劍軒出拳擊向父親左胸，將肋骨擊碎，心臟在受到巨大撞擊和被肋骨碎片刺穿，當場停止跳動。當石劍軒恢復理智後，父親已成為冰冷的屍體。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以為只要有耐心，原來開朗的爸爸就會回到我身邊，也相信你只是太寂寞，所以才暫時失去自我，只是你變得好陌生，好陌生。」他咬著牙痛哭。

接下來呢？未來呢？劍軒根本不敢多想。

他不停用手敲打著頭，他只想忘記一切。

快不快樂，在現在，對他而言，根本不想去想太多。

他很累，麻木瘋狂地衝撞自己即將崩潰的意識。

他只想要解脫，一個不需要感覺的世界。

可以安心的沉浸，無顧慮的發洩心中的一切。

正常的人格，他已不再需要。

現在他需要的，是一個櫃子。

在這裡，所有的痛苦都將被鎖起來，隱密的放在無人知曉的角落。

那痛苦的回憶，他再也不需要。

「受虐兒第 246 案例，受害者石劍軒，遭父親無情折磨，身體受過危險性傷害，鞭打、用刨刀刨皮、用繩索勒住脖子快窒息時放開、被父親拿菜刀割腕、用水果刀刺穿左大腿，曾幾度崩潰，患重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嗯，不錯的案例！體格也不錯，很適合這計畫。」一身黑色西裝，滿頭金髮和金眉，身形略矮，看起來年紀約莫七十左右的老人，一手柱著杖，另一手拿著一疊資料低頭閱讀著。

「有人報案了對吧？請把我抓走，把我槍斃吧？」石劍軒抬頭看著那老人，傻笑著。

這幾個月以來，家裡發出了打鬧聲、叫罵聲、慘叫聲，引起街訪鄰居注意是很正常的事。

「哈哈！是有人報案沒錯，但這案子不能只是以一般的刑事案件處理，警方已將這案子全權交給我們處理，石劍軒，我們暗中注意你很久了。」

「注意我幹嘛？我只是個殺了自己父親的瘋子，把我抓起來槍斃吧！」石劍軒對著他伸出雙手，做出願意被銬上帶走的手勢。

「我不是警方，不會把你上銬帶走，我來自於這國家最高級的機密組織之一，神隱組織，我是這組織的負責人，叫做千里同。石劍軒，你值得更好的生活。」他向前來到石劍軒旁邊，露出不可一世的自傲眼神。

「更好的生活，我這種人難道還有希望嗎？」石劍軒歪著頭，表情茫然。

千里同緩緩蹲下身來，從石劍軒手上抽下了他們一家人臉上充滿笑容的合照後站起，看著照片說：「你不需要希望，你要做的是放棄所有希望。唯有放棄所有希望，完整地擁抱絕望，才能捨棄自己破碎不堪的心在黑暗中重新誕生。」說完，千里同將照片揉捏成一團後丟出窗外。

看著這世界上最後能望見的笑容飛出窗外，石劍軒曾有試著想將照片拿回的念頭，但身心實在是太累了，他只想找個純黑的角落，好好休息。

「捨棄你的心，成為失心人吧！」

「失心人？」

「怎樣，有興趣嗎？」

「我只想找個能讓我忘卻痛苦的永恆之地。」石劍軒輕閉雙眼，想像著家人的笑容離他漸遠的畫面。

「當然可以，你聽過忘憂藍嗎？」千里同笑了，笑得很燦爛。

他只想好好睡一覺。

搜尋海馬迴……

關鍵字：訓練計畫

搜尋目標發現……

載入回憶……

失心人計畫：

步驟一、擊碎人格，將一個人的正常意識流瓦解，大腦中不再具有深度意識的思考，使人回歸到『空』的狀態，以便進行第二步驟。

步驟二、人格再生，在『空』的大腦中，灌輸其新的意識流，以及思考模式，並簡化之，使該受訓練者能以簡單的命令控制行為，達成控制主想完成之任務。

步驟三、人格特化，依其受訓練者將執行之任務，分別灌輸其特定的高階思考模式行為，使訓練者之思考行為能與受訓者執行之任務維持高度的一致性，並將其思考路線維持一定的簡單性以利控制。例：身為殺手，必須能夠對周遭環境有很大的判別力，天氣、人群、建築物構造等都會影響殺手執行殺人之任務，並且思考路線必須趨近於如何將一個人有效率地殺死。

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實驗室。

一陣陣淒厲哀號聲震盪在冰冷的空氣中。

那個實驗品，正如電影中的科學怪人般，無情的被綁在手術台上，接受甦醒前的瘋狂雷擊，痛苦將徹底改變他的一切。

石劍軒。

全身裸露，四肢被固定，大腦上被插了數根莫名的導管，連接到千里同博士的控制儀器。

劍軒身上結疤後又被硬撕扯下來流著紅黃血濃的傷口，被千里同的助手拿酒精噴灑，然後用火烤，烤到傷口再次結疤後再撕扯下來。

一排排電腦螢幕，不斷跑著接受解讀從石劍軒腦中所散發的訊息。

陳列在電腦桌上一份份關於石劍軒的研究資料，都是這次實驗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

千里同專注操縱著電子儀器，操控著在痛苦邊界竭力嘶吼的創傷靈魂。

按下一個特殊按鍵，大腦額頁皮質中的血清濃度瞬間下降，造成創傷壓力被瞬間釋放。

他叫得更悽慘了。

叫聲的頻率瞬間提高，出現了比殺豬所發出的慘叫聲更為淒厲。

所有身邊助手不由自主按住自己的耳朵，深怕自己耳膜被震破。

全身抽動掙扎，他痛苦到想用雙手挖掉自己的心臟然後暴斃，手卻被固定著。

他的心很痛，痛過被殘虐的肉身。

「盡量的叫吧！將所有的痛苦以及壓抑都釋放出來，我要你更痛，痛到你死，然後再死……然後再死……」千里同興奮的叫著，握緊的拳頭忍不住顫抖，眼睛瞪大著望著即將成功的作品。

「我的心好痛，好痛阿！」已經快要失去理智的劍軒，仍然在實驗台上掙扎著。

這跟他當初所想像的人格實驗，差了十萬八千里，但他的意志仍然堅定。他天真的以為，經由這個實驗，千里同會用藥物抽離他心上所有的知覺而減輕他心裡的劇痛。

並沒有。

到後來才發現，讓心失去知覺的唯一方法，便是在無止盡的劇痛之中，逐漸崩潰。

「痛？痛得好阿，哈哈！我要你心碎，心碎的徹底，我要你的心完完全全破裂。」千里同更興奮了，指著快要崩潰的石劍軒瘋狂大笑。

「大家退後。」千里同做手勢要大家停下折磨的工作並後退，意味著這實驗即將進入高潮。

千里同按下一個特殊的按鍵。

大量皮質醇經由導管注入大腦，所有的創傷壓力反應在大腦中起了不可思議化學作用，大腦中的神經衝動，以超越常人的速度在連接。

中央神經系統的連鎖反應，在加速，然後，再加速。

電腦螢幕中的數值加速跳動。

石劍軒全身抽蓄，翻白眼，口吐白沫，嘴巴發出噁心的呀呀聲。

他的意識在崩解，然後，再崩解。

所有的創傷壓力在釋放，在燃燒，在爆炸！

心電圖顯示，心臟跳動每分鐘一百一十次，體溫四十度。

「他快死了吧。」其中一個助手愣著。

「啊！」瞬間，石劍軒的慘叫聲石破天驚。

約莫過了幾秒，他不再掙扎。他睜著雙眼，空洞地望向天花板，呼吸心跳回歸穩定。所有的痛苦化為寂靜，不再有掙扎的呻吟聲。

「可以進行第二步驟了。」千里同向助手們點頭微笑。

＊

「我要殺了他老爸！」盼子忿恨地捶著牆。

「他爸已經死了。」馬歇爾伸出手抓住盼子的手，試圖阻止她繼續捶牆。

「那我要殺了千里同這個變態！」盼子甩開馬歇爾的手，繼續捶牆。

「相信我，在這裡的每個特工都比你還想殺掉他，所以請妳冷靜。」馬歇爾一把抱住盼子將她拖離牆邊。

「別亂碰人家，你這個變態三溫暖！」被抱住的盼子雙手在空中亂揮。

「為什麼會提到三溫暖？」站在一旁的歪歪抓著頭傻笑。

「不知道，可能她常在洗三溫暖的時候遇到變態吧？」阿達聳聳肩，一副事不關己。

「給我冷靜點！」馬歇爾大吼，現場順時鴉雀無聲。

盼子無助抱著頭啜泣。

「我知道這些回憶對妳甚至是對石劍軒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但在這個節骨眼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石劍軒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希望，而妳，是石劍軒最大的希望。所以無論再怎麼想哭想逃跑，也都要收起淚水勇敢地成為石劍軒人生最後的光芒，因為她在這世界上最親密的人只剩妳了，所有他曾嚮往的一切都曾辜負了他那純真的心，所以我誠懇地拜託妳，在他必須再次面對過去不堪

的黑暗回憶時，能夠勇敢堅強地成為他的依靠，讓他重新站起來。」馬歇而沉重地說。

「盼子，還記得昨日他第一次以石劍軒的意識醒來的模樣吧？當我們在機台上解開他時，都做好了隨時會被他攻擊的準備，想不到他只是緊抱著妳哭喊著對不起後昏厥過去，這代表著妳是他心中最柔軟的依靠，也是最後的依靠了。就算……就算不是為了這個病入膏夯的國家，也試著為這可憐天真的靈魂帶來一絲希望吧！」阿達語氣緩和地說，試圖緩頰嚴肅的氣氛。

「我們都相信石劍軒不是個壞人，他會成為 001，會做出那些殘忍的事情，一切都不是他的選擇。」馬歇爾嘆氣。

「我只是很心疼，也很內疚，內疚在他最需要依靠的時候不在他身邊。」盼子用手嗚著臉，淚水從指縫間滴落。

「這幾年他的遭遇也不是妳能選擇的，別太自責了。」阿達輕輕地拍著盼子的背。

「所以，我們一定要制裁千里同和執政黨，這幾年他們對這個國家老百姓的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的塹竹難書。」馬歇爾緊握拳頭。

「馬歇爾，大事不妙了，是鷹派的學運領袖。」歪歪焦急地盯著手機螢幕，隨即將手機遞給馬歇爾。

馬歇爾盯著手機幾秒，臉色一沉，說：「他怎麼這麼莽撞？看來我們真的沒時間了，石劍軒，你要撐下去。」

＊

白色光芒 陳夜
一小時前

四年前，我們共同做出錯誤的決定造成了今日不堪的結局，國會議員和總統候選人用看似充滿希望的謊言欺騙了全國人民，我們將神聖的執政權全給了他們，從此開創了黑暗的時代。這個社會並沒有變得更安居樂業，倒退的薪資、飛漲的物價房價、越來越明顯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多的黑社會勢力崛起、越來越集權的政體，我們開始在痛苦和恐懼之中漸漸沉淪。執政黨用國會的絕大多數席次壓倒性地通過對他們有利的法案，圖利了政黨和財團，我們人民只能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漸漸被吸乾每一滴血。我們人民是該站起來，展現我們的力量。葛倫跟建亨是我們最尊崇的領袖之一，但他們的優柔寡斷也讓我們錯失許多展現人民力量的機會。據信，他們前幾日已落入了神隱組織的手中。讓這國家漸漸沉淪最大的幫凶不是那些貪婪的既得利益者，而是那些躲在家中眼不見為淨的每一位民眾，因為逃避恐懼，因為害怕去對抗，所以本屬於我們的權力漸漸被奪去。神隱組織更散布謠言，要讓總統與國會議員在大選當日支持在野黨的每一位民眾『突然間發生一些意外』，無論你們是否相信這是否是謠

言，那些革命者的殞落皆是因為被執政黨暗中成立的神隱組織殺害，他們試圖用恐懼控制一切。我們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姑息過日子，或只是在網路上用鍵盤抗議，這一次，總統與國會議員選舉的前一日，我們要再度走上街頭，抱著革命的精神，攻佔所有中央執政機關，徹底讓那些執政黨知道，人民的力量已真正覺醒。他們以為恐懼能夠控制一切，但他們不知道，他們已喚醒了人民心中那最純真善良的白色光芒，黑夜降臨時，我們走上街頭，用心中的白色光芒照亮黑夜。

125,899 萬個瀏覽次數
185,684,256 個讚 56,542,182 則留言 1956,258 則分享

＊

總統府裡的一間會客室，一場秘密性的會談正在進行。

四個總統專用保鏢，在會議廳外謹慎把守著，深怕一不留神就會出現什麼意外。會議廳裡，坐著全國頂尖的科學家，千里同，以及擁有全國最高權力的人物，總統。

他與白堂一樣帶著一頭蒼髮，看起來年約七十，面容慈祥不帶任何邪氣，看起來是個忠厚老實的人，只是不斷皺著眉，似乎總有放不下的心事。

「正中下懷，小孩畢竟還是小孩，一群只會讀死書的學生真的相信憑他們自己的信念就能夠改變現狀？笨！」坐在沙發上看著手機，千里同奸笑著。

「這幾年來，多謝你成立的神隱組織，儘管民調一落千丈，但事情總算是上軌道了。」總統恭敬地對千里同做出感謝的手勢。

「哈哈！彼此彼此，你若沒有當上總統，也就不會有千氏企業，我就始終是一位被大家排擠的瘋子科學家。當接下來事情完成後，也就請你提供穩定的金援和用不完的實驗體給我，好讓我享受科學研究的樂趣。」

「當然，若是這次的計畫成功了，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們就得需要您成立的失心人軍隊來穩固政局。」

「嘖嘖！你終於肯相信我的失心人計畫是成功的吧？這幾年你一直對我感到半信半疑。」千里同略帶抱怨地說。

「不是對你感到半信半疑，是我從來不相信如此複雜的人性可以被控制自如而變得跟機器人一般，在執行各種可怕、甚至是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任務時，能夠做得如此冷靜，正確來講應該是做得乾乾淨淨，但……你做到了。」總統雙手一攤，對千里同露出了欽佩的眼神。

「是啊，001 證明了這一切，失心人是不可能背叛組織的，因為他們的思想完完全全來自於我的灌輸，要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重點是不怕痛不怕死不

怕良心的譴責，在混亂失序的社會中，真的需要這樣的武器來穩定一切。」千里同一臉驕傲挑著眉。

「言歸正傳，多虧 001 把鴿派的學運領袖抓起來，才能激怒白色光芒的鷹派領袖，接下來只要等到民怨繼續升溫，選舉日前一天……那天我的計畫就可以實現了，我想到時白色簾幕應該也拿我沒辦法了吧！」總統說完話，鬆了一口氣。

「是的，到了大選前一晚，計畫實現後，你就能夠實現你做偉大政治家的夢想，我就能夠繼續做我偉大科學家的實驗，大家一起開開心心。」說完，千里同舉起桌上的酒杯。

總統舉起酒杯：「唉！這多年來的心願，終於能夠實現了。」

總統緊皺的雙眉，終於放鬆。

＊

一身筆挺黑色西裝，一張別於胸前西裝外套上的識別證，一把制式手槍配於腰際，國安局的標準制服。

挑高的自動門打開，翁局長獨自一人走進千氏大樓一樓大廳。

極為遼闊的大廳空間，由大門到總機櫃檯的距離少說二十幾公尺，這樣的大廳設計在這寸土寸金的首都生活圈裡，顯得奢侈浪費。

櫃檯後方大理石砌成的巨大牆壁，由幾百顆藍寶石鑲嵌在牆壁上而成的「千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字樣，每個字皆大於一個成人大小。

走在亮的反光的花崗岩地板上，翁局長忍不住抱怨：「這個企業，好像真的怕別人不知道他很有錢一樣。」

走到櫃檯前，翁局長習慣性地指著自己的識別證說：「不好意思，國安局辦案，請配合調查。」

雖然翁局長上任到現在看似毫無作為，但仍擁有極大的權力，只要亮出了國安局識別證，便能在國內暢行無阻。

「調查的案由是？」看到是翁局長前來查案，總機小姐臉一沉。

「國家機密。」最好的敷衍理由。

「需要派人接待您嗎？」

「不用，我知道要去哪調查。」

總機小姐趕緊拿起話筒面色凝重對著話筒低聲說著話，看似在趕緊對內通知翁局長前來的訊息，過了快一分鐘，才掛上話筒撐起微笑對著翁局長說：「翁局長請稍後，稍等一會就會把臨時通行證發給您，對了，只有你一人嗎？怎麼沒看到任何隊員隨同呢？」

「沒辦法，最近人力吃緊，很多案子不得不自己出馬，錢難賺啊。」翁局長故作無奈，實際上為了怕隊員裡有內鬼，讓這次行動實際上的目的曝光而讓自己無功而返，或是讓自己陷入更不利的狀態。

在翁局長回到辦公室拿出平板電腦將白堂給的記憶卡插入後，發現裡面共有三份資料夾，一份資料夾裝載的是千氏企業大樓總部一到一百五十層樓的建築物構造圖，從這圖可以發現所有千氏企業內部連國安局都無從了解秘密實驗室，以及神隱組織的總部位置。

第二份資料夾裝載的，是可變造出能打開千氏企業內部除了中央控制室之外所有電磁感應鎖的極高權限感應卡程式與使用說明書。

第三份資料夾裡面只存著一封簡單的文字檔，在翁局長打開閱讀之後，便決定隻身前來千氏企業總部，並尋找適當時機潛入神隱組織總部之中。

「謝謝。」在收下了臨時識別證後，翁局長便轉身離開走向一旁的客人專用電梯，利用感應卡一刷，電梯門打開，他走進電梯，用感應卡在刷了按鈕旁的感應器後，再按下該電梯能到達的最高層樓，第一百三十層。

電梯門打開，翁局長走出電梯門外，映入眼簾的是極為遼闊的落地窗視野，窗外映著首都城市的天際線和遠方郊外翠綠的草原，搭配著藍天使人心曠神怡。

這一層樓是千氏企業員工育樂中心，擁有健身房、游泳池、籃球場等設施，位於電梯門外則是讓大家眺望遠方用的觀景台，挑高六公尺的落地窗能展現出非常好的視野。

「若可以選擇，我還真想跳槽來這間公司上班。」翁局長看著窗外的風景嘆了口氣。

過了沒多久，他發現前方出現五位穿著藍色制服的警衛，表情嚴肅地監視著他，研判應該是剛才收到總機小姐的通知後，千氏企業高層緊急派來盯住翁舉長的行動。

「我只是來傳個話，千氏企業，沒做虧心事的話根本不用這麼緊張。」

翁局長快速往一旁走廊移動，在走廊叉路轉彎進入男廁，他走進了最靠內側牆壁的馬桶間，將門反鎖。

廁所外傳來急促的腳步聲。

沒有太多時間休息，翁局長按照原定擬定好的計畫扳開了馬桶間旁牆面上的通風口外蓋，這通風口大小勉強可以讓一個人爬行通過，他鑽進通風風管內後將外蓋蓋上。

他拿出手機開啟千氏企業大樓結構圖，模擬出計畫路線，他沿著路線指示向前爬行，通過了迂迴的管路，最後從一口逃生用樓梯間上方風管跳下，只有這裡是千氏大樓唯一未裝設監視器的地方，翁局長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行動。

翁局長沿著樓梯間往上爬了二十層之後，拿出皮夾將臨時通行證收納好，並從皮夾裡拿出另外一個事先準備好擁有極高通行權限的另外一張偽造識別證，打開了逃生門，來到了一條長度約百來公尺的長廊，長廊上每隔幾公尺就是一個黑色鐵門，看上估計有四十幾扇門。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神隱組織總部是吧，今天我就要來揭開你們神秘的面紗。」翁局長在空無一人的走廊上走了十幾公尺，最後停在一扇旁邊掛著名牌寫著「拷問室」的鐵門前。

翁局長利用感應卡將鐵門打開，房間裡的景象瞬間衝擊了翁局長的視野，顛覆了他對神隱組織的想像。

建亨與葛倫雙手被綁在天花板上吊著，兩人皆沒有了下半身，傷口處被攪爛的腸子正外露著，在被吊著身體下方的地板攤著一團爛肉混雜著衣服和骨頭，一股難聞的血腥味道飄散在這五坪大的房間。

兩人露出垂死的表情，兩眼無神地盯著天花板。

「這就是白堂所指的學運領袖嗎？他們還活著嗎？」翁局長不禁摀住了自己口鼻。

翁局長告訴自己，再怎麼感到震驚和憤怒，還是必須完成任務。

他深呼吸故作鎮定後，開口說：「建亨，葛倫，是你們嗎？」

建亨和葛倫的頭部動了，他們緩慢地將視線移至翁局長身上，活像個喪屍吞吐地說著：「別……再……折……磨……我……了……」

「我不是神隱組織的人，白堂託我帶幾句話過來。」一見到還有氣息，翁局長焦急地說著。

聽到這句話，葛倫與建亨心中燃起了一絲希望，他們用哀求的眼神說：「救……我……們……出……去……」

「很抱歉，還不是時候，我知道你們在這裡遭受到了極大的痛苦，若我有能力也想將你們救出，並將這組織給滅了，只是現在我還無能為力。但是，白教授說，請你們放心，白色簾幕的特工已經蓄勢待發，總統大選前一天你們

一定會獲救的，所以一定要撐下去，不要崩潰，這個國家還得靠你們來拯救，你們是人民心中最後的白色光芒，千萬不要放棄。」

「救……我……」葛倫和建亨留著絕望的眼淚。

這畫面翁局長也不忍心再看，只好把頭低下，憤恨地說：「若我有能力的話！若我有能力的話！」

「這不是翁局長嗎？這麼巧。」

一個男人聲音從後方傳來，翁局長下意識轉身拔槍，說：「把他們搞成這樣子的就是你吧，004？」

004 雙手插著口袋，神色自若地說：「我只是照著這組織的 SOP 執行，和你做調查的工作一樣，這只是我的飯碗。」

「哼！我很好奇，你們到底是受過甚麼樣的訓練，才能在做這些非人道的事情時還能不受良心的譴責。」翁局長語帶嘲諷地說，將槍上膛。

「隨便你怎麼說，你會成為國安局局長，是因為只有這麼做才不會造成個人利益衝突，我會成為 004，也是一樣的原因。但是你今天一個人闖進來神隱組織總部調查，李總統應該會不高興喔，這樣一來就跟你的個人利益有所衝突了，我想，你老婆和你兒子應該不想看到你無預警的失業吧？做為一隻維護李總統形象的看門狗，是不是應該要好好待在狗屋別到處亂逛呀？」就算被槍指著，004 依然一臉豪不在乎。

「如果我選擇把這兩個大學生救出神隱組織總部會怎樣？」翁局長食指扣緊了鈑機。

「那我敢保證，你一定會馬上成為失蹤人口。」004 微笑。

翁局長憤怒看著 004，過了幾秒才不情願地放下了槍，他盯著 004 繼續說：「我發誓，下次當我再遇見你時，我一定毫不猶豫地對你開槍，我說到做到。」說完，奪門而出。

004 並未派人抓住翁局長，因為他知道，要讓翁局長這角色發揮最大的功用，就是繼續讓他在國安局裡「無能為力」。

004 在拷問室裡沉默盯著建亨與葛倫，過了許久，嘆了口氣。

「翁局長，我也希望你能夠對著我開槍，如此一來我也就能解脫了，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建亨、葛倫，還有白色光芒的許多人，真的真的，對不起。」004 一個人低頭默默地說。

＊

一眼望去，只有黑色的迷霧，伸手不見五指，無論如何摸索，始終見不著出口的方向。

「我睡了多久？怎麼到現在仍感到昏昏沉沉的？」石劍軒敲敲自己的腦袋很讓自己清醒些，眼皮仍沉重的很，似乎一不留神，就會再永無止盡地昏睡過去。

所以他絲毫不敢大意，因為這一睡，就不知道還能不能再醒過來。

但他也害怕一旦清醒，那不堪的人生之路就還得再繼續，也許就這樣睡著也未必是壞事。

母親離開了，父親也死字自己手上，他以為溫柔地面對這世界，這世界就會給予溫柔回報，到最後得到的卻只有無窮無盡的殘酷煉獄。迷霧之中，他很想將自己撕成碎片。也許就這樣離開人世，與世無爭的到另外一個世界與思念的家人重逢也是件不錯的事。

黑色迷霧忽然之間散開，視野清晰，腦袋裡昏沉的睡意也瞬間一掃而空。石劍軒揉揉眼以適應環境改變後的光線強度，他發現映入眼簾的不是如他所想的海闊天空，而是極為駭人的景象。

穿著高中制服的他站在一個地板貼滿白色磁磚，牆壁與天花板皆為白色系約五坪大的小房間裡。這房間無任何家具擺設，除了石劍軒以外另外還有兩個人同時存在這房間。一位面容青澀穿著制服的高中生被綁在椅子上，他的嘴唇被切去使得嘴巴無法合上，兩排牙齒驚悚的裸露著，他扭動著身體不停掙扎著，眼底盡是驚恐。

一位穿著藍色西裝的男子手持剪刀面無表情站在他身旁，看到這景象石劍軒驚訝地說：「那個穿藍色西裝的……不就是我自己嗎？」

「第一步驟，剪手指頭。」說完，他彎腰將剪刀含住那名高中生的左手食指。

「不要，不要，拜託你，我只是個普通學生，和白色光芒一點關係都沒有。」失去了嘴唇，他語調發音含糊不清的哀求。

咖滋。

左手指掉落地面，鮮紅色鮮血如打開的水龍頭從傷口不停湧出，高中生痛苦呻吟。

沒讓他喘息機會，接下來的幾秒內，中指、無名指、小拇指接連被剪斷落地。接下來，手法似乎非常老練的藍色西裝男子手持小型噴燈將流血的傷口迅速燒結焦黑，阻止血液繼續湧出。

「你在幹什麼！」石劍軒憤怒尖叫，衝上前去想制止長得和自己相同的

藍色西裝男子，卻撲了空，以撲壘的方式郎被撲倒在地。

他赫然發現眼前的景象只是虛擬的聲光效果，伸手不可及，他感到納悶無比。

接著，影像又些微變化，場景依然在貼滿白色磁磚的白色的小房間裡，那位長得和他相同的男色西裝男依然面無表情站著，而此時被綁在椅子上的被拷問者換了一個人。她全身赤裸地被綁在椅子上，皮膚白皙，身材凹凸有致，腹部有女人少有的六塊肌，看得出來平常有在健身。她五官清秀卻毫無生氣，眼神冷冷地瞪著藍色西裝男，對於自己裸體一事毫不在意，出奇冷靜的態度令石劍軒感到驚訝。

「所以，002，接下來我會對妳做的事情想必妳非常清楚，妳在肉體與精神上都將承受極大的痛苦折磨，這樣妳依然選擇不透露出任何有訊息？」藍色西裝男說起話來像個會說話的雕像，毫無任何活人應該有的氣息。

「002？好奇怪的名字。」石劍軒緊咬著手指皺眉。

「不就是將我慢慢凌遲致死，這種場面我看過你執行過無數次了，這種痛苦只是短暫的，總比像你這種失心人長期將自身靈魂禁錮在意識深處好得多了，我說得沒錯吧，001？」她露出詭異的笑容。

「001？失心人？」石劍軒歪著頭，指甲幾乎快被自己給啃光。

「這身體的主人意識早就死得差不多了，沒有意識、沒有記憶、沒有情緒，當然也沒有任何痛苦。」說完，001 看了手錶，隨即走向一旁擺滿刑具的桌子上拿了剪刀，繼續說：「時間差不多了，我再問一次，密碼多少？」

002 微笑，被綁在椅子上的雙手原本握緊的拳頭緩緩鬆開了，安穩地放在椅子扶手上，她深吸一口氣，說：「我準備好了，來吧，做你該做的事情。」

「這女人……不，應該說這兩個人都瘋了。」石劍軒不可置信雙手抱著頭說。

接下來在石劍軒發生的一切，讓她完全不敢睜開眼去看。一幕幕殘酷且荒謬的刑求過程，跳脫了電影螢幕，以 4D 的方式呈現在他眼前。

001 下手的過程極為溫柔優雅，面對著被刑求的對象猶如被 001 當作已屠宰過靜靜趴在剁肉鉆板待肢解的豬屍體，他表情看不出任何緊繃亦無折磨別人的狂喜，只是極度冷靜地將 002 十隻手指與腳趾剪下後，用噴燈將傷口燒結焦黑。

接著，他從 002 脖子後方注射一隻黑色藥水的針管，接著說：「這是千博士最新發明，能將痛苦感受放大十倍，讓人在劇痛之中卻能保持清醒的藥

劑，接下來我將進入第二階段的拷問，妳依然選擇不說出炸彈的密碼嗎？」

002 表情從冷靜漸漸轉為扭曲，汗水與眼淚不可抑制地狂流，身體開始顫抖，卻仍擠出一絲自信的微笑，搖頭拒絕。

「停下來，都給我停下來！」石劍軒放聲尖叫，緊閉雙眼，不想再看到任何可怕的景象。

影像卻歷歷在目。

不對，石劍軒發現影像根本不是從眼前映入眼簾，根本是在腦海裡播放著，他瘋狂敲打著自己的頭試圖停止播放，影像卻未曾中斷過，播放的速度更快了。

「媽媽……」小女孩顫抖著，手指被 001 用剪刀輕輕含著。

「小美！」002 嘶聲竭力大喊，被 001 割喉的小女孩躺在地上不再爬起。

影像再快轉，出現了一面擁有無數個分割畫面的電視牆，如出一轍皆是 001 殘忍拷問人的場景，他就像一個拷問用的機器人精準地執行每一個刑求的動作，使命必達毫不拖泥帶水。

「到底是誰在我腦海裡植入這些片段？出去，所有影像都快點滾出我的腦袋。」石劍軒跪在地上不停用力地叩首，卻離奇地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那些不是被植入的影像，是你所經歷的一切，所產生的回憶。」

石劍軒緩緩將頭從地面抬起，發現 001 正站在他面前。

「你是誰？」石劍軒站起，看著長得和自己相同的人。

「看來馬歇爾是對的，忘憂藍，只能將記憶藏得更深，卻從來沒能夠刪除。」

「你到底是誰？為什麼要做那麼慘無人道的事？」石劍軒憤恨地盯著 001。

「我是阻止你再度甦醒的指令，石劍軒，請好好沉睡，別再醒來。」

「什麼指令？什麼好好沉睡？我好不容易才醒過來的，難道現在的我還在做夢嗎？」石劍軒完全搞不懂狀況。

也沒太多時間讓他高清楚狀況，他赫然發現他的左肩正在滲血，且有一陣痛楚漸漸從滲血處蔓延開來。石劍軒將視線緩緩移動至 001 身上，發現他正用一把手槍指著自己，槍口正冒著煙硝。

他按著左肩地後退一大步，猛然倒抽一口涼氣，大喊：「你幹嘛？」

石劍軒心想，若是做夢肯定不會有任何痛楚，但這傷口卻真實地讓他感受到劇痛，所以若不做任何抵抗，肯定會被眼前的 001 殺死。

001 最擅長的，便是隱藏攻擊前的所有跡象，在出奇不意間突襲使對方亂了陣腳，再從各種破綻中瓦解對方的攻勢。

沒讓石劍軒喘息的機會，第二顆子彈擊發。

石劍軒睜大雙眼盯著高速旋轉的子彈，預測彈道方位，側身一閃躲過子彈。

「我躲過子彈了？這不科學啊。」石劍軒感到訝異。

「麻煩。」001 一口射出剩下的 6 發子彈，那 6 發子彈如一張飛撲而來的魚網，毫無閃躲的間隙。

石劍軒本能反應地後仰下腰，讓自己身體面對子彈攻勢的面積最小化，成功地躲過大部分攻擊，只讓一發子彈從大腿邊擦過造成微小的擦傷。當他再度穩定地站好後，發現自己已經擺出了戰鬥姿勢，讓他感到最不可思議的，竟是方才左肩及大腿受傷處竟離奇地漸漸癒合。

「我……好像很會打架？」看著自己握緊的雙拳，石劍軒開始充滿了自信，不再怯弱，他很清楚目前活下去唯一的辦法，便是擊敗眼前這一位冷血殺手。

001 對著石劍軒擺出一樣的攻擊架式，一樣的呼吸節奏，兩人彷彿是鏡子中的彼此，距離只有一公尺。五坪的房間裡，戰鬥一觸即發。

「我不知道這裡是哪裡，我為什麼會在這裡醒過來，我只知道，你似乎不想讓我活下去。」石劍軒謹慎對應，害怕露出任何破綻。

「石劍軒，你必須沉睡，這個身體必須由我掌控。」001 擁有千篇一律的冷靜，等待著對方露出破綻伺機進攻。

「你到底是誰？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石劍軒大喊。

「石劍軒，你必須沉睡，這個身體必須由我掌控。」

「你到底是誰？為什麼長得和我一模一樣？」石劍軒感到有點不耐煩。

「石劍軒，你必須沉睡，這個身體必須由我掌控。」

「幹你娘你是電話答錄機是不是？一直跳針。」石劍軒再也忍受不了，

一個箭步往前，超越子彈速度的的刺拳朝著 001 擊出。

當然，001 閃躲的速度也超越子彈，他頭一低閃過刺拳。

石劍軒因用力過猛導致重心不穩，正好讓 001 有機可乘。001 呈現蹲姿狀態，左手已蓄好力就位，待石劍軒身去重心的身體靠近，他使出全力朝著石劍軒腹部使出上鉤拳，力道之大，砰的一聲將石劍軒打離地面垂直飛起，撞到天花板之後再跌落地面。

石劍軒趴在地上，登時血從嘴巴噴出，他感覺到猶如炸彈在胃部引爆，全身失去力氣。

頭上一陣風壓湧現，那是 001 奪命的拳頭朝他的頭部做致命一擊，石劍軒知道 001 的目的就是將它有效率的殺死，手段能有多兇殘就有多兇殘，為此他必須做出因應，他右手使勁拍地，利用反作用力將自己推回站姿的狀態。

001 拳頭撲了空，撞擊地板，地板磁磚碎裂碎屑噴濺漫天飛舞。

石劍軒忍著痛楚再度擺出戰鬥姿勢，雙手握拳緊緊護住上半身，力求讓破綻減到最小以爭取回復時間。他完全無法想像自己到底存在於什麼空間，為何會遭遇長得和自己一樣的人，自己為何擁有受過戰鬥訓練的身手，又離奇的擁有回復的能力。

若是夢，這夢也痛得太真實了。

但若想知道真相，就必須活下去。

看見石劍軒恢復冷靜，傷口也恢復了，001 不敢輕舉妄動，兩人呈現對峙膠著狀態。

「情緒的波動會影響戰鬥的表現，當情緒越緊繃，智商與戰鬥效率會越低下，唯有每一拳每一腳都是經過精準計算之後使出才能對敵方造成最大傷害，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來失心人從未失手。石劍軒，擁有這身體的主權應該是我，當你甦醒了，卻發現人生只剩下痛苦的回憶，還不如沉沉睡去。」001 繼續說著石劍軒聽不懂的話語。

「又想讓我發飆趁機找破綻了吧？」石劍軒這次學乖了，敵不動我不動，但他腦派靈光一現，似乎想到什麼：「等等？他提到擁有身體的主權，難道現在我們在爭的，就是身體的主權？所以這裡不是真實的空間，而是在我的意識裡之類的虛擬空間裡吧！所以這位被稱作 001 的人應該是植入我大腦裡類似電腦病毒的髒東西來取代我意識之類的吧？」

石劍軒低著頭不停思考，當他抬起頭時，眼角閃過一陣亮光，他凝神一瞧，發現 001 已來到他眼前高舉一把刀夾帶著狂暴殺氣，劈下。

石劍軒縱身閃過，刀身劈過空氣發出嗚咽的金屬鳴叫聲。

「有槍又有刀的，不公平，我也要拿刀。」石劍軒大喊完，發現自己手上多了把和 001 手上拿著相同的刀。

在意識的維度，任何事都有可能。

兩人都選擇正面迎擊，互不相讓，雙刀以極高速頻率不斷撞擊擦出火花，每一刀都求一刀斃命，每一刀卻都勢均力敵。

「放棄吧石劍軒，你醒著只剩下痛苦，而我的存在，會讓你安穩的睡去，直到生命燃盡，你又可以與你心愛的家人重逢，和樂而不為？」001 在高速舞刃的狀態下依然冷靜寫意地試圖說服石劍軒放棄抵抗。

「我的人生在怎麼悽慘，身體還是我的，就算什麼都沒有了，至少我還擁有自由。」石劍軒知道自己就算被刀砍中了也不會真的受傷，但他必須堅強地面對一切，才能擺脫眼前這電腦病毒的掌控，逃出生天。

所以他不再感到害怕，心中有股穩定的力量不斷湧出。

001 的動作開始變得遲緩，原本膠著的戰況開始出現轉變，001 漸漸變成被逼迫防守的姿態吃力地吃下石劍軒越來越狂暴的砍擊。

石劍軒奮力一砍，將 001 手上刀子砍飛。

「從我身體裡滾出去。」石劍軒用刀指著 001，雙眼燃燒著怒火。

「麻煩。」001 站得直直的，面無表情。

「哼，沒戲可唱了吧，死病毒。」石劍軒嘴角微微上揚。

「恐懼，是擊退意識的最大動力，啟動失心人計畫，第一步驟。」說完，001 手上變出第三樣武器。

「失心人計畫？」石劍軒皺眉，這名詞他好像在那裡聽過。

在看到了 001 手上拿的最新武器後，石劍軒想起了一些事情，他也開始恐慌起來了。

身邊的場景瞬間轉換，他們離開了五坪大的拷問室，來到了另一個空間。

另一個石劍軒極度熟悉的地方，他家客廳。

熟悉的沙發、電視，對外的落地窗，這裡是他曾經給他遮風避雨的家，也是讓他心碎的家－親手殺掉親生父親的地方。

石劍軒瞪著 001 手上的武器，緊握刀子的手開始顫抖：「鞭子……為什麼是鞭子？」

突然，面無表情的 001 開始笑了，失控的狂笑著，他的笑聲由石劍軒的音色，漸漸轉變成石劍軒最熟悉的親人音色，隨著音色的改變，外表也轉變成另外一個人。

「爸爸？」石劍軒幾乎快哭出來。

「親手殺了我，一定很過癮對吧？」他裂嘴笑著，右手不停甩著鞭子。

「爸爸……？」石劍軒手一軟，刀子不經意掉落地面。

「告訴我，殺人，是不是很過癮？是不是有獲得情緒的高潮？」他不停甩著鞭子，一步步逼近石劍軒。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石劍軒腿一軟，跪坐在地。

「石劍軒，你是個親手殺害自己親人，做出大逆不道事情的敗類，你這一輩子，都必須在這充滿愧疚的陰影之下活下去，哈哈！」說完，用力一揮，鞭子狠狠劈在石劍軒胸口。

石劍軒很清楚那不是他真正的爸爸，而是 001 的化身，面對這樣的身影他卻毫無反抗的力氣。

正確來說，是毫無力氣對抗自己心中的愧疚。

「好爽好爽，痛打自己的親人真的好爽，石劍軒你在殺我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感覺對吧？」他老爸發了瘋不停抽著鞭子，臉上露出狂喜的表情，邊抽鞭邊大笑。

石劍軒只是蜷縮在地上，不發一語，任憑鞭子一記記落在身上，完全沒有要反抗的意圖。

「殺了我，你就會比較開心了對吧，老爸？」他側躺著將頭埋進膝蓋裡，雙腿和背部早已被鞭子抽得皮綻肉開，鮮血染紅了制服，越是感到劇痛他越感到心安理得，彷彿在劇痛之中他的愧疚就會得到救贖。

「所以，選擇沉睡，是最好的選擇。」他老爸聲調瞬間轉換為 001 的聲調，冷靜而毫無抑揚頓挫地說著，卻從未停止過手上的鞭子。

「我……我想沉睡。」石劍軒默默啜泣。

「說什麼？我聽不見。」又一記鞭子。

「我想沉睡。」石劍軒大喊，像個做錯事的五歲小孩，放聲大哭。

啪！啪！啪！啪！啪！啪！啪！

001 從未停過手上的鞭子，當鞭子再批下石劍軒的皮膚，濺出的不再是鮮血，而是一點一點發著白光的星塵。

石劍軒的身體開始發出白光，四肢末端以及被鞭子劈下的地方開始化成白色星塵，飄散空中化成虛無。

001 停下手上的鞭子，接著說：「回答你剛剛的問題，究竟我是誰，對你而言，我是恐懼的化身，唯有恐懼才能完整地支配意識，在過度的恐懼之中，基於人體的自我保護機制，會將意識和情緒封鎖以維持正常的思考機能，一旦擺脫了情緒便能無所畏懼地成就一切。選擇沉睡，讓意識回到空的狀態是最正確的選擇，接下來，就請你在沉默中度過餘生。」

石劍軒不再感到劇痛，而是忽然湧上全身的巨大睡意，他感到無比疲倦，好想再好好睡上一場覺，一旦睡著就會忘記所有痛苦與恐懼。

「石劍軒，別相信千里同在你腦袋裡植入的鬼話，你必須甦醒，你還有使命未完成。」一陣滄桑卻渾厚有力的聲音像是上帝開著廣播器由向這世間發送，由天空發出巨大無比的音量。

「你是誰……」石劍軒半睜著雙眼，彷彿雙眼一闔起就沒力氣再張開。

「我是白堂，你放心，我會將你從恐懼的深淵裡救出的，相信我。」

「怎麼救……我好害怕……」石劍軒的下半身已逐漸化成星辰飄散風中。

「白教授，你只會為石劍軒帶來更多痛苦，你還是別幫忙吧。」001。

「面對恐懼，你不需要對抗他，越對抗只會讓恐懼越趨強大，面對恐懼最好的方式，就是擁抱它。」白堂。

「擁抱……」石劍軒雙眼闔上，身體全身發出白光開始化成星塵。

「沒辦法了，再給他一劑紅塵夢醒。」

天空發出刺眼紅光，石劍軒的心窩處似乎有電流通過，他感到極大的刺激和痛楚，雙眼再度瞪大，身體的白光消失，所有部位都被完整復原。

「好痛，好痛啊！不要再給我痛苦了，拜託！」石劍軒壓著自己的心窩處表情痛苦地扶牆站起。

「我說過了，白教授只會為你帶來更多痛苦，選擇相信我，選擇沉睡，是最正確的選擇。」

「讓我睡吧！我從來就不是堅強的人，對我而言，或許逃離這一切是最好的選擇。」石劍軒無力地說著，緊閉著的雙眼不斷泛出淚滴，痛苦的表情似乎是在強忍著許多悲痛的情緒。

「你……真的不選擇再次甦醒看看這美麗的世界了嗎？」白教授試探性問著。

「讓我睡，這世界上沒有什麼能讓我眷戀的，曾經我所深愛的一切早已離我而去，我還能奢望什麼？」石劍軒靠坐在牆角，雙眼緊閉，已做好睡去的準備。

「石劍軒，你這個負心漢，在你心中到底還有沒有我？」忽然出現一個女生的尖銳聲音。

「這個聲音是……？」石劍軒再次睜開了雙眼望著窗外的天空，接著說：「盼子。」

「所以你打算把我忘得徹底好讓這個殺人魔繼續佔據著你身體每天為非作歹，然後你就繼續眼不見為淨是吧？負心漢。」她的聲音聽起來充滿了委屈。

「對不起，盼子，若我還活著，就要面對破碎的家庭與人生，還有……」

「還有完整的愛，還有更美好的未來，石劍軒，你醒過來好不好，我真的好想好好抱抱真實的你，我不要抱著空空的軀殼，求求你把 001 趕走，回來我身邊好不好……」盼子啜泣著說。

「我……我還有資格擁有美好的人生嗎？」石劍軒盯著窗外的天空，顯得不知所措。

「若你選擇甦醒，就能夠再重新擁抱美好的人生，我保證。」白堂斬釘截鐵地說。

「我就在這裡等著你，石劍軒，你一定要勇敢的醒過來。」盼子。

石劍軒的心裡又燃起了一絲絲希望，和期待，頓時又覺得全身充滿了力氣，他站起說：「好，我選擇……」

啪！

石劍軒的胸口留下一條長長的白色傷痕，傷口飄著星塵。

「選擇甦醒？那你可得好好記住這一位你親手殺害親人的臉。」001 的外表與聲音轉換為石劍軒的爸爸，表情陰沉詭異地笑著。

恐懼如兩隻從體內突然竄出的黑色雙手，緊緊掐住石劍軒的心臟，一陣冷汗浸濕了背部，石劍軒感覺心跳快要停止，想要甦醒的念頭再度被澆熄。

「但這世界還有值得我甦醒的人，就算恐懼，我也不能辜負他們。」儘管極度害怕，石劍軒首度鼓起勇氣凝視著自己最害怕面對的陰霾。

「就算勇敢又能如何？我會牢牢住在你的回憶之中，在每個深夜裡，讓你作惡夢。被你殺了，我可是好難過呢，石劍軒，我好恨你。」每一句，都是001在經過分析能對石劍軒造成極大的嚇阻才說出。

但，分析終究只是分析，有些事情，是科學分析也無法解釋的現象。

「老爸，老媽，你們都是我最愛的人，但是盼子在等著我，對於這世界，我還有一些事情想完成。」石劍軒的雙眼不再充滿著恐懼，白色的氣焰由石劍軒的心臟為中心不停湧出，很快地就在他全身流竄。

「在意識的維度，所有你感受到的恐懼與痛苦都是假象，要戰勝痛苦與恐懼，不是去對抗它，而是去擁抱它，恐懼和痛苦真正需要的，是被你擁抱，被你認同，因為這些都是你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選擇逃離並不能解除痛苦，石劍軒，你不必選擇當個堅強的人，你只要選擇真實地擁抱這一切，你會發現，他們從來沒有能力傷害你。」白堂的聲音。

「真的嗎？」石劍軒嘴角微微上揚。

化身成石劍軒老爸模樣001拿著鞭子用力甩向石劍軒，在鞭子觸碰石劍軒身體一瞬間，竟被石劍軒身上的氣焰燃燒成白色星塵。

「在越黑暗的地方所誕生出的希望，光芒越耀眼。恐懼，從來只會讓選擇勇敢的人，變得更勇敢。」白堂繼續說。

「說不害怕是騙人的，我怕得要死，害怕甦醒後面對的殘破人生，害怕面對001曾用我的身體做出那些殘忍至極事情的一切事實，但我不能那麼自私的選擇逃避，這世界還有在乎我的人，還有我必須去拯救的人，而我知道這一次當我怕了，也會有一個柔軟的依靠，這種踏實的安全感，是001用分析也無法解釋的事實。」石劍軒緩緩走向001，走向他最深沉的恐懼。

他擁抱了001，擁抱了他最深沉的恐懼。

001分崩離析，碎裂成無數發光的小星晨，飄散風中消失不見。

＊

窗簾、床鋪、棉被，皆是石劍軒最喜愛的淺藍色，天花板吊著發出柔和黃光色的吊燈，使這房間的氣氛更加溫馨紓壓。石劍軒靠坐在床頭，汗水浸濕了汗衫，全身發抖，像個剛被霸凌過的可憐蟲。盼子坐在他旁，她緊抱著盼子顫抖，雙手在盼子的背上按壓出一條條紅色痕跡，可見力道之大。

盼子沒有將痛說出口，只是一直輕拍著石劍軒的背。

「辛苦了，再忍耐一下，等等會有人把抗壓藥物送過來，你吃了之後會比較舒服些。」她在他耳旁輕聲說，就像從前一樣。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石劍軒咬著牙緊閉著眼，臉頰流下的已分辨不出是淚水還是汗水。

「這都不是你的錯，你是因為太痛苦，才會選擇將自己鎖在體內，換作是我經歷了這樣的是可能早自殺了，劍軒，你真的很堅強唷！」她輕撫他滿是汗水的頭髮。

「我做了很長很長的惡夢，夢見我冷血的殺害了許多無辜的人，拷問過許多苦苦哀求我的人，一覺醒來，才發現原來這不是惡夢，它是深深烙在我記憶中，我所犯下一切罪刑。」石劍軒雙眼瞪大看著自己發抖的雙手，真想將自己充滿罪惡感的手折斷。

「別再把過錯往自己身上背，那些事情都不是你做的，都是 001 用你的身體做的，若要說有罪，那就是當初把 001 創造出來的那個人有罪，知道嗎？」盼子抓著劍軒的肩膀堅定地看著他。

「如果我當初沒有答應千里同那個該死的計畫，就不會有 001 的存在，我……」說到一半，石劍軒感到自己激動過了頭，呼吸困難。

盼子有耐心地拍著石劍軒的胸膛幫他緩和情緒，她能做的只是在他最錯弱的時候在他身邊當個溫暖的太陽。

叩叩！

「打擾了。」房間門打開，馬歇爾端著藥丸跟水進來。

「剛剛從阿達那裏得到數據，石劍軒恢復得不錯，記憶已回復了百分之八十。」馬歇爾將藥放在床頭櫃。

「馬歇爾，對不起。」看到馬歇爾第一眼，石劍軒對他勉強露出像樣的微笑。

「差點殺了我？」馬歇爾比著自己的喉部，「你不用為這事情道歉，那是 001 幹的，現在他不是快被你消滅了嗎？我感謝你都來不及了。」

「可是我很難原諒我自己當初……」石劍軒低著頭，緊抓著床單。

「別跟我可是來可是去的，你若真的感到很內疚，就趕快完成治療，我們一起去把萬惡的神隱組織給滅了。」

「現在在我的心中，除了內疚跟痛苦，我已一無所有，我很想逃離我自己，但無論如何那痛苦跟可怕的回憶都還在跟著我，我該怎麼辦？我又怎麼能夠穩定自己的狀態後跟你一起出任務？」石劍軒一臉無助。

盼子在旁不停輕撫他的肩好安撫他的情緒。

「看來事情真的很棘手。」馬歇爾無奈的抓頭。

「很簡單，接受一切。」一個慈祥的面容出現在門口。

「接受一切？在最痛苦的時候接受一切，根本是天方夜譚。」石劍軒一臉錯愕。

「是很簡單，你覺得你做不到，是因為你從來沒做過，這不能怪你，正常人在面對極大的痛苦時都會選擇逃避，好讓自己能夠脫離不穩定的情緒狀態。」他走進房間。

這是石劍軒第一次看到他全身的樣貌，在電視上見過一面的石劍軒原以為他只是普通充滿睿智的老科學家，想不到今天穿著短袖白色的身材竟是充滿肌肉線條。

「我想劍軒需要的應該是具體一點的作法，白教授，你有沒有一個讓劍軒可以接受的好方法來使他脫離痛苦？」她看著劍軒，滿臉心疼。

「痛苦就像在內心深處爆發的岩漿，肆意地在身心亂竄燒燙一切，我們總是本能地將它壓抑在內心深處，再用笑容撐起一切告訴所有人自己沒事、自己很堅強，其實這種堅強非常的脆弱。真正的堅強，是在痛苦降臨的當下，選擇接受一切，讓自己墜落、爆炸、支離破碎，讓痛苦的岩漿沉默地流過身心每一處之後，勇敢的去哭泣，勇敢的讓痛苦穿越你。在那之後，心上的感覺更空了，那種感覺
叫做遼闊。」白教授將左手放在胸口上，他閉上眼深吸一口氣說：「人內心深處
的能量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大許多，它能照亮所有黑暗，驅散所有恐懼、脆弱和痛
苦。」

「這能量為何我感受不到？在我心中只剩下憤恨和內疚。」劍軒哭喊著。

「讓痛苦引導你，就會找尋到內心強大的能量。」白教授不慌不忙地說著。

「讓痛苦引導？我之前就是在痛苦中崩潰而失去自我，怎麼可能再讓痛苦引
導？」石劍軒情緒幾乎快要失控。

「那是千里同沒給你機會做回你自己，你在極大的痛苦之中當下選擇逃避，千里同就能夠順勢將你的意識跟記憶刪除，001 的思維模式也就能夠順理成章地灌入你腦內運行而不受阻礙。但痛苦是找回自我的過程，你現在看起來快要崩潰了對吧？那就勇敢地去崩潰吧！」白堂堅定看著劍軒，眼神裡閃爍著光芒。

「去崩潰？」

「對，去感受每一個讓你痛苦的回憶，用力的去感受！用力的去哭！用力的去崩潰！用力的用力的去擁抱一切只屬於你最真實的回憶，是回憶成就了現在的你，無論如何都逃不了，所以，用力的去擁抱痛苦吧！當痛苦都散去，你會發現從頭到尾都沒離開你的，是心中那最強大的光芒。」白堂露出燦爛的微笑，

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充滿力道。

從今以後的兩個禮拜，石劍軒第一次徹底卸下心裡所有防備，勇敢接受所有喚醒回憶的治療。

他在服完喚醒所有回憶的紅色藥丸－R9ND7，俗名紅塵夢醒，在作好妥善防護充滿柔軟材質的醫療室內，瘋狂地打滾、哭喊、搥胸、搥牆、放聲嘶吼，然後再沉沉睡去。

所有折磨他的回憶如揮刀的千軍萬馬直殺入他柔軟的心窩，他害怕地想去阻擋，卻試著相信白堂的話語。

「擁抱痛苦是嗎？」

蜷縮而顫抖的他試著站直了身，張開雙手，輕閉雙眼讓所有可怕的回憶盡情
地……

「穿透了？」他訝異地睜開雙眼。

那些痛苦的回憶，那些令人崩潰的思緒，原來只是像一道滾燙的河流穿透了石劍軒，雖然心依然疼痛，但每次在痛苦流過身心之後，又感覺輕盈許多。

之後感覺到極大的疲倦。

石劍軒就這樣一次次痛苦地甦醒，擁抱痛苦，奮力哭泣，然後再睡去。

治療空檔之餘盼子總是耐心守候在劍軒身旁，做他如今唯一的依靠。

過了一個多禮拜，石劍軒可以感受到心中有中非常巨大的平靜感受正在升起，如久違的黎明將光亮充滿每一個曾經空虛寂寞的永夜。

那些折磨他的回憶依然在腦海裡清晰，卻只是像個無聲紀錄片般快速地晃過，不留下任何痛苦。

「原來這些痛苦的回憶需要的不是被遺忘，而是需要被接納和包容，他們要的只是一個出口，所以才不斷在我的腦海裡敲打著吶喊著。」石劍軒靜靜地看著鏡中的自己，臉上肌肉依然無太多牽動，卻充滿了平靜柔和的氣息。

他不再需要忘憂藍了。

他看著回憶中的父親終於露出了笑容，將石劍軒擁在懷裡，他輕撫劍軒的額頭跟他說對不起。

「爸，媽，我好想你們！」他勇敢地吶喊，接著放聲大哭。

＊

兩個禮拜後……

夕陽慢慢拉長了電線杆的影子。

總統府前的人民廣場，人潮開始聚集。

天氣依然寒冷，廣場前群眾的心卻慢慢升溫。

現場部屬了大批的警力以維持秩序和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任何衝突。

人民廣場的中央舞台已搭建得差不多，工作人員正在測試所有聲光設備。

一場由白色光芒申請的合法集會，時間到午夜十二點止。

總統府行政特區一帶，穿著白色衣服的人潮開始浮現。

正確來說，是整個首都湧入了史上最多參予集會的群眾，使得城市街道漸漸被雪白溢滿。

交通大打結，街道塞滿了汽車機車與遊覽車、捷運、鐵路系統幾乎全面癱瘓。

中央政府調度了來自全國的警力鎮守重要路口、行政機關，也動用了中央憲兵隊將總統府層層圍住。

幾條重要幹道被警力封住不得通行，但卻不是讓集會民眾通行，這些幹道可通城市聯外道路直達總統府，沒有任何人知道其原由。

首都內的餐廳、便利商店、飯店、銀行等全部提早打烊，似乎是預知到今晚可能會發生無法控制的事件。

所有民眾臉上寫的不是歡欣愉悅，而是充斥著憤恨，大家慷慨激昂不停吶喊著總統下台的口號，讓整座城市陷入沸騰的喧嘩。

此時，白色簾幕總部會議室內，今夜的作戰計畫正在擬定。

「這國家的失心人不只一個。」

「所以你們以前救過其他失心人？」

「以前沒救過太多，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要拯救更多失心人。」

「曾經像我一樣的失心人，到底還有多少？」

「數量大到難以想像，某種層面來說，這國家會變成現在的模樣，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失心人。」

「怎麼可能？據我所知，從以前到現在，神隱組織以失心人計畫培養出的失心人只有我一個，目前總部還有一個實驗體正在培養中，數量怎麼可能大到難以
想像？」

「你會明白的，不過現在先聊正事吧！」

經過方才與白堂的對話，石劍軒震驚不已，他不解的是，為何這世界上會有如白堂所言數量驚人的失心人，而這國家落得如此地步也是這些失心人所致？難道除了千里同之外，還有人也正悄悄地在執行失心人計畫？這些失心人又到底是誰？石劍軒越想越覺得糊塗，過了今夜，他一定得找出真相。

「石劍軒，依照往常 001 的行事節奏進入總部中心，找機會潛入中央控制室，切斷所有保全系統讓其他人可以進入，記得保持一慣的沉默和面無表情。阿達跟歪歪，在保全系統解除後由電腦機房潛入竊取所有千氏企業機密資料，讓神隱的所作所為全部曝光，但記得消掉 001 的紀錄好讓石劍軒日後能重新做人。馬歇爾，在成功潛入之後，千里同就交給你了。」坐在長方型會議桌中央的白堂逐一對坐在兩側的所有人下達命令。

「我的任務就只有這樣？依我的能力，我可以讓整個神隱組織翻起來，況且我跟千里同的帳還沒好好算。」石劍軒一臉自信。

「年輕人，別那麼衝動，我們今天的任務可不只是殲滅神隱，還必須得提防國家發生動亂，凡事得互相配合。」白堂清了清喉嚨，繼續說：「當你解除保全系統後，還得去營救被俘虜的夥伴，建亨、葛倫，以及愛倫。」

「愛倫是誰？不認識的人怎麼救？」劍軒疑惑。

「你一定認識她，她在你們那裡有個稱呼，叫做 002。」

石劍軒身體猛然一震，臉頰一紅，他為難地低下頭。

白堂繼續說：「不用覺得內疚，那些事情都是 001 做的，知道嗎？相信愛倫她不會恨你的。對了，我們還安插了一個內鬼在神隱組織裡，石劍軒，當你需要他出面幫助時，只要對著通訊器說出那位特工的代號即可。」

「代號？」

「千面人啦，在這裡，我們都這樣稱呼他，我們能掌握神隱組織的所有資訊和科技，都是拖他的福。」白堂抬頭看著天花板嘆了一口氣，「他為了我們已犧牲太多，也該是時候還他自由了。」

白堂用眼神掃視在場所有特工，接著說：「還有問題嗎？」

「沒有！」所有人聲音一致宏亮。

「好的，那我走啦。」白堂站起身準備離開。

「白教授，你要去哪？你不在總部這裡坐鎮指揮嗎？」阿達舉手發問。

「有你們這麼傑出和值得信賴的夥伴出任務，根本用不到我，此外，這裡快不能待人了。」接著他轉頭笑著說：「嘿嘿，我想去總統府晃晃。」

＊

總統府周遭的行政特區估計湧入超過百萬人，交通徹底被癱瘓。

人民廣場中，白色成了唯一的顏色，民眾雖情緒憤慨，但仍守規矩安分地坐著靜靜看著中央舞台上的演講，時不時跟著用力呼口號。

站在舞台上的是陳夜，在今夜主持著集會遊行的主角，也是在今夜能夠凝聚人心的關鍵人物。現場所有的媒體全將焦點集中在他身上，每個新聞台正直播著他在台上賣力演講的畫面，所有政論節目都邀請了專家學者及國會議員針對今晚活動的意義作唇槍舌戰。

「今夜，在場的各位朋友，以及電視機前所有的全國同胞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懷著一顆憤怒的心，為什麼呢？這幾年來，政府從我們手中漸漸奪走了本該屬於我們的美好生活，我們要的其實很簡單，安居樂業，但那些執政者不懂。可怕的食安風暴、災害、官商勾結的弊案層出不窮，上升的海平面和失業率、下降的薪資和生活水準，當這世界不斷在進步，我們卻不斷在退化。我們曾試圖反抗，但政府總是在暗中用更骯髒的手段來製造恐怖事件，用恐懼制約著我們。但我相信他們能夠得逞，全是因為我們還不夠團結，但他們不知道，就在今夜，人民的憤怒已徹徹底底的覺醒了，我們曾經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卻毫無效果，也所以我們毫無選擇，就在今夜，我們將用我們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憤怒，大家說好不好啊！」飛麟手拿著麥克風激動地說著。

「好！」夜晚裡，百萬人齊聲發出震懾雲天的怒吼。

在場鎮守的所有警察和憲兵，都各自握緊了手上的盾牌和武器。

千氏總部大樓大廳，石劍軒按照以往慣例面無表情地穿過安檢門，通過了層層機器按保全的檢查，用指紋、瞳孔辨識打開一扇扇加密的門，來到了千氏大樓一百五十層內部，神隱組織的總部，唯一的不同點是，他這次的面無表情與說話語調是裝出來的。

他進入了大樓內部一部直達一百五十層的電梯，抬頭對著電梯門上方監視器看了一眼，在中央控制室的保全人員確認他臉部特徵後，讓電梯啟動。

「這個組織，做壞事真的很怕讓人知道。」他低著頭嘀咕。

叮咚！電梯門答開。

「假期過得如何？」坐在總部入口櫃檯的總機小姐親切地打招呼。

「一如往常。」石劍軒一如往常面無表情地回答。

他用 001 的節奏走進總部辦公室，穿著黑色西裝的職員們依然各忙各的公務，若有眼神與石劍軒交會的便會主動問候長官好，畢竟 001 在神隱的身分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按照計畫，他必須打開辦公廳右側旁一扇用他指紋加密的鐵門，鐵門後面是一條長廊，在長廊盡頭的一扇門連接著中央控制室，一樣是用他的指紋加密。

在神隱組織總部，001 和千里同是唯二擁有最高通行級別的人物，來去自如。

此時，辦公廳傳來千里同秘書的廣播：「001，請至拷問室，重要任務交代。」

「真麻煩，看來得找機會通知馬歇爾任務延後了。」石劍軒低著頭微微苦笑。

走進長廊，前進約莫十五公尺，從門口起算左側第五扇門打開，是一間五坪大的房間，也是當初 002 被他執行拷問的地點。

門打開，首先看到 004 和千里同博士站著。

千里同博士臉上寫著不耐煩三個字，而 004 則是一臉無奈。

六個人被綁在椅子上，其中兩人分別是建亨與葛倫，另外兩男兩女，從年

紀與外貌看起來應該是建亨與葛倫的父母。

「真沒用，有些事情還是得麻煩到 001。」千里同不耐煩地搔搔頭。

「抱歉，我能做的都做了。」004 苦笑。

「這就是你為什麼一直都是 004。」千里同瞪完 004 後，隨即把眼神轉向石劍軒說：「今晚，我一定要知道白色簾幕總部的位置，我要把這資訊當作禮物送給總統，所以這任務就交給你了，001。」

「沒問題。」石劍軒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他知道 001 是不會猶豫的。

「拜託，我們真的不知道，不要對我爸媽下手。」建亨崩潰大哭。

「要就針對我們，跟我爸媽無關！」葛倫憤恨咬牙，滿臉脹紅。

他們的父母嘴巴被塞了白布，他們驚恐地搖頭。

千里同一臉不悅地步出拷問室，將門大力甩上。

「要我在小孩面前玩弄他們父母這種泯滅人性的事情，還是得讓泯滅人性的角色來執行，就交給你囉，001。」004 對 001 擠出奉承的笑容。

「沒問題。」石劍軒依然快速地回答，但表情略顯糾結。

似乎是看到了石劍軒臉上怪異的表情，004 一臉狐疑地問：「真的沒問題？」

「004，你知道我最討厭問題多的人。」石劍軒壓抑內心的慌忙，讓情緒回歸穩定。

石劍軒緩緩走過刑具台上拿了剪刀，腦海裡不斷思索著要如何躲過 004 的懷疑，他必須成功解救這些人質，並且走到中央控制室解除保全系統。

004 似乎沒有要離開的意思，他雙手環胸靠在牆邊看著石劍軒的一舉一動，似乎是對他感到些許懷疑。

「001，要幫忙記得要講，不舒服就說一聲。」

「沒有不舒服。」他拿著剪刀走進到建亨的父親旁蹲了下來，將剪刀口含著他父親的中指說：「第一步驟，剪手指頭。」

石劍軒的額頭不斷冒出汗，拿著剪刀的手不停地在發抖。

「001 你這個沒良心的人，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建亨怒吼。

拿著剪刀的手停頓了許久，石劍軒遲遲不肯下手。

「你今天看起來好像真的很不舒服，是吧？」004 歪著頭，一手不停摩娑著下巴。

建亨的父親焦急搖著頭。

「沒辦法了。」石劍軒深吸一口氣。

剪刀鬆開，一個轉身將剪刀朝 004 的方向射出。

004 身體一歪躲過剪刀的攻擊。

001 迅速地抽出腰間的小槍準備對 004 射擊，卻晚了一步。

「果然我猜得沒錯，你今天的身份應該是雙面間諜吧？兩年多以來，第一次看到你表情那麼豐富。」004 笑著說，將一隻銳利的扁鑽抵在建亨喉部。

「該死！」石劍軒大罵，槍口指著 004。

「放下槍。」004 將刀口微微深入建亨喉部，一兩滴血從刀口滲出。

「別管我了，讓我死了吧！讓我解脫吧！」建亨閉著眼大喊。

「我知道白色簾幕的特工都是最有愛的，所以這位大哥，您還是別掙扎了，放下槍吧！」004 愜意笑著說，形式上他已佔了上風。

石劍軒緊握著手槍，槍口微微顫抖。

004 的刀每過幾秒鐘就更深入些，再過幾秒，就可能刺破頸動脈。

「對了。」石劍軒似乎想到了什麼，他深吸一口氣。

「千面人！」石劍軒對著別在衣領的鈕扣型通訊器大喊。

空氣凝結，所有人的動作彷彿被定格。

沒有動靜。

004 用莫名其妙的表情看著石劍軒。

「千面人，快出來，我需要你的幫助。」石劍軒繼續大喊。

氣氛依然凝結，毫無動靜。

004 皺著眉看著石劍軒。

「沒有回應？真該死！難道那位臥底已經被神隱抓起來了嗎？」石劍軒雖然感到憤怒，卻只能無奈地放下槍。

004 嘆了一口氣，將扁鑽高高舉起。

建亨緊閉著眼憋著氣，做好赴死的準備。

手起刀落。

唰！

石劍軒不忍地閉上眼。

「你……為什麼這麼晚才說？」

「？」石劍軒抬頭，疑惑地望著 004。

建亨睜開眼，用手摸著自己的臉頰好確認自己是不是成了鬼魂，訝異的是他的雙手竟然自由了？

綑綁建亨的繩子被割斷滑落地面。

「你知不知道我一個人在這裡熬了多久了？」004 閉上眼深呼吸。

石劍軒皺著眉。

「久違了，白色簾幕特工，千面人報到。」他露出輕鬆的笑容。

「你是千面人？開玩笑的吧！」石劍軒嘴巴微張。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別相信他，你知不知道他對我跟葛倫做過多少殘忍的事情，他是貨真價實的神隱組織變態人啊！」建亨抱頭崩潰大喊。

「我也不想，但我不這麼做還能夠安全地活到現在嗎？這也是為什麼我遲遲不肯對你跟葛倫的父母下手，身為一個正常人，還是擁有著道德的底線。」千面人蹲下來繼續幫其他人的繩子解開。

「辛苦了。」不知該說什麼的石劍軒客套地回應。

「你才是最辛苦的，人最怕的就是失去一顆純真的心而像喪屍一樣活著，也所以石劍軒，這幾年千里同加諸於我們身上的一切罪孽，要徹底在今夜洗白，我實在是……不想再當壞人了。」千面人露出了石劍軒以往從未在 004 臉上看到過的眼神。

那種眼神叫做……清澈。

「我們要怎麼相信你是白色簾幕的特工？」因為之前被折磨過許多次，葛倫對於千面人還感到一絲懷疑和戒慎。

「你可以不用相信我，只需相信人性的善良與純真。關於咖啡廳的局，其實是我和白教授先設好的好用來抓 001，卻沒想到 001 的身手太過矯健以至於犧牲了你們倆，真是抱歉。」千面人邊說著邊將全部繩子解開。

葛倫與建亨各自和各自的父母擁抱，隱忍太久的情緒終於在此刻爆發，他們哭成了一團。

看著這畫面，石劍軒忍不住感嘆道：「唉！若是讓神隱組織繼續存活下去，還會有多少個悲劇重複上演。」

他又想起了自己家庭悲劇，和這兩年來 001 透過自己身體親手拆散的家庭，以及為無辜的靈魂帶來的恐懼與痛苦，數量實在難以估計。

「別擔心，過了今晚，只要過了今晚，一切都會不同，現在我們沒剩多少時間了，走吧，我帶你們出去。」千面人打開了們，示意一行人跟上。

「千面人你帶他們先走，我還得去破解保全系統。」石劍軒揮手示意。

「我知道，所以這個給你。」說完，千面人丟出一個隨身碟讓石劍軒接住，接著說：「把它插入中央控制台上的 USB 插槽，裡面的病毒可以瞬間癱瘓所有保全系統。」

「謝了，朋友。」石劍軒接過隨身碟，走出拷問室，向右往中央控制室奔去。

「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建亨的母親留下激動的淚水。

「還不能回家，建亨跟葛倫還欠這國家一場盛大的演講會呢！」千面人說完，打拷問室的門準備離開，一行人也匆匆跟上。

千面人出了門口卻停住，高舉著雙手站在走廊。

門口外站著一個人拿著槍指著千面人，步步逼近千面人說：「到最後，我還是受不了良心的譴責，我痛恨再繼續當一條聽話的狗了，004，這一次我一定要將你制裁。」

「別衝動，事情不是你想得那樣。」千面人舉著手緩慢後退。

「你是翁局長吧？不要開槍，他不是你所想的壞人。」躲在千面人身後的建亨探出了頭。

「他是我們這邊的組織派來這裡的臥底，請你相信我，他會做出那些殘忍的事情，也是不得已的，拜託你不要開槍。」葛倫也高舉著手探出頭說。

翁局長手指緊扣著鈑機，表情憤怒。

一滴汗水從千面人臉龐滴了下來，他吞了口水。

砰！

後方，一位準備偷襲的神隱特工頭部中彈倒地。

「白堂有給我這棟大樓的設計圖，我知道要從哪裡才可以逃離這棟大樓。」翁局長放下了冒著煙硝的槍。

大家鬆了口氣。

「逃離路線我也很清楚，因為這棟大樓的設計圖就是我給白堂的。」千面人鬆了口氣，放下了雙手。

「謝謝你選擇相信我，這下能夠站在總統府前的廣場舞台上來場大演講了。」葛倫也鬆了口氣。

「建亨、葛倫，我不能幫上什麼大忙，只能帶些訊息給你們，李總統親自命令我們國安局安插幾位狙擊手在總統府頂樓上，伺機狙殺學運領袖，你們要小心，這事情已經不是身為局長的我所能控制的。」

「放心，白色簾幕一直都在暗中默默守護著我們，我們一定會沒事的。」建亨驕傲地說。

「白色簾幕？」翁局長歪著頭。

＊

石劍軒拿著隨身碟隨後走出拷問室，向右往中央控制室奔去。

門打開，看見兩位保全人員正坐在保全監視系統螢幕前盡忠職守地看守的。

一聽到門打開的聲音，他們本能地回頭，一看見是石劍軒，禮貌性地站起來問候：「長官好。」

石劍軒知道此刻已無掩飾之必要，快速走向控制台，在保全人員還來不及反應就將隨身碟插入台上的 USB 孔。

「長官，你……」保全人員不可置信望著他。

石劍軒示意保全人員說：「沒你們的事，快點離開，這裡馬上就要成為戰場了。」

突然，石劍軒感受到背後有殺氣。

他轉身，發現另一位保全人員正用槍指著他。

「把槍放下，我保證不會傷害你。」石劍軒冷冷地說。

「做不到。」那保全人員緊張地握著槍。

另外一位保全人員見狀，也想將腰際的槍枝抽出。

石劍軒動作電光石火，用手刀將想抽出槍的保全擊昏，接著說：「看到了吧！別再逞強，你領的薪水不值得你這樣做。」

「你……你不懂，一旦拿了千里同的錢，就不能全身而退，大家現在都上了同一條船，誰都無法脫身。」保全人員手指頭緊含著板機。

「千里同等一下就會被抓起來。」

「警察、法官，甚至調查局跟軍隊高層都是千里同的人，抓起來又能怎樣？到最後還是會被放出來，若我現在放你走，之後我一定死定了！」保全人員歇斯底里大喊。

「喔，那我只能說，你選錯邊了。」說完，石劍軒一個馬步向前。

砰！

＊

午夜十一時，總統前的人民廣場，憤怒持續膨脹。

接近總統府大門前的群眾與警方持續發生激烈推擠，多名警方人員與民眾掛彩送醫。

「我們要的很簡單，就是請政府承認神隱組織的存在，並公布神隱組織特務名單，讓人民知道這幾年你們幹了什麼好事，一個清廉的政府應該受到人民充分的監督，而不是讓當權者為所欲為。總統，請出來面對。」陳夜拿著麥克風激動地大喊。

「出來面對！」民眾齊聲吶喊，怒吼聲威足震天。

「我們拒絕恐怖統治。」

「拒絕恐怖統治！」

警方所圍成的人牆後方，鎮暴灑水車已準備就緒。

總統府後方的國會殿堂與行政中心已被民眾攻破強行進入，警方被擋在門外。

以白色光芒組織為中心，他們迅速的在內部建立據點防止警方攻入。在沒有接到明確的命令，警方不敢擅自大意行動，只好暫時駐守在國會殿堂與行政中心外牆，沒人想為這次事件多背一些罪名。

城市連外道路的高架橋，柏油路面開始震動。

多台武器滿載的坦克車與軍用卡車浩浩蕩蕩穿越高架橋駛入首都。

＊

電梯裡，馬歇爾穿著一身整齊的白色實驗衣，胸口別上一份難以識別的偽造識別證。

「怎麼這麼晚，難道出事了？」馬歇爾不耐煩地盯著手錶。

「馬歇爾，阿達跟歪歪，可以了，開始行動。唉！原來神隱組織和千氏企業的員工都壟罩在千里同利用恐懼控制一切的陰霾之中，我們今晚一定要終結千里同的恐怖統治。」通訊器裡傳來石劍軒的聲音。

「真是有夠久的，我等到身體都冷了。」馬歇爾扭扭脖子轉轉手，按下電梯第一百五十層樓的按鈕。

電梯開始上升，顯示樓層的數字光點快速地跳動，一下子就來到了第一百五十層。

叮咚！

門打開，馬歇爾從電梯走出。

他站在一個非常寬敞的房間裡。

天花板掛著巨大的水晶吊燈，牆壁用崗石砌成，吊掛著許多宗教藝術油畫，看起來非常華麗。

其中一處是壁爐，壁爐裡的木材正燃燒著，可以研判主人才剛離開不久。

壁爐旁擺放著一張木製搖椅，搖椅上擺著一本看到一半的書籍。

房間另一側陳列著玻璃櫃，玻璃櫃內陳列裝著人腦、眼珠、腸子等器官的玻璃罐。

「千里同，你的私人 VIP 套房還真奢華。」馬歇爾環顧著四周，緩步走向

電梯正對面一扇大門。

他將門打開，門後方是一條長約十幾公尺的長廊。

穿過長廊，他來到長廊盡頭的一扇鐵門前。

門打開，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室。

一群穿著白色實驗衣的人忙碌地穿梭著。

實驗室中央擺著一台記憶清除機和許多先進的電子設備。

一旁的實驗桌上擺放著許多種顏色的試劑，有的人負責將試劑做調合，有些人在旁做紀錄。

「看來這裡就是 001 誕生的地方。」馬歇爾悠閒地手插著口袋走著。

「新來的，別晃來晃去的，快點認真工作，你想被前面那瘋老頭殺了嗎？」其中一位員工撞見了無所事事的馬歇爾，忍不住對他抱怨。

「想不到在神隱組織上班壓力這麼大。」他順著那位員工眼神示意的方向望去，他看見在中央大螢幕前一位金髮的老人正背對著他。

「Bingo！」馬歇爾露出見獵心喜的眼神，從腰際掏出裝載麻醉藥劑的槍口對準他，發射。

麻醉針在空中旋轉飛舞，直朝著千里同的背後噴去。

五公尺。

三公尺。

一公尺，麻醉針就要射入他的背。

一隻手突然從視野左方出現，用大拇指和食指毫不費力地夾住了麻醉針。

「好久不見，馬歇爾。」說完，千里同轉身，一臉令馬歇爾不舒服的笑容。

輕鬆捏住射向千里同麻醉針的，是一位身材極為壯碩，皮膚黝黑的人。

他穿著神隱特工的黑色西裝，一頭金髮，身高和馬歇爾差不多，只是比肌肉的尺寸，那位特工似乎略勝一籌。

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手上的麻醉針，接著將它捏碎。

周遭工作的職員識相地丟下手上工作迅速離開現場。

「那針筒是用強化玻璃做的，好可怕的力道。」馬歇爾暗付道。

「容我介紹神隱組織最新開發成功的失心人，新的 001，速度、力量都比上一代 001 優秀許多。」千里同露出驕傲的眼神。

「看來你早知道我們會來了。」馬歇爾苦笑。

千里同說道：「今天是最關鍵的一天，早料到你們會有動作，如我所料，組織裡真有內鬼。」

「是啊，多虧你，我們從你身上學到了一堆先進的科技，沒錯，今天是最關鍵的一天，因為今天是人民勝利的一天，也是把你抓起來，讓所做所為公諸於世的一天。」

「把我抓起來？搞錯了吧？我記得你連上一代的 001 也打不過。」千里同嘴角上揚不屑地說。

「要試看看嗎？」馬歇爾將實驗衣一脫，露出黑色緊身衣與一身精實的肌肉線條。

「當然要試看看，001，殺。」千里同用手指向馬歇爾，接著緩緩退開。

馬歇爾向前一步，擺出最熟悉的泰拳架式。

001 往前一步，從背後的劍鞘抽出一把顏色白皙的利刃：「殺人要有效率，還是得靠武器。」

「斬雪？越來越有意思了。」馬歇爾嘴角上揚，從背後的劍鞘抽出一模一樣的刀。

「你怎麼會有一樣的刀？」千里同眼睛瞪大。

「石劍軒送我的，他現在應該在中央控制室裡面，神隱組織，你們自求多福吧！」

馬歇爾裂嘴大笑，一個箭步踩出。

同時，001 左腿一蹬，向前飛出。

兩人雙雙撩刀，在空中相會時奮力劈下，雪白的刀光耀眼奪目，在空中爆出璀璨火星。

「原來石劍軒變成你們的人了。」千里同詫異。

千里同幾乎難以用肉眼跟上兩人揮刀的速度，只看兩人高速移動的殘影與刀光劍影不停閃耀，他嚇得後退一步：「馬歇爾的速度與技巧竟然可以與 001 批敵？」

「嘿嘿，多虧了上一代的 001。」馬歇爾微笑，雙手握刃凌空斬下。

吭！

但力量終究輸了一截。

001 單手持劍擋下馬歇爾奮力一擊，下盤穩入泰山。

「沒差，那個半成品不要也罷，001，你好好忙，我有事先走了。」千里同轉身離開，背對著他們說：「殺了他，As soon as possible。」接著抽身離去。

001 揮刀速度變得更快了，每一刀幾乎都快要破除馬歇爾的防禦架式。

「看來這特訓，還是有極限。」馬歇爾苦笑，揮汗如雨。

＊

兩個禮拜前……

「沒錯，我們是有收到訊息指向千里同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批失心人軍隊，一旦計畫成功，總統就能夠藉由恐怖統治來穩固政權，只是沒想到他計劃的進展比想像中快那麼多。」

「據我所知，新的 001 已試驗成功，他的速度不比我慢，且力量可能連你都比不上，若是遇到他我們兩個人可能聯手都打不過。」

「打得過。」

「？」

「從現在開始還有兩個禮拜，將失心人的拳法、攻擊邏輯全都教給我，失心人總是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殺人，換句話說，只要摸清 SOP 就可輕易破解。」

「怎麼教你？」

「很簡單，我們的醫療機器能把半死的人救回，所以不用怕你會殺了我。從現在開始，我們對打，你就照以往的攻擊方式將我打個半死。」

「……然後？」

「然後我會漸漸熟悉你的攻擊方式和你的速度，當我復原之後，我們就繼

續對打，我就能夠繼續變強。」

「打到什麼時候？」

「打到……我能夠把你打到半死為止，如何？」

「我是沒意見，但還有一點很重要。」說完，石劍軒拿著一把刀鞘，將刀抽出說：「這把刀叫做斬雪，是神隱高級特工的武器，這刀非常輕，所以能夠輕易地揮舞，失心人經過訓練之後，使用這把刀的揮刀速度能快過子彈，用正面可將子彈砍半，用刀背能將子彈擊回，所以失心人出任務時很少拿槍，用回擊的流彈就能輕鬆擊倒敵人，我想到時與 001 碰頭時這刀在你手上我們比較有勝算。」說完，石劍軒將刀遞給馬歇爾。

「斬雪？」馬歇爾靜靜看著那把刀。

「不用懷疑，這把刀現在是你的了。」石劍軒截鐵斬釘地說。

「石劍軒……」馬歇爾靜靜看著石劍軒，遲遲未伸出手拿取那把刀，似乎是在猶豫。

「真的不用感謝我，這把刀比較適合你。」石劍軒將刀往前遞。

馬歇爾接過了刀，試揮了幾下，讚嘆說：「真的很輕，難怪能輕易地將子彈回擊，原來神隱組織也出產絕地武士。」

＊

門打開。

穿著橘色囚犯衣的愛倫一如往常在房間內低著頭不說話，似乎在靜靜等待著什麼。

她的眼神充滿平靜，沒有任何痛苦與掙扎。

此時表情糾結的反倒是石劍軒。

「那個……」石劍軒手拿著給愛倫穿的特務衣服和一把斬雪，額頭微低，不敢直視愛倫。

愛倫抬頭，冷嘲熱諷說：「001，又想到來折磨我了？」

「不是，我是石劍軒，我是來接你出去的。」石劍軒低著頭，完全沒有勇氣看著愛倫。

「是你啊。」愛倫瞬間卸下充滿防衛的表情。

石劍軒默默走到愛倫旁，將衣服放在她身旁，接著轉身，「我從武器室領來你最熟悉的斬雪，我在門外等妳，白教授有交代，動作務必要快。」

「石劍軒。」愛倫喊著她的名字。

石劍軒停下腳步。

「發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一切，都跟你無關，別自責了。」愛倫溫柔地說。

「對不起，我知道該這樣思考，但總是很難說服自己的內疚感，尤其是殺了妳女兒這件事，我……」石劍軒背對著她低著頭。

「別說對不起，石劍軒，你轉過來看著我。」

石劍軒抓抓頭，一臉無奈地轉身。

「你看我的眼神，有任何怨恨嗎？」

石劍軒勉為其難的，將眼神從地上慢慢與愛倫對上。

石劍軒發現，愛倫的眼神清澈無比，彷彿可望穿清晰的蒼芎，那清澈的感覺漸漸地將石劍軒的愧疚感清洗乾淨。

「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

「平靜，但這不合理，妳曾經歷了身心上莫大的痛苦，如此痛苦地活著，早該如千里同的意思瘋掉，但為何？」石劍軒不敢置信。

「跟你復甦的過程一樣的道理，白教授總是對大家說，痛苦需要的，只是一個出口，只是我們慣於逃避而將它鎖在內心深處，但卻不知道痛苦存在的意義，就是讓心變得更開闊。」愛倫深吸一口氣，接著說：「所以我選擇接受和原諒，如此一來才能看清事情的本質，我沒瘋，現在的我比誰都更清醒。」

劍軒盯著她幾秒後，莞爾說：「也是，這兩個禮拜以來，我漸漸了解到，痛苦的存在並非使我們失去自我，反而是一種了解自我的過程。」

劍軒轉身走出門外背對著愛倫，看著幾位方才被他擊倒在地的神隱組織特工說：「換上衣服，帶上武器，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吧，朋友。」

愛倫拿起了斬雪，眼神充滿自信。

「在神隱組織裡，我可是 002 呢！」

＊

午夜十一點半，民眾與警方發生強烈的推擠和衝突，場面開始混亂。

這幾年人民所受的委屈，在今夜化成了無止盡膨脹的憤怒。

警方出動了灑水車驅離民眾，但只是激怒更多民眾參與抗爭，眼看警方人力漸漸變得無法與群眾對抗。

在此時，人民廣場不知何時出現了好幾台坦克、軍用卡車，天空中也盤旋著好幾台戰鬥直升機。

「你們曾說過要給我們帶來希望，要給人們富足的生活，為什麼這幾年來我們卻越過越貧窮？看啊，當你們編織出的謊言終於被我們戳破，卻仍妄想著繼續擁有著更多的權力，所以你們選擇使用恐懼控制人心。但是就在今夜，我們將證明你們所謂的恐懼控制，只會讓我們更憤怒，就在這最黑最黑的今夜，我們要讓人民心中的白色光芒，和著壓抑太久的憤怒一起爆發，我要你們看看，到底誰才是這國家真正的主人翁！」陳夜每演講一段話，民眾情緒就變得更高漲，現場狀況就變得更混亂。

總統府辦公室裡，總統看著新聞報導不禁喜上眉梢。

「對不起了，在場的民眾，要成就偉業之前總得要有人犧牲，唉！」他習慣性地嘆氣，鬆了一口氣地嘆氣。

此時，門外傳來一陣騷動，伴隨著打鬥聲與哀號聲。

總統機警地望向門外，拉出辦公桌旁的抽屜拿出手槍。

騷動平息，門打開。

「老同學，不是我在說，你們的戒備真的非常森嚴，你知道我花了多大一番功夫才把你們總統府的憲兵跟保鑣全部制伏嗎？」白堂站在門口，拿著一條毛巾拭汗，門外可看見幾名鎮守門口的總統貼身侍衛已倒地不起。

總統見狀，默默地將槍收回抽屜。

「不用拿槍啦，以你的技術根本射不到我。」白堂將毛巾披在肩上從容地走進辦公室。

「朋友，你現在來這裡做什麼？外面的狀況你也知道了，現在的事態已經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成定局的事情我不用再決定什麼，我只是順道過來看看老同學，和自己未來的辦公室。」他說邊說邊走到酒櫃旁，隨手從櫃子裡拿了瓶陳年高粱，打開後豪邁地暢飲，「在這國家，還是這種酒最好喝。」

「你怎麼還那麼有信心自己還能如期選上總統？你知不知道所有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只要人民一暴動，我就能順理成章地宣布戒嚴嗎？」

「我知道啊，你已跟財團、國會議員、監察院以及軍方都做好了利益交換，只要人民一暴動，所有人都會配合你讓戒嚴合理化，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單位你卻沒做好利益交換。」邊猛灌著高粱酒，愜意地躺坐在總統專用沙發上。

「不可能，能做好利益交換的我全做了。」總統一臉茫然。

「人民，這個你自始至終忽略的單位。」說完，白堂打了一個嗝。

「朋友，我想你不是很懂政治，政治就是在權力與利益間取得平衡的遊戲，有的時候總有人必須犧牲。」總統很不以為然。

「朋友，我想你不是很懂人民，你現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民給的，他們才是最該被尊重的單位，我想過了今夜你就會明白的。」白堂面不改色乾掉半瓶高粱。

「不，應該是過了今夜你就會明白，明白政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可以明白這幾年我的苦心。」總統一臉不屑地指著白堂。

「跟你說這些都沒用，我繼續看新聞吧！再過一下下，就可以知道誰對誰錯。」白堂不悅地揮手表示不認同。

「唉！這句話應該是由我來說才對。」總統笑著嘆了一口氣。

白堂不理會總統，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顧自灌著酒，盯著電視螢幕略顯惆悵地說：「朋友，我今天來這裡看看你，是害怕以後再也沒機會再見到你了。」

「唉！我也想跟你這樣說。」總統再嘆一口氣。

＊

石劍軒在前，愛倫殿後，兩人以背對背的方式相互照應前進著。

前後都有敵人，神隱特工持強大的火力前後包夾。

子彈如橫著下的雨，密集地將兩人掩蓋，若是正常人早已千瘡百孔。

但他們曾是神隱受過最專業訓練的特工，論實力分別是第一名與第二名。

愛倫單手握斬雪寫意揮舞，一邊後退，猶如跳著彩帶舞優雅的輕鬆回擊子彈。

往前推進的石劍軒，雙手持強大磁力的圓盤，利用瞬間磁力將子彈回彈。

這是阿達新發明的反制性武器，只有受過訓練的特工才能運用自如。

被回擊流彈打中手腳特工一個個哀號倒地，不敢繼續開槍，只能一臉惶恐持槍對峙。

「我們不想傷害你們，快退下。」石劍軒大喊，繼續向前推進，意要逼退所有人。

「與其任務失敗在千里同手中慘死，我更寧願痛快的死在你手裡。」一位特工崩潰大喊，手持散彈槍對著石劍軒發射。

「辛苦了。」石劍軒嘆氣，將手上的磁盤功率開至最大，身子一低，將散彈槍噴出無法計數的的小彈球全部彈回。

子彈不長眼，如小蜜蜂亂竄，嵌入石劍軒前方所有人身體中，被擊中的部位被子彈打得血肉模糊，碎肉橫飛。

站在正中央方才開槍的人胸膛更是被子彈群轟出一個大洞。

這一轟，就為石劍軒與愛倫殺出一條血路。

「千里同晚一點就會被白色簾幕制伏，所以別再幹傻事了。」愛倫用刀指著滿臉驚恐的他們，小心地到退走。

而他們只能站在原地拿著能帶來些許安全感實際上卻毫無功用的手槍，裝腔作勢繼續看著愛倫和石劍軒逐漸離去。

「拜託你們了，我還不想死。」其中一位神隱特工放下了槍，雙腿一軟跪倒在地。

「馬歇爾，你要撐住。」石劍軒說。

＊

「A9 區域，安全。」他對著別在領口上的通訊器說。

一扇鐵門外，兩位身著黑色西裝的特工謹慎地環視周遭有無可疑人物進出。

一顆綠色彈珠緩緩滾到其中一位特工腳邊，他下意識彎腰檢視。

突然間綠色彈珠爆炸，冒出濃濃綠色煙霧。

兩位特工不慎吸入煙霧，頓時全身麻痺，癱軟在門口，訝異地看著前方出現的兩人。

「別亂動是神隱組織驕傲的發明之一，但我們做了些改良，難道你們的研

發部門都沒想過將這藥劑做成煙霧彈之後效果有多驚人嗎？」歪歪一臉驕傲笑看著倒下的保全。

「別亂動，至少一個小時別亂動。」阿達滿臉驕傲地說，輕輕將跌坐在門口滿臉憤怒瞪著他的神隱特工往旁邊推倒。

「第一次出任務，我好緊張唷，這就是神隱組織裡存放所有機密資料的地方吧！」歪歪緊張地搓弄著雙手。

「沒什麼好緊張的，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只要想辦法破解神隱中央電腦的防火牆，接著將所有機密資料擷取到我手上這個隨身碟就可打道回府。」阿達說，將失去保全系統防護的門推開。

「我倒是想知道是怎樣的高科技離線防護系統能夠將資料保護得那麼完善，連臥底多年的千面人也完全無法破解。」歪歪一臉興奮。

兩人皆一手戴著反擊子彈的圓形磁盤，另一手持槍小心地走進陰暗的房間。

阿達將電燈開關打開使得室內明亮，兩人忽然一陣驚呼。

「難怪這些高科技離線防護系統無法被破解，因為這些資料根本不能破解。」阿達驚嘆地環顧室內環境。

室內未看到任何儲存資料的伺服器或電腦主機，只見一排排堆滿文件的架子以最有效率的排列方式塞滿了整間室內。

「若保全系統未破解，沒進來這房間，根本不知道所有機密資料是用紙本的方式儲存。」阿達說著，與歪歪緊貼著緩步前進。

過不久，他們發現前方有一個方形桌子，桌子上面疊著一疊以紅色卷宗夾為封面的文件。

他們走近桌子仔細看，疊在最上方的紅色卷宗夾封面寫著「失心人計畫」，拿起後，下方還疊著其他與千里同正在執行的相關研究計畫，翻到資料最底部，則是出現白堂最想要的機密文件，「神隱組織發展計畫」。

「就是這些該死的研究計畫，我們國家的人民會活在恐懼之中就是這些東西，今天，我們要把千里同所有罪刑 PO 在白色光芒的臉書專頁上。」歪歪憤慨地說，巴不得現在就把所有文件掃描上傳。

「千里同執行這些高科技研究未必是壞事，只是透過錯誤的方法來發展和錯誤的使用，若將這些科技公諸於世後，希望能在大眾的監督之下為大家帶來更好的生活。」阿達感慨地說著。

「就這些資料了，這些資料夠讓千里同被判幾百個死刑了。」歪歪將桌面

上的所有最高機密文件塞到自己的後背包上。

「也是，我們在這房間也安裝上一顆炸彈吧！」說完，阿達從後背包拿出一顆威力驚人的黑色炸彈，黏在一根柱子上。

炸彈安裝完後，兩人緩步離開現場。

「關於石劍軒過去的不堪回憶，就讓石劍軒自己勇敢去承受吧！」走出擺滿文件的檔案室，歪歪回頭看了一眼，還看見兩位保全一臉哀怨地倒在門口。

「是啊，你值得更好的人生，勇敢的去活吧！」阿達也不禁回頭看了一眼。

就在兩人回頭的同時，卻未注意到前方的危機。

阿達忽然感覺左肩一陣劇痛，回頭驚覺左手臂被一顆子彈貫穿。

「啊啊啊，歪歪小心，前面有人開槍。」他痛得跌坐在地，下意識想將帶著磁盤的左手舉起防禦接下來可能的攻勢，卻發覺左手早已失去知覺，變得無法控制。

長廊前方一隊人馬攜著強大火力出現。

「好痛，原來被子彈打到，真的好痛。」阿達右手撐地，勉強爬起。

「我扶你走，我扶你走。」歪歪焦急伸出手攙扶著阿達，另一隻手對著前方胡亂開槍。

「往檔案室裡面走，我們從裡面的通風系統撤退。」阿達說完，兩人一起邊開槍邊退後，進到檔案室內後，歪歪趕緊把門摔上，用書櫃將門堵住。

神隱特工如洪水猛撲的子彈攻勢穿透了門與書櫃，歪歪與阿達嚇得跌坐在地上，被攻破只是遲早的事情。

「從設計圖看來，這個通風管道可以直通地下室，我們可以從這裡直接回到總部。」歪歪拉了一張椅子，站在椅子上將天花板上通風口的濾網移除。

砰！

門被一陣爆炸彈開，那力量也將阿達與歪歪震倒。

隨即而來的是子彈雨的問候。

阿達與歪歪將手上磁盤功率開至最大，吃力地回彈子彈。

幾位神隱特工被流彈擊中倒地，但後方仍不停有新的支援。

沒受過訓練的兩人，無法攔截所有子彈，幾顆子彈擦過阿達與歪歪身體，其中一顆更直接沒入阿達大腿裡。

阿達痛苦地跌坐在地，用右手撐著左手繼續抵抗攻勢。

「阿達，我扶你起來。」歪歪用力拉住阿達的後衣領。

「我走不了了，你先走。」阿達大喊。

「不要！」歪歪喊得更大聲。

阿達用頭用力後頂，一把甩掉了歪歪的手說：「你知道嗎，為什麼白教授要我們一起出任務？」

歪歪哭著搖頭。

「因為，總有一個人必須留下來擋著，好讓另一個人先走。」

「講什麼東西啦，我聽不懂，我們要一起回去啦！」歪歪急得跳腳。

「別不成熟了，讓神隱租織的惡行曝光，這任務不只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是關係這國家的未來，所以你要成熟點，勇敢地帶著這些文件衝出去，知道嗎？」阿達認真看著歪歪。

歪歪又氣又不捨，只能咬著牙點頭。

「能為這國家帶來幸福，其實我，一點都不難過的啦！」阿達開心大笑，繼續將大部分子彈回擊。

「阿達……」歪歪心裡盡是不捨，轉身將椅子扶好，在槍林彈雨中踩上的椅子，幾顆子彈穿過了腰際擦傷了皮肉，然而此時歪歪的意志堅定無比，他誓言要將千里同的一切惡行公諸於世。

歪歪咬牙成功爬上了風管，用盡所有力氣奮力向前爬行。

「阿達，出去之後，我會將關於白色簾幕和你的傳說發揚光大。」一把眼淚和鼻涕，歪歪快速地向前匍匐。

體力與電力雙雙耗盡，手上的磁盤被子彈彈開，阿達哀號一聲平躺在地。

幾位特工走近，用槍口正對著阿達額頭。

「雖然……這樣死去很光榮，但說不害怕是騙人的，我……真的很怕痛。」阿達邊發抖邊說。

「放心，我會讓你死得很痛快。」說完，槍口抵住阿達額頭。

「哈哈，不……不是這樣說的。」阿達奸笑著將頭別過去。

所有人皺眉。

「是我們……會一起死得很痛快。」說完，阿達用右手拉開自己的外套，露出了數顆綁在身上快速閃著紅光的炸彈。

「馬的！」所有神隱特工震驚，轉身奔跑，但為時已晚。

「今晚，我白色簾幕的阿達，將會成為傳說，哈哈哈哈！」阿達仰天長笑。

轟！

＊

雙刃交鋒，馬歇爾與 001 從未停止相互砍擊。

「這傢伙體力怎麼用不完？」馬歇爾略顯疲態揮舞著，吃力地化解 001 狂猛公勢。雙方事態，馬歇爾由勢均力敵漸漸轉攻為守，失去反擊能力。

忽然一不留神，001 雙手握刃用力一砍，馬歇爾來不及反應，只得單手持刀對應。力量相差懸殊，馬歇爾抵擋不住那巨力一砍，整把刀被砍飛。

還來不及反應，第二波攻勢襲來，馬歇爾用力往後一蹬，卻難以完全避開，那一刀微微劃過左肩，割出五公分長傷口。

馬歇爾順勢往後滾了幾圈站起，企圖遠離 001 的近攻，卻沒想到 001 在此時已掏出一把手槍正對著他。

「殺人也太有效率了吧。」馬歇爾冒著冷汗。

砰！

「身體動不了。」馬歇爾看著子彈朝自己額頭射過來，卻再沒有迴避的能力。

吭！子彈被另一把斬雪劈成兩半。

「剛剛好，沒遲到。」愛倫穿著白色簾幕的特工制服手持斬雪出現在馬歇爾眼前。

「妳這女人……是化妝化太久了嗎？那麼久才來。」馬歇爾狂喘著氣，他終於有空檔可以喘氣。

「來，我幫你。」石劍軒攙扶起馬歇爾，拿著一罐瓶裝藥劑往傷口處一噴，傷口迅速癒合。

「還有力氣開玩笑？看來我應該晚點出現的。」愛倫笑著說，用刀指著001擺出防禦架式。

石劍軒撿起一旁地上剛被打飛的斬雪丟給馬歇爾。

「麻煩。」001將手上的子彈全數擊發。

愛倫熟稔地用斬雪回敬子彈。

子彈往回飛向001，他微微側身用最少的移動和不可思議的角度閃過子彈。

馬歇爾接過斬雪後爬起，轉了轉手臂確認傷口無大礙，接著說：「石劍軒，這裡交給我跟愛倫，你去追千里同。」

「你們可以嗎？」石劍軒有點猶豫。

「我的實力已經在你之上了，更何況還有愛倫這個002，快走吧！」馬歇爾舉起刀。

「恩，萬事小心。」石劍軒點頭後，向另一頭跑去。

「雖然這樣好像不太光榮，但我真的蠻享受人多欺負人少的感覺。」馬歇爾說完，帶著享受的表情掄起斬雪和愛倫一起衝向001。

雙人合體，雙刀極速揮舞化成肉眼難以看清的紊亂光束凌厲向001斬去。只見001異常冷靜地倫起斬雪，雙眼緊盯雙人揮刀的軌跡，抓準了最佳時機猛力一揮。

馬歇爾和愛倫手上的斬雪被突如其來的巨大力道震飛，向後方噴去盯在牆上。

「好可怕的力道。」愛倫緊按著被震麻的手，機警地往後退幾大步。

「不公平，001你一定有吃藥，抓去驗尿啦！」馬歇爾也不甘心地後退。

「用石劍軒這種瑕疵貨當實驗品，注定失敗，我是千里同修正後的失心人2.0版，搭配更強健的體格，才能夠將戰力發揮到極致。」001檢視著自己粗壯的手臂。

「再怎麼強，失心人一定有致命的缺陷。」馬歇爾拔起插在牆上的斬雪，嘴角揚起一絲詭異的微笑。

「不懂。」手持斬雪，001 步步逼近。

「兩個人要擊倒他，還是有難度。」愛倫也拔起斬雪，苦笑著。

「我們不打倒他。」說完，馬歇爾將一管紅色藥劑放在愛倫手裡，「等等找空檔，將藥劑注入 001 身體裡。」

「你想幹什麼？」愛倫一臉疑惑，的同時，馬歇爾已經持劍衝出。

在高速移動下馬歇爾將斬雪擲出，自己緊跟在飛舞旋轉的斬雪後頭。

「簡單。」手持斬雪單手寫意一揮，輕鬆檔開馬歇爾的飛劍攻勢。

「是這樣嗎？」馬歇而露出詭異的笑容，接著說：「林政道。」

「這名字……？」001 身體一震，冷靜的注意力瞬間潰散，他發現身體政不由自主地顫抖，無法控制。

在 001 分心的瞬間，馬歇爾移動至他身後，雙手架住了 001，大喊：「愛倫，就是現在。」

愛倫早已拿著麻醉槍將藥劑上膛，對著 001 發射。

在藥劑針管高速移動至 001 眼前，他瞪大了雙眼說：「紅塵夢醒？」

001 想掙扎，卻被馬歇爾用力地困住。

藥管插入大腿，藥劑注入了身體，001 感受到腦海裡有股難以被約束的力量正在爆炸。

「啊啊啊啊！」他猛力掙脫了馬歇爾，用力將斬雪往後一插，刀鋒沒入了馬歇爾的右腹，穿透了他的肝臟與腎臟，從背後刺穿出，血液不斷啪噠啪噠滴下。

愛倫見狀，立馬持刀衝上去，高舉斬雪瞄準失控的 001 脖子。

「別殺了他，用刀背。」馬歇爾按著傷口大喊。

愛倫用刀背在 001 脖子後方點了一下，001 失去意識倒地。

「還可以嗎？」愛倫敦下來檢視馬歇爾的傷口。

馬歇爾忍痛將沒入身體的斬雪抽出，頓時鮮血四濺，他趕緊拿出剛才石劍

軒給的備用藥劑往右腹及後背傷口處一噴，傷口迅速癒合，他表情痛苦卻仍豪邁地笑著說：「嘿嘿！一個小時之內還死不了。」

「你剛剛說的林政道這名字是？」愛倫看著躺在一旁的 001。

「和石劍軒一樣，林政道是他成為失心人之前的身分。人不是機器人，人的心永遠是柔軟的，只是在遭遇極大痛苦時為了保護自我才將所有一切鎖了起來，我們要對他做的只是喚回原本的自我罷了，他沒有錯，錯的是千里同這王八蛋。」

「也是，還好有你提醒，剛剛差點失手殺了他，我們快點去把千里同這王八蛋繩之以法吧！」愛倫走到一旁將被彈飛的斬雪拿起，走回馬歇爾旁交給他。

「原本那把我不要了。」馬歇爾看著自己手上這把被自己血液染紅的斬雪刀鋒說：「我都習慣拿被我打敗過的對手武器。」

＊

一路向下，無止盡地向下。

樓梯彷彿沒有盡頭，一行人如遇到鬼打牆於樓梯間無止盡地盤旋向下。

「到了嗎？」建亨的母親喘著氣，雙腿一軟跌坐在地。

「媽，撐下去，我們快到了。」建亨將母親攙扶起。

「快點，後面的人追上來了。」墊後的千面人又對著上方開了幾槍作掩護。

一聽到槍聲大作，大家本能反應死命往下跑。

樓梯上方追殺的神隱組織特工邊往下跑邊將子彈拼命往下送，就是要讓一行人死透。

子彈如雨點般落下，一行人邊閃子彈邊大叫。

建亨的父親和葛倫手腳幾處被子彈擦傷，痛得跌坐在地。

「想活就爬起來繼續跑，別停下！」千面人大喊，扣板機的手指沒停過，子彈擊發完後，迅速更換彈夾繼續朝著上方開槍。

但，神隱組織落下的火力更猛烈。

一顆子彈沒入千面人右胸，千面人哀號一聲跪地，左手緊按胸口，右手仍不放棄開著槍，他大喊：「快走！到底層後和白色簾幕的特工會合。」

「那你怎麼辦？」翁局長焦急喊著，手上已無子彈可擊發。

「別管我，現在國家需要你們，快走！」

子彈落下，射穿了樓梯，揚起灰塵，水泥碎片亂噴。

大家瘋狂逃命，在彈雨中奔逃，只求一線生機。

「連那麼可怕的折磨都撐過了，我不想在這裡死去。」建亨大吼。

「逃出去，國家需要我們！」葛倫大吼。

「看來我真的誤會你了，004，不，應該說是千面人，你不像我這種窩囊廢為了利益而不得不妥協，你為了理想而願意遭受良心的譴責，說到底，你才是真正的英雄。」翁局長在心裡默念，墊後護送著一行人繼續往下逃難。

「都去死吧！」最後一發子彈擊完，千面人將一顆手榴彈用力向上丟，隨即往旁邊一躲。

手榴彈爆炸，幾個神隱特工被炸得血肉模糊，煙幕掩蓋了樓梯間，爭取了一些時間讓一行人逃走。

但後方仍有倖存的神隱特工，他們繼續前進。

他們站在失去了行動力的千面人前方。

「你們輸了，再過不久……白色簾幕就會攻上來。」千面人吃力說著邊吐著血，臉上盡是釋懷的笑容。

盯著千面人，神隱特工震怒：「該死！」

砰！

子彈毫不留情穿過千面人心臟，從後方竄出。

千面人身體一軟，向後倒下。

「回總部去，白色簾幕特工快攻上來了。」那神隱特工碎念著，和其他兩位特工轉身離去。

建亨和葛倫以及他們的父母已成功到達建築物底層與白色簾幕特工成功會合。

「這樣的結局……最好了。」

倒在地上，血漸漸染紅了台階，千面人還掛著笑容。

儘管他殺了上百位無辜的民眾，備受良心譴責，為避免被拆穿他的真實身分，在執行完任務後，他仍得為自己注射俗稱乾眼症的藥物好讓自己一滴淚都流不出來，再擠出虛偽的微笑參加神隱組織的慶功宴。

對他而言，真實的煉獄，就在於帶著愧疚卻仍得虛偽笑著活下去。

「我果然……還是沒有帶著愧疚活下去的勇氣……做了那麼多……違背良心的事。」

他仰望著靜靜凝視方才混戰後，由樓梯間上方不斷飄落的灰塵，就像白雪一樣美麗。

身體漸漸失溫，呼吸微弱。

「能夠這樣子離開……是最幸福的……」最後一口氣嚥下，他不再呼吸。

＊

千里同在他的私人房間內，愜意地坐在電腦桌前，將所有研究資料下載到隨身碟上。

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搖椅上。

正確來說，是被釘在搖椅上。

他的手掌與腳掌被巨大的鋼釘貫穿，釘死在搖椅上，血液不斷從傷口滲出流滿了扶手。

他頭上戴著類似頭窟的鐵環，在那頭窟接近額頭正中央的位置有個直徑約五公分大的紅色球體不斷閃爍著紅光。

「我早該死了，殺了我……」那男子痛苦呻吟著。

「你還有利用價值，怎麼可以輕輕鬆鬆就讓你走？」

此時，大門被踹開。

「千里同，停下手邊動作，雙手放頭上。」石劍軒持槍大喊。

「石劍軒，好久不見，想不到竟然有人可重新甦醒，以後有機會真的想再把你抓到實驗室裡好好研究一番。」不理會石劍軒，千里同顧自將資料繼續備份到隨身碟里。

「我會開槍把你手跟腳廢了，我敢保證，會 很 痛。」石劍軒將槍上膛。

「你確定？要不要看一下誰坐在搖椅上？」看著資料開始備份，進度 20%，千里同站了起來。

方才未注意到搖椅上有人的石劍軒，將眼神掃向搖椅，忽然臉色大變：「這是……
不可能！」

「我想你應該知道，只要沒腦死，醫療機器都救得回來。」千里同撐起拐杖，慢慢走到搖椅旁。

「對不起，當時我只是迷失了自己。」搖椅上的男子一臉愧疚。

「爸爸，為什麼你會在這裡？」石劍軒後退幾步，不願相信父親還活著的事實，更對於父親會出現在這裡感到困惑。

「嘻嘻！很簡單，因為籌建黑色光芒教會也是失心人計畫的一部份。」千里同露出一臉奸笑。

「黑色光芒，原來也是你搞的鬼？」石劍軒憤恨將槍口對準千里同額頭，真有那麼一瞬間，他打算直接開槍斃了他。

「別亂來唷！」千里同從口袋拿出一個引爆器，「你該知道你老爸頭上戴著是什麼，只要我按下按鈕、強制拆除炸彈、或者偵測到我心臟停止跳動，你爸頭上的炸彈都會爆炸，所以你最好確保我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離開這裡，好用政府給的資金在國外另起爐灶，要不然，嘿嘿嘿！」

「兒子，真的對不起，我真的只是需要一個宣洩的出口，我不知道事情會變成這樣，我只是太寂寞太想念你媽了，真的真的對不起。」他歇斯底里吶喊著。

「我利用黑色光芒招募需要認同感的人，藉機將他們教化成虐待狂，他們藉由虐待親人獲得情緒的出口，我就能夠從精神狀態接近崩潰的被虐者的名單中挑選失心人的素材。真的很可惜，石劍軒，你曾是很好的素材，你也可以繼續過著平靜的生活，為何要選擇加入白色簾幕那種三教九流的組織來跟一整個國家為敵呢？真搞不懂。」

「你創的這個組織才是三教九流，與國家為敵的也是你們，你真的以為取得執政權就能夠代表整個國家？告訴你，只有全體人民才有資格代表整個國家。」手持斬雪，愛倫出現在石劍軒後方。

「唉呀，人多欺負人少果然贏得很不是滋味，若有機會，下次我真的很想單槍匹馬打贏 001。」馬歇爾手持斬雪走進來，斬雪刀身流著大片鮮紅血漬。

「一群瘋子。」說完，千里同拿起手術刀，走到搖椅旁，用手術刀熟練地將石劍軒父親的左手中指切下。

「啊啊啊啊啊！」他父親大叫，身子拼命扭動。

「千里同，你這王八蛋！」石劍軒氣得想開槍，但他知道無濟於事。

「痛嗎？受得了嗎？」千里同奸笑著。

「這傢伙才是瘋子吧？」馬歇爾冷冷地說。

「反正你不是殺過你爸嗎？對你而言再死一次應該無所謂吧？應該不會心痛吧？哈哈哈！」

「我早該死了，讓去見我的妻子，我真的累了，真的好累。」石劍軒父親哭喊著。

「若不把槍放下，我就繼續切第二根手指囉！」千里同將手術刀放在他父親左手大拇指上。

面對完成任務的壓力，與擔心父親的安危，石劍軒心裡充滿了煎熬。

「石劍軒，說給你參考一下，一般情況下我們能多救一條人命就多救一條，但關鍵時刻，為了正義，我們不得不做出一些選擇。」馬歇爾將手搭在石劍軒肩上試圖緩和他的情緒。

「我還是沒辦法，他是我爸，對不起！」石劍軒滿臉淚痕，痛苦地把槍放下，
無力地低下頭。

「沒關係了石劍軒，你很勇敢，我們大家都會諒解你的。」愛倫輕聲地說。

「你們會輸就是因為太有人性了，人有的時候應該要理性一點。」千里同笑著將刀收回，走回電腦邊。

「這裡最不理性的就是你這個瘋子科學家。」馬歇爾忍不住抱怨。

「沒關係了兒子，你不用再有懸念與糾結，這一次我幫你做選擇，這也是我欠你的。」他父親低著頭說。

石劍軒抬起頭訝異地說：「爸爸，你要幹什麼？」

千里同感到不對勁，驚訝地望向石劍軒父親。

他父親看著石劍軒，眼神充滿慈愛與關懷，那是父親對兒子應有的眼神。

「兒子，原諒我今生犯的錯，若我有機會，我一定會補償你，但現在我們

都為了更偉大的目標，所以必須犧牲自我，所以現在的我心裡是坦蕩蕩的，沒有糾結。」

「爸，你不要亂來，拜託。」石劍軒跪了下來。

「看到現在的你依然選擇救我，我知道你不再恨我了，我真的很開心。」他哭著也笑著。

「爸，你是我最親密的家人，我不可能會恨你呀！拜託你不要做傻事。」

「爸爸從來沒真的討厭過你，沒恨過你，所以，爸爸希望你勇敢的活下去，去創造更美好的人生。」他爸瞪大雙眼，中氣十足豪邁地說：「能夠為了兒子而犧牲，是做父親，最最最最驕傲的事了，哈哈哈哈！」

說完，他父親不管雙手的痛楚，硬是用力地從搖椅把手將手掙脫，他用滿是鮮血的雙手將頭上的炸彈解開。

「爸！」石劍軒跪著伸出手大喊。

轟！

炸彈爆炸，伴隨著鮮血與腦漿四溢。

「千里同！」石劍軒瞪大雙眼，眼裡充滿了殺意。

「完蛋了。」千里同嘴巴微張，驚覺大事不妙。

夾帶著巨大恨意，石劍軒握緊雙拳，朝著千里同方向跑去，馬歇爾與愛倫一時之間來不及阻止。

他來到了千里同眼前，高舉拳頭，充滿血絲的眼睛裡倒映出千里同慌張迴避的模樣。

「啊啊啊啊！」千里同驚慌失措地大叫。

左拳集結這兩年來所受到的痛苦，奮力地一次奉還，狂暴擊出。

碰！

千里同緊閉著雙眼。

石劍軒整拳沒入千里同後方木櫃，木櫃被擊碎，木屑四散。

千里同微微張開眼，發現自己沒被打中，不自覺鬆了一口氣。

「希望在刑場上的最後一餐，你可以吃得安心。」石劍軒狠狠瞪著千里

同，收起了拳頭，轉身離開。

「謝天謝地。」愛倫也鬆了一口氣。

「把他銬起來吧！」馬歇爾說完，後方出現一隊穿著白色制服的人馬。

他們圍了上去將千里同上銬。

「哈哈，你的意思是我會被判死刑嗎？檢方、法官，甚至是監察院都是我的人，你們別傻了，你以為他們會對我怎樣嗎？他們都是跟我在同一艘船上，所以我一定會全身而退，不殺我，是你們白色簾幕最大的錯誤。」千里同一邊被上銬一臉自傲地說著。

「你一定會被判刑，因為那些人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將你定罪的公正舞台。」馬歇爾義正嚴詞表情嚴肅。

「白癡，我會活得好好的，總有一天你們會再見到我的，哈哈哈！」千里同狂笑，被白色簾幕的組員帶出。

「應該會在電視新聞上再見到他吧！」愛倫打趣道。

石劍軒走到了父親的遺體旁跪著，不停啜泣。

「謝謝你爸爸，謝謝你選擇原諒我不恨我，你是最偉大的爸爸。」

愛倫走近輕撫石劍軒的肩：「我們會把你爸好好安葬的，謝謝你唷石劍軒，在重要一刻選擇放下怨恨，你真的很堅強。」

「是啊，不能讓他就這麼死了，千里同還欠全國人民許多交代，所以有資格賜死千里同的是全國人民，濫用私刑可不是我們的組織風格。」馬歇爾說。

「希望這些悲劇不要再發生了，這個世界如果能充滿著純真和善良，那該有多好。」石劍軒將淚拭乾，堅定地站起。

「這也是我們希望的，白色簾幕存在的意義不是打敗神隱，而是要喚醒大家的良知。喔對了！」馬歇爾從口袋摸出一個附有紅色按鈕的遙控器，丟給石劍軒繼續說：「雖然我也很想做這件事，但我想做這件事最有資格的是你，按下這按鈕，千氏企業大樓就會被炸彈引爆，神隱組織也會瓦解，我想跟神隱有關的恩恩怨怨，就由你來畫上句點吧！」

石劍軒看著手中的遙控器，似乎在遲疑些甚麼。

「長官不用擔心，我們已經攻陷了這裡，之後所有神隱的人會全部被帶走，你不用擔心爆炸會傷到人。」一旁的白色簾幕組員恭敬地說。

「這一切終於要結束了嗎？」看著手上的引爆器，石劍軒眼神充滿了無限

感慨。

＊

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砰！砰！砰！砰！

部隊一陣對空鳴槍，所有人嚇得抱頭蹲在地上。

「這是最後一次警告，請民眾自律。」部隊前方一位軍官手持廣播器喊著。

由一排步兵在總統府建立起一道防線，以防止總統府被攻佔。

對空鳴槍後，他們將槍口對準群眾。

總統府上方一個狙擊手，將準心對準了台上的陳夜。

「等候我的指示開槍。」通訊器內傳來國安局組員的聲音。

「唉！難道真的要我當歷史罪人嗎？」狙擊手嘆口氣後繼續將呼吸放緩。

「請大家張大雙眼看看這是當初承諾會為我們帶來幸福的政府，當一切無計可施，就選擇拿起了槍正對著這國家的主人，請看清這政府的真面目，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打算理會我們的訴求，當我們真的憤怒，恐懼的政府只能選擇拿起槍繼續自私地霸佔我們賦予他們的權利，所以我們更不能低頭也不能夠再漠視他們繼續吞噬掉我們原有的幸福生活，我們要反抗，我們要革命！拒絕獨裁，總統下台！」陳夜不怕任何威脅振聲大喊。

「拒絕獨裁，總統下台！」民眾再度抬起頭，齊聲大喊。

遊行隊伍最前線離防線只剩十公尺，最前線的民眾在熱血氣氛的催化下不顧安危繼續昂步向前。

最前線的士兵們扣緊了本機，箭在弦上，只等上級一聲令下就會有人倒下。

遊行隊伍最前線離防線只剩八公尺。

「準備。」指揮官將手舉起，只要一揮下就開火。

遊行隊伍最前線離防線只剩五公尺、四公尺、三公尺……

「遊行隊伍停止前進，請民眾保持理智，不要落入政府的圈套。」遊行隊

伍後方傳來了葛倫的聲音。

隊伍停止向前，大家不自覺地回頭望向中央舞台，葛倫與建亨不知何時出現在台上。

建亨繼續接著說：「最近政府利用各種事件激怒社會大眾，尤其是利用神隱組織將學運領袖抓起來作為憤怒炸彈的引線，在鷹派學運領袖的慫恿下攻佔各種政府機關，這一切都在他們的算計之中。當民眾構成符合國家動亂的條件，政府就有正當理由發布戒嚴，回歸獨裁政體，如此依來他們便能夠長期掌握政權，所以請民眾不要衝動，這一切都是政府的陰謀。」

「在白色簾幕特工及時的營救下，我們幸運地逃出了神隱組織，在那之前，我們日以繼夜地遭受神隱組織可怕地拷問，我們經歷過這種恐怖，我們不希望大家退回到曾經戒嚴時期那人心惶惶的生活，民主是大家持續追求一種更進步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種希望，唯有內心充滿希望我們才有力氣迎向未知的明天。」葛倫激動地說著。

「就在三分鐘前，白色簾幕特工已把神隱組織與政府暗地裡偷幹的骯髒事蹟全部上傳到網路，民眾可以上網去確認，請務必保持理性，不要跟政府作對。」建亨拿出了手機指示大家趕緊上網查詢。

民眾紛紛拿出了手機，這景象由夜晚的高空俯瞰，總統府前人民廣場瞬間猶如銀河般閃亮。

「我們是民主社會，所以人民應該擁有民主社會應有的樣子，當政府聲稱那些剝削人民利益的手段都是合法的話，我們就用合法的手段推翻他們。今天晚上，我們不革命，時間已是午夜，請民眾遵照集會遊行法規定和平地散場，今晚我們回去好好睡覺，明天醒來我們去投下我們神聖的一票，用選票讓所有政客全部失業。未來，若有政客再度出現，我們就即結起來，用我們的公民權利罷免掉所有不合格的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從今晚人民廣場集結的人數，我們已經清楚知道所有人內心的白色光芒已被喚醒，人民的雙眼已雪亮，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漠視發生在身邊任何看似身不關己的大事，身為民主社會的一份子，我們藉由不斷關心、不斷監督來讓這國家變得更健全更幸福，大家說好不好？」葛倫拿著麥克風大喊。

「好！」那是貫徹夜空，足以撼動整片土地的全國人民歡呼聲。

總統府頂樓上。

「准予射擊，目標，學運領袖。」通訊器傳來攻擊指令。

狙擊手吞了口水後用力扣下板機。

他用力扣下板機。

他用力扣下板機……

「板機為何扣不了？」狙擊手發覺手指頭無法用力。

不對，是全身都無法用力。

「別亂動，好好欣賞這國家最美的風景。」不知何時出現在狙擊手身後的馬歇爾將注射完的針筒從狙擊手屁股抽出。

「你……你們是誰？」狙擊手緊張地說。

「爬上來總統府頂樓看風景的圍觀民眾。」石劍軒難得幽默。

「你們知不知道我若不開槍，上級會把我處死？」

「相信我，你若真的開槍了，你的良心會讓你接下來的生活過得生不如死。」石劍軒雙手環胸靜靜看著遠方，彷彿看破一切。

建亨繼續拿著克風大喊：「不必期盼黎明的到來，今夜就讓我們用心中的白色光芒點亮寒冷的夜空，照亮每個陰暗的人心，讓民主的力量，像煙火般在黑暗中旬爛地綻放，大家說好不好啊！」

「好！」

轟！轟！轟！轟！轟！轟！轟！轟！
轟！轟！轟！轟！轟！轟！轟！轟！
轟！轟！轟！轟！轟！轟！轟！轟！
轟！轟！轟！轟！轟！轟！轟！轟！

總統府旁的千氏大樓忽然間爆炸，如煙火般在夜空中綻放出耀眼的白色光芒。

「幹！這什麼狀況？」葛倫和建亨訝異地看著爆炸的千氏大樓。

總統府頂樓上。

「我真的覺得之後白色簾幕特工不幹了，你還可以去當候選人造勢晚會的DJ，我從沒看過別人像你拿捏氣氛拿捏得那麼好，在大家情緒最高潮的時候讓大樓爆炸，哈哈哈！」馬歇爾不斷拍著石劍軒的背大笑。

「沒興趣。」石劍軒手拿著引爆器冷冷地說。

「警察和軍隊裡，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願與人民針鋒相對，所以我們也不該為難他們，他們也是非常的偉大，天氣非常寒冷，他們依然得離家，帶著受傷的風險來這裡維護秩序，請大家給這些辛苦的警察和軍隊同仁們鼓掌。」葛倫穩定方才受驚的情緒後繼續說道。

葛倫說完，大家一起鼓掌，軍隊和警察的同仁們露出了難為情卻釋懷的笑容。

民眾們也笑了，笑得非常開懷，那是在這國家消失太久的笑容。

看著抗議民眾臉上充滿熱情和喜悅表情，石劍軒似乎明白了什麼。

「原來白教授說的失心人指的是……」話還沒說完，石劍軒笑了出來。

「對了對了，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馬歇爾看著他的臉釋懷的說。

「什麼東西？」

「純真的笑容，在我的眼裡，比鑽石還耀眼，石劍軒，你真應該常笑的。」馬歇爾捶了石劍軒的肩。

「喔對了，既然神隱組織已經消滅了，千里同也被抓了，我就不妨告訴你白色簾幕總部的位置。」

「在哪裡？」石劍軒轉頭，笑容還有一些餘溫。

馬歇爾用手指著爆炸的千氏大樓下方說:「就隱藏在千氏大樓的地下室。」

「幹！」石劍軒臉色大變，抱著頭跳了起來。

「所以這一爆，剛好可以把我們總部都掩埋。」

「幹！你不要跟我開玩笑，拜託！」石劍軒到抽一口涼氣，驚恐地指著馬歇爾。

「是沒在跟你開玩笑，我剛剛還搭電梯從白色簾幕總部直達神隱組織總部，真的好棒棒，你剛剛同時滅了神隱跟白色簾幕的總部。」馬歇爾冷靜地說。

「幹幹幹幹！你去死啦！你知不知道這樣會害我內咎一輩子，王八蛋！」額頭盜汗，臉色脹紅，石劍軒手抱著頭焦急地跑來跑去。

「石劍軒，你真的越來越人模人樣了。」

＊

看著新聞畫面，總統又嘆了一口氣。

「那時第一次選上國會議員時，我抱著滿腔熱血想為民服務，卻發現了一

個可笑的事實，那就是民眾大家都只想到自己，自私的他們為了維護他們的自身利益，所以才來拜託我為他們服務，他們會把票投給我，只因我國會議員的身分能夠為他們帶來他們想要的自身利益。從政這幾十年，我看到了太多的黑暗面，我是如此灰心和挫折，政治原來不是政治家施展抱負的舞台，而是在各種利益衝突中不斷尋求妥協，我想，民主政治或許是個失敗的制度吧！至少在這自私的國家是這樣，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這國家的生存法則，我想做更大的事，我要重整這國家的秩序，在此之前必須有所犧牲，所以我才網羅了千里同成立了神隱組織，這一切，都是讓這國家有更好的將來，這有什麼錯？」看著新聞報導，總統知道自己已輸了這盤棋，顯得極為惆悵。

「出發點沒錯，只是方法錯誤，極權統治是在讓國家走回頭路，但後來想想也許你的方法並沒有錯，因為你和千里同，這國家的人民第一次懂得團結。」

「我只想讓大家在未來有更好的日子過，所以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協，用現在的犧牲換取更美好的未來。」

「李總統，你知道嗎？人的心中同時存在光明與黑暗，我想自私，是我們慣於讓貪婪和恐懼侵蝕著自己，其實我們都不是壞人，是當被恐懼與貪婪控制一段時間後一切變得無法收拾，才知道自己已經回不去了，當那些心中尚未被恐懼和貪婪吞噬的人們指責我們時，我們就會變成壞人。誰都一樣，都逃不過心中黑暗的試煉，一旦心中的黑暗吞噬一切而忘了當初的純真，大家都會成為真正的失心人。」

「所以懷抱著你這種光明的信仰，拒絕利益的誘惑和恐懼的襲擊，一切就會變得美好？你會不會把一切都看得太簡單？」

「人的心本來就很簡單，只是恐懼和貪婪將一切變得非常複雜。複雜的一切都是利益糾纏，若撇開利益，我想到現在我們應該還是很要好的朋友。」

總統頓了一下，隨即笑著嘆氣說：「唉！很多事情，都已經回不去了。」

喝完最後一滴酒，白堂站了起來說：「是時候該道別了。」

「也是。」總統微微點頭。

白教授轉身走向門口，離開前回頭說：「希望下輩子再見面，我們會是沒有立場對立的真心朋友。」

總統笑著嘆氣說：「我也是這樣想，再見了我的老友。」

＊

隔天，白堂以壓倒性的得票數成為了下一任總統，白色光芒也順利成為國會裡的新執政黨。

警察在市郊一處空地發現了手腳被綑綁的神隱特工和千氏企業員工，裡面也包含了千里同。

白色光芒在網路上公佈了神隱組織和一些政府官員的罪證，檢方開始大力搜索。

但關於白色簾幕的相關資料，沒人可以證明它的存在。

大家都說，白色簾幕的存在，是這國家最偉大的傳說。

也有人說，只要心中充滿著純真與善良，白色簾幕就無處不在。

總統辦公室。

翁局長帶著一隊人馬破門而入。

李總統獨自坐在沙發看著電視，電視上播放著白堂競選總部前民眾正熱烈為白堂當選總統喝采的畫面。

「李總統，對不起，請你跟我去局裡一趟。」翁局長站在李總統前客氣地說著。

「翁局長，真對不起，還讓你專程跑一趟。」李總統對著他微笑，表情不帶任何慌張。

昔日安插的調查局長，在社會風向改變後自己竟也成了調查局的甕中鱉，以利益建築起來的關係，當利益開始衝突之後關係就成為敵對，看來現實就是現實，李總統這樣想，越想越覺得好笑，竟不自覺地笑開來。

「念在你是我的上司，希望你好好配合，我們公事公辦。」翁局長拿出手銬。

「也對，是時候了。」李總統笑著說，從袖口抽出一把迷你手槍。

「你幹什麼？別亂來！」撞見李總統拿出槍，翁局長和其他人迅速掏出槍對準李總統。

「翁局長，家裡現在還過得去吧？」手拿著槍，李總統笑著問翁澤。

「托……托您的福，給我這份穩定的工作，家裡的債務才能順利清償，所以在我心底您還是我最敬重的老闆，但礙於身分，還是請您別亂來。」槍口指著李總統，翁局長一臉愧疚。

「不用覺得愧疚，在這國家，大家各取所需，你和其他同仁也只是為了你們以後的家計，所以槍口不得不指向我。」李總統笑著說，將槍慢慢舉起。

「老闆，別逼我。」翁局長大喊，指向李總統的槍口顫抖著。

「你們每個人都做得很好，再會了。」槍口舉起對著翁局長扣下板機。

砰！

子彈激射出，鑽入左胸，刺破心臟。

翁局長的槍口冒著硝煙，表情凝重。

李總統無力地放下槍，翁局長趕緊向前扶著他。

「這槍沒子彈？」在檢視總統手上的槍枝後，翁局長不可置信地看著他。

「翁局長，以及調查局的同仁，從今以後在白堂的領導之下，要更用心地守護著這國家，知道嗎？」氣若游絲的聲音說著，他漸漸閉上雙眼，面容安詳。

「白總統好！白總統好！白總統好！白總統好！白總統好！白總統好！」

電視上，民眾熱情呼喊著，新的時代終於來臨。

半年後，千里同被全國最高法院判了兩百八十二個死刑，全案定讞。

當他被載往刑場前一刻，原本自傲的眼神終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他在曾經被拷問者身上看到的同樣眼神。

絕望。

千里同伏法的那一夜，全國民眾都知道接下來他們可以好好地睡一覺了。

＊

兩年後……

下午四點，午後的陽光已熟透，讓街景浸泡在橘黃的暖色調下而顯得柔和溫馨，咖啡店外的桌椅影子也漸漸被拉長。

「現在的我依然常失眠，但我不再尋求各種管道強迫自己睡著，我漸漸發覺失眠的主因源自於內心的紛亂，只有在深夜時我才能察覺這種紛亂，後來我仔細去聆聽內心的聲音，原來是內心深處的我一直呼喊著想要跟我傾訴，他有好多好多淚要流，有好多傷要癒合，而從前我總是慣於忽略而將他壓抑在心底，所以他一直在哭，傷口也從未癒合。後來，在深夜裡我靜靜聽著他傾訴這些年來的傷痛，用幼稚的語言描繪著大人的殘酷世界，才發現原來那個純真的我從未離開過，只是靜靜地被忽略在心底，他要的只是我的認同、我的陪伴，在他傾訴完之後，他終於能夠像小時候無憂的我一樣笑開懷，我才得以帶著笑

容安心入睡，我的心好久好久沒這麼安靜過。」

桌上那杯愛心拉花的拿鐵溫吞冒著白煙，石劍軒拿起後啜飲一口，再緩緩放下。

「我記得你以前不喝咖啡的。」坐在對面的馬歇爾笑著說。

「那是 001 不喝。」石劍軒反駁。

「說到 001，我還真想念他呀，以我現在的實力應該可以跟他單挑吧？只可惜天下太平了，沒有對手真是寂寞。」

現在的馬歇爾依然渾身肌肉，他最近剛贏得了自由搏擊世界冠軍，身價非同昔日。

「我對打打殺殺的東西沒興趣。」石劍軒又啜飲了一口咖啡。

「哈哈，也是，離開了那些風雨動盪的生活，你最近應該過得不錯吧？」

「大學生活的確是單純許多，也沒什麼煩惱，晚上有空還能和盼子去約會，這樣的生活是沒什麼好挑剔了。」石劍軒說著，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馬歇爾了口咖啡，看著遠方的天空說：「還真懷念以前在白色簾幕的日子，那時的我充滿著理想，直到理想實現後，人生好像少了些目標，有點空虛呀。」

「往好方面想，至少我們成功創造出了理想的生活。」說完，石劍軒舉杯。

馬歇爾也識相舉杯，兩人一口飲盡。

「唉唉，沒人在乾咖啡的啦！喝那麼快你是想咖啡中毒喔！」喝乾咖啡，馬歇爾覺得胃有點不太舒服，站了起來。

「去哪？」

「去買菸，喔對了順便幫我顧一下我兒子，感謝！」說完，馬歇爾手插著口袋離開。

「又來了，這老爸太不負責任了吧？」石劍軒忍不住抱怨，看著坐在一旁低著頭專心玩著平板的小男孩。

那小男孩玩平板玩到一半，忽然抬起頭露出崇拜的眼神看著石劍軒說：「叔叔，爸爸說你以前都跟他一起去打壞人，是不是真的啊？好厲害的說。」

「是啊，不過現在叔叔已經不打壞人了，叔叔要專心念書了。」忽然被誇

獎，石劍軒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可是那些壞人還在，叔叔你為什麼不去打死他們，為這世界除害呢？」他一臉疑惑。

「小小年紀的，一開口就是打打殺殺真不像話，若真的要為這世界除害，該殺的不是人，而是那些寄生在每個人身上貪婪的心。」石劍軒無奈地看著他。

「貪婪的心？怎麼殺？」他瞪大疑惑的雙眼，一臉興趣地靠近石劍軒想知道答案。

「應該是……喚醒他們的良知之類的吧？」石劍軒聳聳肩，這麼艱深的話題真的很難解釋給七歲小孩聽。

「叔叔，是不是只要去把壞人殺死，就可以當好人？」他繼續用充滿天真無邪的疑惑眼神問著石劍軒。

「小孩子開口閉口都是殺殺殺，太不像話了，那些壞人不是該死，很多人變成了壞人也都是身不由己的，但我不喜歡用壞人這名詞來稱呼他們，失心人，或許比較適合。」石劍軒忍不住斥責。

「那到底怎樣才能當一個好人？」他歪著頭。

「要當一個好人呀！」石劍軒望著天空幾秒，接著看著他繼續說：「當有一天，當貪婪和恐懼正啃食著你的內心時，無論如何，也要堅守心底那一道最純真的防線，守住那顆純真和善良的心，我想，這就是能夠成為好人的關鍵吧！」

石劍軒看著小男孩的眼睛，似乎可以望穿他眼底一片清澈的蒼芎，是那麼地清澈和遼闊。

「叔叔……」小男孩嘴巴微張，似乎想說些什麼童言童語。

「叔叔，我聽好多人說，這個國家因為有你這個英雄，所以變得很美好，我真的也好想成為像你這樣的英雄。」

石劍軒莞爾：「傻孩子，這個國家會變得美好，不只是因為有我這個英雄。」

「那是為什麼？」

「這個國家會變得美好，是因為有太多太多的英雄在守護這國家。當世界陷入危機，當一切變得很糟糕，所有願意面對內心最大的恐懼，願意堅守心底那一道最純真的防線挺身而出捍衛的人們，無論他們的身分是什麼，他們都是英雄。」

（完）